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争新娘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商品

## 第一章 为了生活

做为一个女人，做为一个尝尽人世间酸甜苦辣的女人，我不愿过多地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早年丧父而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何止我一人？至于说贫穷嘛，它所光顾的人就更多了，我也没有理由抱怨不休。同时，我也不因为自己生得不如妹妹那般漂亮，便认为因此而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所以，非得写来向人们诉苦不可，像许多女人惯常做的那样——一声泪俱下，悲悲切切，以博得世人的一掬同情泪。不，我不这样做。类似的故事，人们听得多了。

可是，我要把自己的一段独特的遭遇告诉人们。让人们知道我这个名叫笑子的可怜女人曾怎样用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与命运做着全力的搏斗……

那是在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期。这种年龄的女孩子，花朵一般鲜嫩，情窦初开，满脑子爱情梦。渴望着哪一天扑进一个刚勇潇洒的男子怀抱里，去获取一个热辣辣的初吻。可是，这情形于我是真正的白日梦。原因嘛简单不过：因为那正是在战争时期！整日里听到的是防空警报声、重型炸弹的爆裂声，看到的是硝烟弥漫、尸体累累。学校里组织了学生救国队，到工厂里代替那些去打仗的男人们于繁重的体力活儿。一帮女学生，白日里大汗淋漓地干一工，到了夜晚还不能回家，就睡在男工人们住过的宿舍里。在这种境地下，你是美人儿？还是丑八怪？那都是无所谓的；甚至，不夸张他说，我连自己是男是女都快忘记了。

战争结束了。日本已彻底地战败。东京还是一片火海。我离开了工厂，也离开了学校。

我不是工人了，更不是学生，战争把我的一切都毁了。我和母亲、妹妹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了两间战火中残留下来的房子住。粮食奇缺，满目荒凉，人们挣扎在饥饿线上。

我必须马上找到工作。在女子学校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停战便是宣告我的“毕业”，也是在宣告我的失业，好在学历对于找工作是毫无关系的。东京被燃烧弹作成一片废墟，工作，到哪儿去找？在这当口上，美国人——占领军出现了，结果使东京呈现出更大的混乱。如果在农村的话，手边不用说还有农活可做。可我们这些从小在东京长大的人，根本没有农村亲戚，所以，到农村也是无伙元靠。任哪家公司都下想马上着手重建，只是在袖手观望。而那些美国占领军们却生气勃勃，于这干那，到处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疲于长期战争，疲于东逃西躲，长期陷入饥饿的人们，看到白人和黑人们那种泼辣的劲头，无不现出惊异的神色——这帮家伙，一个个野牛似的！渐渐。近郊的人们开始扎着食物到各处的车站附近。做起黑市生意来。有的卖馒头。有的卖饭团子之类。为了能买到这些东西口，我必须出去劳动挣钱才行。未被烧成灰烬的人家，还可以拿出点儿钱或衣服什么的换些食物吃，而被烧得片瓦无存的我们家。已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美国占领军方面要雇些人干活儿。这时，会几句英语的人，一下子身价十倍，挺起胸脯大摇大摆地走路了。至于我自己。竟然在有乐街车站附近一家占领军经营的酒吧里，当上了看衣帽的临时服务生。尽管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当我闯进酒吧，胡乱他说了句 Yes、No 时，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

便很快走了出来，没费什么周折就分配给了我这个工作，说明按日计薪。嘿，这工作来得还真容易，像有天照大神在保佑着似的。头一大干活什么也不懂，好不容易挨到第一天早晨五点钟，当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竟得到了一百日元薪水。一百日元！

记得当时我千里抓着纸币，高兴得飞也似地跑回家去。我母亲沉着眼泪，用这钱在当天的黑市上买来一升大米。她立即煮出白喷喷的米饭摆上桌子，那升腾着的蒸气和香味逐渐消散的情景，虽已是久远的往事了，但至今我仍难以忘怀。

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每日的午后六时至第二天的早五时。在十一个小时之内，可以休息两次，每次休息一小时。我的工作是为客人存放大衣和他们携带的物品，并发给存放号牌。如果客人有脱鞋的习惯，那么，我就连鞋也一块儿看。在寄存处，除了我还另有两个女人，她们俩的英语说得都不错，其中一个说得还相当流利。我们的工作非常机械，接过东西给对方发个号牌；交回号牌时，再把东西文还给客人。如此而已，下去英语也能应付得来，但会英语总比不会强，收交物品时说上句 all right 或 thank you 显然要比沉默不语好。所以，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向英语好的木村吉子学习。对我的语言能力，木村吉子的评语是：

“真叫人头疼。麻烦死人了。”

我的笨拙使她难以忍受。尽管如此，我还是央告再三，把美军作为小费送给我的口香糖和巧克力，做为报酬的附加部分，求她教给我英语。木村吉子的英语，也不是从语法开始坚实地学习过来的。她生在洛杉矶，到十四岁才回到日本。英语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记下的，并不大正规。但对我说来，跟她学总比不会要强得多了。

在顾客不多的时候，我便手不释卷，一个一个地记单词。我越来越认识到，和美国人打交道，语言不通是不行的。我发现在这家“宫殿”酒吧里，比寄存处挣钱多的工作有的是。

不管怎么说，日本吃了败仗，如今是美国人的天下，首先得从语言上下功夫，否则是没什么出路的。如果自己也能说几句英语的话，那么收入的小费就不会比木村吉子差那么多了。所以，我一有空儿便打开课本，拼命地背诵单词和文句。

“你在干什么？”

在我头顶上发出的巨大声音使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我初闯“宫殿”酒吧时，分配给我寄存工作的大个子黑人士兵。

“我在看书。”

我喃喃地回答道。

“看什么书？”

“英语会话。”

他伸开两只蒲扇般的大手，做了个夸张式的感动姿态。他那掌心现出的白嫩、瞪大了的白色眼珠、咧开嘴时口内象鲜肉般的红色，都给人一个异样的感觉，但并不惹人讨厌他。由于到酒吧来的美军多半是黑人，所以。我对于黑皮肤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此时，刚过完停战周年纪念日，我眼看就是有一年工龄的老服务员了。

看来这位黑人对我学习英语抱有极大的兴趣。只见他从寄存处那边探过身来：

“我来做你的老师，教你好好学习，怎么样？”

他主动提了出来。

“谢谢你的好意吧，已经有人在教我了。”

“怎么？信不过我？我是真心想教你英语的。如果我想找女人的话，到那边儿去有的是。你只管放心好啦。”

“不过，我已经有了书，这就是我的老师。这已经足够了。”

“书本起不到实际作用，譬如发音方法，书上就没写着。这本书本来是让我们美国军人学日语用的，不是为日本人学英语写的。你和美国人学英语，比起这个书本来，要正确得多，同时也快得多。懂吗？小姐！”

我当时没了主意，便求救于木村吉子。我的语言能力差，经他一阵议论，有些被他的声势所压倒了，加上他的口臭很厉害，熏得我晕头晕脑，木村搂着我小声告诫说：工作时间尽量少谈私事，遇事要多谨慎才好。这时，只见那黑人士兵马上现出下高兴的样子：

“我是杰克逊下士，是这个酒吧负责人之一。你们明知道我的身份，还故意这样对待我吗？”

他冲着吉子发起火来。

吉子脸色有些苍白。虽说我们工作在专门招待黑人的酒吧，但工资却从事务所的日本人手中领取。所以，和美方的上司几乎不发生关系。我工作了一年多，从未注意过这些，吉子也不晓得他就是酒吧的负责人。但，她马上操着流利的英语，开始讨杰克逊下士的欢心，她说得很快，我听不大懂。但估计是说：笑子是个腼腆的姑娘，见世面太少，又不懂英语，她对你有些害怕。

“我不是什么可怕的人，不久你们会明白的。”

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接着顾客多了起来。吉子和我不便再说什么。也许因为知道了杰克逊下士便是负责人的缘故吧，不好再乱讲什么话了。我后悔刚才不该对那人态度那么生硬。相比之下，他反而诚恳得多也随和得多。特别是他说的那句“如果我想找女人的话，到那边儿有的是，你只管放心好啦”的话，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

杰克逊所说的那边，指的是酒吧内部。只要走过寄存处。里边的女人几乎挤破屋子。那些和我一样说不了几句英语的女人们，连美国人的话也听下懂，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依偎在男人怀里撒着娇。任那些美国军人毛茸茸的大手在她们的身上乱揣乱摸。这是些谁想要就跟谁去上床睡觉的女人。她们无一例外地守着红、黄、绿色彩斑斓的衣服，妖艳异常。

使我感动的是，杰克逊下士的眼目中，我和这些女人是有一定区别的。而实际呢？我却为了能与这些女人并驾齐驱在拼命地学英语呢。无论是寄存处工作的这些正派女人，还是伴舞的那些浪荡女人，休息时却是在同一个休息室。所以我经常利用这种间隙，向那些女人学习跳舞的基本动作，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的。我的这种心思杰克逊知道不知道呢？看来是不知道的。

人总是喜欢奢侈的。奢望一有机会便很快地膨胀起来。初到酒吧时，接到工资是那样地感激涕零，曾几何时便对接钞票习以为常了。母亲和妹妹有了我的工资，可以对吃呀穿呀再不用发愁，而我却感到钱越来越不够用，经常盼望着多挣一些，再多挣一些。钱越多才越称心呢。木材吉子在参与黑

市交易，倒卖占领军的军用物资，赚了大笔的钱，全部用来添置了新衣，打扮得比任何人都华贵。从帽子到鞋，也就是说从头顶到脚尖，全部用美国货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虽说她长相并不大美，但却非常引人注目。她得意洋洋俨然以美女自居，实在令人好笑。

我的目标就是赶上木村吉子。但她不肯叫我参加她们的倒卖集团。由于我的英语太差。

即使美军的物资能够削价卖给我，我连句使人家欢心的感谢话都说不上来，所以只有望洋兴叹了。我决心把那本两公分半厚的英语课本全部背熟，对书上写的词句能运用自如，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顺这条路一直走。能到总司令部吗？”“这水可以饮吗？”“我马上得出去办事，你的话可以简短他说吗？”等等。诸如此类的日常用语，我必须十分熟练地掌握才行。

詹姆斯·杰克逊向我提出约会是在那以后不久的一天。那天是他的休班日，他单独来到“宫殿”酒吧，既没跳舞也没喝多少酒。只是在寄存处存放了一下大衣，临走时便付了我一笔令人吃惊的小费。我当时已有预感，早晚会向这方面发展的。在我的休息日里，他到事务所里稍事了解一下工作后，便陪我到舞厅去玩，回去之前照例把一些小费塞在我的手心里。

“笑子小姐。明天去看电影好吗？”

他的语调很客气。

“什么电影？”

他很快他讲出片名。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有些发呆。他误认为我不喜欢电影，连忙说道：不然就去安尼大厦看戏剧去吧！安尼大厦先前是叫东京宝冢剧院的，在美国占领军接管后改了现在这个名称，专为慰劳美军而演出豪华的戏剧节目。我高兴地答应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以前我从没有和任何人约会过，由男人提出约我去看电影和戏剧，这还是第一次。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木村吉子她们，杰克逊下土约我明天去安尼大厦看节目。这无异是在炫耀自己吧？只见这些人面面相觑，然后意味深长地一笑，同声说道：安尼大厦的演出可是非常高级的呀！

杰克逊先领我去美军俱乐部餐厅吃饭。一桌豪华的佳肴开始了我们的交往。这里和“宫殿”酒吧不同，出入以白人为主，黑人不多。那样美味的牛排，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饭后坐在酒吧间品尝的冰激凌，更是今生第一次享受，我认为，做人应当真诚。人家如此热情相待，自己总不能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只保持一种缄默和谨慎的谢意吧？于是我在头脑中努力搜索着从课本上学来的英文句子，并大声拼凑出：

“在我的一生中，象这样丰盛美味的佳肴，是永远忘不掉的。”

我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

汤姆听了大喜。他说，这样好的饭菜，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头一回呢，原因是和笑子在一起吃的。看来英语是多么适用于夸张表现的啊？我自己所说的话不也同样含有这种成分吗？

汤姆是个大饭量的人。把拌生菜的色拉一口气吃得精光，肉在他嘴里被大嚼大咬着；右手抓住叉子，不时地穿插着饮啤酒。他吃得十分起劲儿。我不习惯于西餐的吃法，好在饭间可以无拘无束，倒也能品出一些味道来。汤姆在大吃大喝之间，也曾几次停下刀叉望着我，满意地微笑着。

“好吃吗？”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我这样回答。他更加满意了，愈加起劲地往嘴里塞油炸马铃薯，狼吞虎咽着。

安尼大剧场的剧目，比起传说的更令人赞叹不已。演员多半是日本人。同台演出的还有美军的多人舞，这样舞台上已很活跃，在场间还穿插了白人歌曲和幽默风趣的独舞，更增添了欢乐气氛。在战前我从未接触过什么像样的娱乐节目。见到这般令人目炫的舞台巨像是做梦一样。这使人重新感觉到战争确实是停止了，并且是日本人败给了美国。在战时，我工作的那家工厂也来过不少的慰问团，但从没有演过这么好的节目，更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作为战胜者的美国人为战败国的国民带来了他们的舞蹈和歌曲，让经过战乱的日本人看得如醉如痴，傻笑不已，甚至怀有一腔感激之情。——我对坐在身旁的汤姆侧脸凝视着。

沥姆斯·杰克逊许是误解了我的心意，他突然拉过了我的一只手，攥在他那巨大的掌中。我猛一阵晕眩。继而又感到很窘，差点喊了出来。但我悄悄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才发现是自己疏忽了，到这个剧场来的人都是成双成对的，而且女的大多是日本人。每一对几乎全是互相偎依着，手和手握得紧紧的。这也许就是美国方式吧？于是我也无法拒绝汤姆，象被老鹰抓住的小鸡一样，只有顺从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而且说心里话，这样也并不感到不好。汤姆从约会一开始，便竭力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儿，对我的一举手一投足，反应敏锐得很。如果我表示不愿意让他握手的话，我知道他是会放开的。但我不想那样做，也没有力量那样做。我表面上镇定自若，而心里却在激烈地跳动着。他攥住我的手，并不是什么不规矩，说不定这也正是美国人在剧场里的一种礼节或习惯呢。对不喜欢的女人，怎能主动去约她呢？看来汤姆对我是抱有好感的了。汤姆是个黑人，而我对他却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对此人们会感到奇怪的吧？但做为我，在专为黑人开设的酒吧里工作了一年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黑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又何况在剧场里，不分白人黑人同坐一席，无论哪个军人身旁都坐着一位日本女人。所以，我没必要感到羞耻。不仅如此，这时的我竟暗自出神，回想起自己在思春期的学生时代。因为是处在战争体制下，所以连恋爱都没有机会谈。至于与男子接触时的那种羞怯感和甜蜜感，更是未曾体验过，战败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当感到战争结束，迎来的是美好的和平现实与享乐时，却也并非坏事。汤姆的巨大手掌爱抚我时的缓慢动作。使我的手指间奇妙地渗出了汗水。

在这一天的约会中间，我一点也没意识到沥姆斯·杰克逊是黑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我，意识中只存在着胜利的美国兵和战败者日本人之间的约会，我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而且这也是第一次和男人约会。作为女孩子，我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呢？事实就这么明摆着的，我没有其他思考的余地。

第二天，吉子她们没有特意询问昨天赴约的经过。我也故意保持着沉默。汤姆在下班后送我到家门口，约定下次休息时将要和我的家庭成员见面，并声言要带来很多很多的罐头，我求他再带些果子酱和白糖来。我打算做美军商店的黑市生意。所以，这事不能向吉子说。

下一个休息日，汤姆乘吉普车来到阿佐谷我家租住的院子前。卸下三只装满食品的纸箱，并另送给我母亲三十磅白糖，送给我妹妹一只塑料制的

红色提包作为礼物。母亲欢喜若狂，妹妹也面带笑容，捧着提包躲在墙角摆弄着。我家三口人只租住在一间四席半大的房间里。

“应该好好地招待一下汤姆才行。怎么个招待法呢？”

“把拿来的罐头打开不就行了吗？”

“用客人送的东西来招待客人吗？”

“这算不了什么，以后还会不断地拿来呢。”

母亲用汤姆送来的罐头，外加上一份粗茶来招待了汤姆。汤姆利我在啤酒罐头上打开个口子，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干杯畅饮。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中间忽然参加进来房东全家人。

那男主人叫喊着说第一次喝到如此香醇的啤酒。手里抓着酒瓶，嘴里塞满了油炸玉米面点心，一个劲地催促着妻子儿女们快吃。下会喝酒的便抢着喝可口可乐。母亲和妹妹曾经喝过一两次，倒不觉得新奇。其他那些人，对这种奇特的饮料赞不绝口。

“笑子你给翻译一下，就说我能见到汤姆感到无比高兴。还有，你问他喜欢日本吗？”

被啤酒灌得满脸通红的男房东，嘴里冒着泡沫喷出这几句话叫我替他翻译。我也就兴冲冲地翻译起来。在吉子面前我的英语本来是感到毫无把握的，但在这些不懂英语的日本人面前，我却意外他说得极为流利。这确是一件怪事。人们都为我的英语程度大为震惊，母亲也对我表现出尊敬的样子。

汤姆也很高兴。他随着我的翻译也比比划划他讲了起来。大意是这样的：

“我也同样，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我很喜欢日本，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也喜欢日本人。

我们也讨厌战争，真的讨厌。恐怕战胜者和战败者的这种心情是同样的吧？所以，我们把战争统统忘掉吧！这里有和平，还有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平等。我非常喜欢日本，不想回美国，想在日本住一辈子。”

记住平等这样伟大词句的，是在我学的课本第一页上。上面写着：“联合国军是为了给日本人民以和平、平等而进驻的。它将维护你们的自由和财产。”这一定也是美国兵的口号吧？

听了汤姆的答词，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听他说喜欢日本，甚至不想回美国，要在日本长久住下去之类的话，深表欢迎。

“你看到的东京已是一片瓦砾，难道你也爱它吗？”

“我们大家马上会把东京恢复成一个美丽的城市的。”

“连吃的都没有，日本有什么好的呢？”

“食物会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运来，情况会好起来的。”

“言语不通大困难了，日本话不容易学吧？”

“主要在用心。只要用心谁也会记住的，只要互相平等相处，不说话心也是相通的。”

对提出的一些糊涂问题，他都明快地给予了口答。不知是因为英语比日语单纯的缘故呢？还是汤姆晓得我的语言程度，故意讲得浅易些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他说的内容大家听来入耳，感到满足。尤其是我。对汤姆一再重复的平等这个字眼儿不仅入耳，而且深入内心了。

“笑子小姐，这人有多大年纪？是单身汉吗？家属住在什么地方？你问问他好吗？”

对这些问题，他立即宣言不讳地答道：

“二十四岁，当然是单身罗。正在等待着一位漂亮女子的出现。家属一半在亚拉巴马州，一半在纽约。我是从纽约应征入伍的。”

“二十四？很年青哩。哼！怎么看也看不出。黑人的年龄是看不出的。”

汤姆见大家的神情中有些羡慕之意，便叫我翻译给他。我只把“你很年青，大家很佩服你”这句话译了出来。当然，面对黑人怎能说他们的年龄无法判断呢？

“虽然黑些，但也和普通人一样，他是个好人。”

我母亲这样说道。

“这人很有学问呢。他说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平等，这些话日本兵是从来说过的。我过去也当兵，去过满州呢。”男房东唠叨着说。

“爸爸，你还是少提那些的好吧！人家会把你当作战争罪犯的。这还了得！”他的女儿马上这样制止他。

“不怕，看上去这人心地是很善良的，一看眼睛就知道，像小狗一般地可爱呢。”

“不过。皮肤大黑了。”

“那倒也是。”

大家都议论起汤姆的肤色来了。我不免有些慌乱。最后终于出来为他做起辩护来了。

“说到黑，他算不得什么人黑呢。”

“难道还有比他更黑的吗？”

“当然有，简直和铁壶没两样儿。皮肤粗糙得很。”

“噢，还有更黑的呢！”

“头发也卷得离奇，简直像是释迦佛，一根根地卷曲着呢。”

“不要再说了！”

我尖声叫道，真的生气了。但为什么要生气呢？自己也说不清。或许自己在汤姆觉察出他们说话的内容之前，总想打断才高声喊叫的吧？但歪着头听我们对话的汤姆，却显出比谁都吃惊的样子。

“你们这些人，对他刚才所说，即使语言不通，心也是相通的这句话，不是表示受感动的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讲有损友谊的话呢？人家在请你们吃饭，你们却一面讨好人家，一面黑呀黑呀他讲个不停，难道这是应该的吗？”

“把黑的说成是黑的，事实就里这样，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房东重新坐好后，向我反击过来。我自己也感到压不住怒火了。

“令人不愉快的话还是少说些的好吧！你整天靠什么过活？难道认为我不知道吗？”

对方冷笑了一声。

“正如你所说的，我也知道你是以黑人为对象的伴舞女郎，不过我不愿说出罢了。”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

“我不说了，你不是害怕了吗？笑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了。就请你向汤姆说，欢迎他再来。再见！我要走了。”

我不想再说什么，我非常激动。他竟然把我说成是黑人的伴舞女郎……不用重复，这话刺进我的耳朵是轻易拔除不掉的。



客人们散去之后，汤姆不安地问我为什么动这么大的火儿？他把我搂在怀里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了些什么？是不是对方对我产生了什么误解？使得笑子发了脾气。那你只管命令，我替你出气到你心平气和为止，等等。我使劲地左右摇头喊着：

“NO！No！No！”

我简直像小孩撒娇一般倒在他的双臂间跺着脚扭动着身子。

我母亲也不安地解释道：高野先生不是有意伤人，只不过言来语去地话茬儿挤到一起了。好不容易请来汤姆想个到竟闹到这种地步，真不应该，她这么一说，不但没能消了我的气头儿，反而更加火上泼油。

“他是在污蔑人，他在欺侮人！”

我不断地重复喊着这句话。

妹妹呆不住了，她下了楼不见了踪影。剩下母亲和汤姆都在哄着我，让我不要生气。这时我感到了满足，在这里我成了女工。至今为止，母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讨过自己的好，也没有一个男人如此关切过自己，是我把这个家庭的生活支撑到这等富裕地步的。最近母亲无事不是顺着我的心意。还有汤姆，在用手帕擦拭我尚未流出的眼泪，他抱着我的肩头，抚摸着我的脊背，完全像侍奉着我的奴隶一般。

从此以后，每逢我的休息日他便乘吉普车送来几箱罐头、香烟、白糖之类的东西，同时把我带回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汤姆从上回的会面中恐怕对房东高野的印象不会太好的吧？但这人没有正式工作，只靠给美军商店的黑市交易充当个帮闲什么的，所以汤姆放下的军需品还多亏他给推销呢。这种生意不算坏，汤姆的商品全部以好价钱推销出去了。这样，我家的生活更加富裕，母亲也换上了新衣，妹妹穿上闪亮的皮鞋，神气十足地上了女子中学。

汤姆和我的第一次接吻，是在这不久后一个休息日的夜晚。我们一同吃过饭看完戏来到了夜总会，快乐地玩了一晚，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来到离我家不远处时，他停下脚步趁着月明对我凝视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股腥气味向四下扩散着。在黑暗的夜景前。汤姆的眼睛、嘴唇。白牙齿显得如此突出。他在想什么？我当然能够领会。作为日本人，我个头并不算矮小，但和近七英尺高的汤姆站在一起，尽管我穿着高跟鞋，也只不过到他的胸部。为了能正视他的脸，我只有不顾一切地抬起头来。他那双大手在抚摸着我的面颊，我顺从地站着一动不动，我的全身感受到了他的体臭。我是在这时才发现汤姆的睫毛特别长的。当他俯视着我时，那眼睛里含着悲哀，那长长的睫毛几次被春夜的寒风吹拂开去，更显得眼睛的白色部分在滴溜溜地转动。

“笑子小姐！……”

他的手托往我的下巴。与此同时。他的脸也覆盖在我的脸上了。我一时有些慌乱，但马上沉下来没有进行反抗，仍然和上次在安尼剧场一样。他不吸烟，口中有着强烈的甜味儿。

我像是要被溶化在他那大而厚的嘴唇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接吻。我对自己的冷静和大胆感到意外。我相信，自己没有做错。尽管讲不出道理来，但这一信念却在我心中不断地重复着。

不久木村吉子她们便发现我俩的关系在日益亲近。她们不愿看到这一现实。起初是面面相觑保持沉默，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吉子开了口。

“笑子，希望你和汤姆斯·杰克逊的交往，要多加谨慎对是。”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些美国人的一致说法就是：日本女人是廉价的。希望你不要为不值得的人，败坏自己的一生才好。这些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对你是不会负责的。”

“你所说的不负责任，是指的什么？”

“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可汤姆已经向我求婚啦。”

我理直气壮他说道。那时的吉子她们听了我的话后，都惊呆了。这一情景至今我仍难忘怀。说实在的，吉子没有任何理由来这样说我的，因为她本人正是遭受到玩弄的女人。她那个美国人不负责任地抛弃了她，回到美国的妻子儿女身旁去了。那人名叫罗伯特·喀夫曼，曾给吉子弄到过不少美军商店的食品。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订婚的金戒指，据我所知他表示过永远忠于自己的太太。而吉子呢。仅因为这人是个金发的白人，所以就引为自豪和他鬼混在一起了。与其被白人玩弄，哪如和黑人正式结婚，也许会更好些的吧？我的言外之意便是针对吉子的。

“你打算结婚吗？”

吉子急切地问道。

“还说不定。”

“当真？”

吉子轻蔑他说着又环顾了一下同事们。这时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胸中怒火。

“是真的，又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笑子居然会嫁给黑人，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事。”

“我为什么不能和黑人结婚呢？”

吉子她们对我的气势汹汹感到吃惊不已。我摆出一副准备打架的姿式。

“汤姆是一位绅士，他和你们接触过的人不一样。人家真心实意地求婚，我也该认真考虑。你们没必要在一旁说三道四的，我不认为你们这是对我出自内心的爱护。”

我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实际上确是如此，汤姆是真心爱着我。不然，他怎会提出结婚来呢？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我们除了接吻之外，还没发生过肉体关系。——汤姆从未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在酒吧我见到很多美国兵，但像汤姆那样有绅士风度和小心谨慎态度的人，是不多的。这一点，很令人感动。即使在接吻时，他也是怯生生的，他是那样害怕我拒绝他。我已说了好几次，在他的面前我便是女王。他的全部工资都用来买罐头、白糖、巧克力。我倒卖后把应给他的钱给他时，他总是惊惶地拒不接受。即使强迫他收下，他也立即给我买来另一些礼物。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我。

“你很特别，你是另外一种人。”

这是汤姆的一句口头禅，自从我记事以来，还未曾被人另眼相看过呢。这句话使我念念不忘。

“汤姆对我已完全神魂颠倒，一切在听从看我的意旨。”

我这样自豪地向母亲说道。母亲笑着附和我的看法。但当我提出想和他结婚时，母亲的态度便骤然变了。

“岂有此理！笑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行，这事妈妈可不能同意的。”

我听了大吃一惊，像发疯似地瞪大眼睛注视着母亲。汤姆和我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母亲是应该知道的。除去接吻一事外，所有关于我俩的事，我都毫不隐瞒地告诉过母亲，甚至连求婚的事也不例外。那时母亲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记得她还问了一句：“是吗？”所以当我决定结婚时，她又怎能感到奇怪呢？尤其是她的坚决反对和对我的责难更使我莫名其妙。

“笑子，你父亲可是个正派人哪，咱们林家出身土族，虽说家中贫寒，但却不是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的人家呀。怎么能和那样的黑人结婚呢？这不是叫我们没脸去见人吗？我们怎么能对得起祖先呢？女儿各外国人，如果是美国白人还好，却和那样一个黑人结婚，这简直是笑话。妈妈决不答应！”

什么土族啦、家世啦、祖先啦之类的古怪字眼儿，从母亲口中说出，这使我大吃一惊。

真想不到，这些名词怎么会被母亲一下子想出来了呢？在战前和战时，都没听母亲说过这些的呀。

“汤姆是美国人，这是真的！他要和我正式举行婚礼，我决干不出那种有失检点的事的。再说，母亲对我和汤姆的交往从来没有反对过的呀！不是吗？”

“我没想到你们是在真心实意地搞着。”

“那你是说，我是在胡乱地交际？我非得像伴舞女郎那样乱搞，怀上个孩子，到了非结婚不可的地步，你才答应的吗？”

“我不是这样说的。”

“那么，怎么就不行呢？不错，汤姆确是个黑人。但他的脾气好，这母亲也不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能同他结婚呢

“可是，当真要和黑人……”

“汤姆爱我，母亲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几乎等于白白送给你那么多东西，你卖掉后过着舒服的日子。而人家提出结婚你又说不行，这难道合乎情理吗？”

“从道理上讲。我不该反对。可是，笑子你被黑人搂着抱着的，难道不难为情吗？我见他都有些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笑子竟对他毫无恶感呢？”

这天我并不是宣告要和汤姆结婚的，只不过有这种想法，还拿不定主意试探着谈出的。

不料母亲的话却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对母亲的话极为反感。与此同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和汤姆结婚。

看来我已陷入了情网，和世上的许多男女一样，在恋爱过程中，轻易地走向结婚途径。

并且是越遭到周围人的反对，越自认为是英雄而采取实际行动。我就是这样在虚荣心支配下投入汤姆的怀抱的。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在公开地讴歌了人类爱的精神。对汤姆斯·杰克逊那令人疏远的黑皮肤，我是用我的爱情去亲近的。汤姆喜欢“平等”这个字眼儿，我也同时在以行动宣扬这一宗旨。

那时的联合国军总部还没有提出阻止美军官兵和日本女人结婚的方针。所以我们结婚进行得很顺利，在教堂请了一位白人牧师主持婚礼，我穿了一身洁白的结婚礼服，汤姆穿的是美国陆军服，我们正式结婚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汤姆的近亲和我的母亲、妹妹都没有出席，几乎是只有我们二人的结婚仪式。我对这身从美国订购的时髦礼服和薄面纱、长统袜十分满意。我俩都戴上十八K金的戒指。这使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不知有多少日本姑娘

被称作伴舞女郎或野妓供美军玩弄了，这时自己却戴上戒指正式结婚，这将是无上的骄傲。在汤姆的皮肤上面有我的爱情印证，而他对我的爱则可以从黄金戒指上面看得到。

在结婚的那个晚上，汤姆对我表现出来的激情令我吃惊，但更令我兴奋。几乎是一整夜我都在他的怀抱中度过。汤姆身上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粗糙，反倒在我的抚摸下显得颇为光滑。更让我喜欢的是他十分结实的肌肉和十分有力的拥抱。一开始，我差点在他的双臂中窒息过去，嘴里喊了一声什么。汤姆变得小心了些，但没多一会儿就又把他的力量施放了出来。我也不由自主地把他抱得紧紧的，手指都快掐进他的肉里去了。就这样，战争胜利者——一个黑人下士的黑色肉体，与我这个战败国国民——一个普通日本女人的柔嫩身子融在一块儿。那一晚，我们一眼都没合。汤姆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感到非常快乐。

我们把新婚家庭建立在青山公寓的二楼上。我原认为结婚后可以住在“华盛顿高台”住宅区呢，为什么汤姆却选了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公寓呢？我辞去酒吧的工作，完全成了他的太太。我昂首阔步地出进美军商店。一买就是许多东西。力炸好牛排费尽了苦心。真是幸福极了。汤姆虽然做了丈夫。但我时我仍是伺候得无微不至，即使上班去后也要打回两三次电话，在耳机上低声说句：“我爱你。”

我满足，我陶醉了。世上一般的男人，在轻率地结婚后不久，不是一方脾气受得暴躁，就是达不到想象的富裕和舒适程度，于是爱情便日渐稀薄了。但我俩之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产生过这样感觉。关于他的黑皮肤这一事实，我是早已知道的，但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那是在结婚半年后，我开始有了妊娠反应的时候。当我知道自己怀了孕时，我这才全身心地惊诧自己竟然是个黑人的妻子。

## 第二章 国际婚姻

人的肉体比起人的头脑来。显得更加聪明、正直。不是吗？当我感到自己身体有些变异，怀疑自己是否怀了孕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用头脑判断，而全身早已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反应，主身感到倦怠，四肢无力，腹部日益隆起，开始，不愿意生孩子的理由还远远没有形成。但在头脑中组成理由之前。身体就讨厌临产。汤姆斯·杰克逊既与我笑子结了婚，二人都年轻，有着健壮的身体，夜夜都在一个床上，有欢有爱，那么怀孕是势所必然的，而我对这事却似乎疏忽了，对于怀孕在精神上毫无准备。想起来真有点好笑。但这也难怪。做为一个年龄还不大的女子，我是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啊。这也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吧？

我那张附属于愚笨头脑的愚蠢的嘴更是多事，在我还没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便把怀孕的事一古脑儿告诉了汤姆。这也许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过于幸福，没有其他话题可讲的缘故吧？

“有了孩子？”

在汤姆的黑脸上，大而白的眼睛鼓得圆圆的，刹时间狂欢得跳了起来。

“真了不起，有了孩子了！是我和笑子的孩子？噢，上帝！该有多好啊！孩子，我们的孩子！”

我默默地望着惊喜若狂的丈夫，设想到竟把他高兴成这个样子。在酒吧工作的女人一怀孕，便好像理所当然似的放三天假去打胎。也许因为不知道孩子属于谁的缘故，更主要的是几乎每个女人都不愿生个黑孩子。我虽属于正式结婚，但向汤姆挑明怀孕，主要还是出于堕胎这一动机的。不料，汤姆只听了一半就跳得头碰房顶，在床上打滚儿，继而又紧紧抱住我，用他的大嘴把我脸上吻得湿乎乎的。

“噢，真是太棒了！我们的孩子要降生了！”

他像在梦呓般喊叫不已。

“你稍等一下，汤姆。”

我的表情可能有些严肃，汤姆这才面对着我。

“我只说有了小孩，但并没有说要生出他来的。”

“你说什么？”

汤姆惊叫道。

“为什么？”

“可是……”

我想说出理由来，却又结结巴巴。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明确为什么不愿生孩子。

汤姆像拚搏似的用于抓住我的双肩，猛烈地摇晃着我的身子。

“你想说些什么？笑子，既然是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说不生呢？我们不是在教堂正式结的婚吗？是害怕生孩子容易衰老吗？这种想法太糊涂啦！感谢上帝为我们降福，赐给了我们这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出生呢？”

与其说这些话是说给我听的，倒不如说汤姆的喜悦被这些词句所取代。他声调激烈，手从我的肩上取下，做着夸张的手式演讲起来。

“我们的孩子快出世了，汤姆斯·杰克逊和他的妻子笑子要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了。一定会生出一个了不起的孩子来的，我相信！笑子是十美丽的日本姑娘，生的孩了一定流着优秀的日本血液的。如果生个女孩儿，我肯定她会是一个电影明星一样的美人儿。如果生个男孩儿，一定会有聪明的头脑。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大学者的。哦，爸爸，妈妈，我的妻子笑子要生孩子了，请你们为她祝福吧，为我们祝福吧！杰克逊的家中，不久将有继承日本人血统的优秀儿女出世了！”

我当时对他话中的真意，并没去注意听取。只是对他所讲到的，孩子由于有着日本人的血统，女的一运会成为电影明星般的美女，男的一定会头脑聪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这种奇谈怪论听得非常入耳。

男人们对自己子女的诞生居然会高兴到这种程度！这使我很难理解。尤其是他所说，由于混有日本人的血。孩子会因此而愈加出众，这更令人不可思议。日本人已是筋疲力竭吃了败仗的民族，它优势在何处？过去在我受过的教育当中，曾大肆鼓吹大日本帝国力世界之冠。如今弄明白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以，今天再听汤姆这一席话，就自然感到空虚了。

我只能认为他作为男人，是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单纯的爱而已。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无奇异之感。本来男人是薄情的，父亲总不会像母亲那样，把爱情倾注给子女们的，这是社会上的一般常识。但我和汤姆却相反。有时我反省自己，是不是缺乏本来应该具有的母爱呢？对于孩子问题，

男人多采取不关心态度，把抚养子女看成是女人理所当然的头等大事，与自己无关。可自己呢？就是不想生下这个孩子！

汤姆说马上带我去联合国陆军医院，被我拒绝了。

“事情还没弄清楚嘛。月经有时会跳过一个月去的。如果接受了那种特殊检查，要不是怀孕那该多不好意思呀。”

“那倒也是。”

隔了一会儿，汤姆又怀疑地望着我的脸说道：

“我认为不会错的，是笑子变得有点儿神经质了。怀了孕的女人据说都是焦躁不安的，还是先使你安静一个时期的好，然后再去医院也不晚。”

确如他所说的，我变得神经质了。但不是他说的在生理上的变化，而是我不想生孩子。

对我的心思，汤姆是不可能清楚的。不管怎么说，肉体上的紧张，有必要向有经验的人去请教了，战后，尤其在我和汤姆结婚之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往来了。能去请教的也只剩下了母亲。

在我和汤姆结婚问题上曾极力反对过的母亲，在我们结婚后却不知从何时起，又经常出进我们的公寓了。毕竟是母亲，对女儿总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因此时什么事情都不敢放手。

也许这和我离开了阿佐谷娘家之后，挽回了左邻右舍对她的看法有关吧？这也可能促使了母女间的妥协。我是欢迎母亲来的，每次同娘家我都把从美军商店弄来的食品，给她拿回一大堆作为礼物。母亲和妹妹如果把它们卖掉，足够维持生活的了。母亲会体会女儿的一片孝心的吧？结婚前她是那样反对，婚后却经常夸奖起汤姆来了。

“您的话，前后居然差距这么大！”

我在挖苦妈妈，她却认真地说道：

“忆是这般抬举你，做母亲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想想看！即使嫁给日本人，恐怕也过不上这么好的生活，更何况又那样地爱你，这是多么难得的呀？”

其实，其他美国人何尝不是这样？汤姆是生长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国家，结婚后比婚前对我的关心和伺候更为殷切，这也是事实。他回到家中帮助做饭，吃完饭刷碗，几乎从不让我做零杂活儿。工作之余总是陪我一同出去，看电影参加舞会也总是握着我的手。寸步不离。

母亲每次来时。他总是亲切接待，亲自替她泡茶，不住地劝吃糕点。对老脑筋的母亲夸奖得有些过火。并多次重复他说他和笑子的结合，使他永远快乐、幸福。

母亲临走时，他总是说：

“妈妈，您看！”

他每次都要送给她几双尼龙长袜。当然，白糖和罐头也能卖个好价钱，这类东西是最受欢迎的抢手货呢。妈妈高兴得几乎要发狂了，她十分感激地深深弯腰鞠着躬。

因为这个。母亲时常到我们公寓来，我想和妈妈商量事。也用不着出门。

“午安！”

和往常一样，母亲一来便在门口处取下披肩。

“美国人的住室就是暖和，多好啊！像今天这么大的风。日本人的家简

直冷得不能进去”

她一面废话连篇一面坐在沙发上。实际上家里除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之外的东西，全部买的是日本货，母亲却误认为全都是美国货呢。

“在美国家家都如此吧？可以坐上这样舒服的椅子。真了不起呀！有了这些，谁还稀罕日本式的拉扇门、草垫子住室呀？日本家庭有时水龙头都拧不出水来，哪像这儿，凉水热水一拧就可以随便使用，简直是上了天堂啊！”

她按照惯例，总是见景生情地夸奖不已。母亲每来一次。必然要在我们这儿洗一次澡。

这样可以区别于作为日本象征的澡塘，更感到自己的高贵一等吧？

因为我已不再生活在日本人的环境里，所以没有母亲那样的实感。不过，母亲的话我是能够体会其中含义的。经她反复地强调，仿佛我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种享受似的。

“妈妈！”

我若无其事地提了出来。

“我像是有了孩子啦。”

只见母亲那多皱纹的细手腕，僵直地在膝头上抽搐着。脸部表情却很松弛，两眼失神地呆呆望着我。

“月经比预定日期晚来二十天，近来总是想吃辣的东西。这几天吃饭离不开咸鳕鱼子和腌咸菜呢，”

母亲大吃一惊。相反，我倒平静下来。我还要兴致勃勃地把我身体的变化再讲下去，母亲却立即摆动双手制止住了我。接着她用枯燥的声音说道：

“峰村先生那里，有一千元就可以给做打胎手术的。这是我最近才听来的，据说技术很高明。”

峰村医院是专治内科和妇科的医院，在阿佐谷母亲住处的近邻。我记得那里的生意是很兴隆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我反问道：

“您的意见是打胎？是吗，妈妈？”

“是的，和战前不同，这会儿谁都可以很轻易就打掉了。”

“为什么我非得堕胎不可呢？”

“可是，生下个黑孩子该怎样去见人？笑子你……”

“混血儿竟是我的外孙，那笑子……”

与汤姆正相反，母亲内心里是早规定不要叫我打胎的。

我茫然不知所借。倒不是由于母亲的态度，而是为母女竟的想到一起而惊奇。母亲完全起到了我的喉舌作用。

“如果生下个象笑子一样的孩子倒也罢了。可是不生又怎能判断像谁呢？汤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不过生为黑人没有法子。另外，该怎么说好呢？据说在美国，黑孩子是很受白人的欺侮呢。生下后，即使汤姆带回美国去养活，也很难说能不能得到幸福。要像过去堕胎犯罪就没办法了，如今用不着冒险。很简单地便结束了。又何必勉强地生下来呢？”

我一声不吭，母亲忽然惊恐地望着我的脸说：

“笑子，你真要……”

“真的想生吗？”

“我正在考虑呢。”

“这事应该当机立断才行。”

“妈妈！”

我严肃地望着母亲，在我的目光里含有一种无名的怒火。母亲感到有些为难。

“我得认真考虑考虑才成，生下的不仅仅是汤姆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呀。”

母亲喃喃地问道：

“难道你想要孩子吗？”

“母亲是怎样想的呢？您不认为生孩子是幸福的吗？您是不是因为生下我们而后悔呢？”

“我是因为有了孩子才得到幸福的，这是两码事，笑子。”

“怎么不一样呢？我明白了，因为汤姆是黑人吧？母亲当初也曾以此为理由反对过我和汤姆结婚的。”

“那是出于父母对女儿的疼爱，最好不使她做出这种傻事来。”

“可是现在又是怎样想的呢？汤姆待人好、屋子暖和，我和母亲都得到了幸福。不是吗？”

“那又怎么样呢？”

“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如果你和一位很有名望的日本人结了婚，即使穷些，家里冷些，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替你操心。”

“那么即使母亲受冻挨饿也甘心吗？”

“你是想叫我说，你和黑人结婚是为了妈妈吃饱饭住好房吗？”

母亲耸动着双肩。我不由得有些害怕了，但仍想听她那逆耳的话。

“是谁说的，汤姆为人亲切，我即使和什么样的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也不会有这样幸福的。”

“只要去寻找，人的长处我多少也能发现的。怕就怕不去寻找，发现不了人的长处，那就没办法了，笑子不知道你从几时变得这般胡涂了？”

母亲也不示弱。你一言我一语，母女顶撞起来。最后，母亲怒气冲冲地站起身要走。当我取出为她准备好的食品和尼龙制品放在她面前时，母亲推搡着我的手说了声：

“不要！”

我手中的箱子斜歪了一下，里面的罐头掉了出来，在地面上波动着。我想躲过罐头，脚下却滑了一下，噗咚一声跌了个屁股儿。”

“笑子！”

母亲立即跑过来搀扶我，吓得她脸色也变了。

“妈妈。”

“真险！你现在的身子……”

“不要紧哪！”

“怎么能说不要紧呢？如果不好好注意，说不定会出大漏子的。”

“难道比动手术更严重吗？”

我咯咯地笑着站了起来，把散乱在地上的东西收进箱子里。母亲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

“妈妈！你还是拿回去吧！我惦记着节子妹妹，箱子底下放着一件毛衣呢。”

“笑子，你……”



“没有拿着包袱皮儿吗？”

母亲抬头看着我的脸，从提兜里取出一方包袱皮儿。我当即给她包了一大包袱东西。

“有空儿再来！”

我说着替母亲开开门。

母亲似放心不下，频频回首望着我，后来转身走了。

正如母亲担忧的那样，我终于下决心要生孩子了。那天汤姆回来时，我求他送我去医院。汤姆对我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感到吃惊。接着，他高兴地答应明天就去联系挂号预约。

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过得离奇、好笑。汤姆精神百倍地装饰着圣诞树。树下放着两个瓷人，一个是睡着的小孩，另一个是看护着他的天使，圣诞礼物在一周前我俩便各自准备好了。吃过代替人鸡的烤鸡之后，二人互换礼物。汤姆打开盒子，里面放的是洁白的婴儿小帽。我的大盒子里盛的是美国制全套襁褓，我俩为这一巧合笑得前仰后合，热烈地相吻，一次又一次地拥抱。

“会生下一个最好的孩子的。最好的孩子，一定会生下来的！”

汤姆兴奋地叫喊不已。

就这样，我的大女儿美亚丽在第二年的六月出生了。

对生小孩着那样反对过的母亲，拿着亲手缝制的布偶前来探视，是在产后的第九天午后。我是在那前一天出院回到青山公寓的。

“祝贺你！”

母亲含混不清他说了一句之后，怯生生地向我床旁放着的小床里望着。

“我说笑子！”

母亲大声说道。

“一点儿也不用嘛，和笑子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我苦笑了一声，但没有生气，连汤姆也这样高兴他说过呢。

婴儿在白色小被褥里安详地睡着。脸色发红，还不象正常人那样，脸上皱巴巴的，并非想象中婴儿那种可爱神态。皮肤倒是不黑，但也不白。

“已经过了七天，起了名字了吗？”

“叫美亚丽。”

“唔，好时髦的名字呀！”

我想告诉母亲，汤姆坚持要起个佐知子、雪子之类的日本名字，但又一迟疑没有说出来，因为怕母亲问我为什么不用日本名，我不好回答，我对汤姆为什么热衷起日本名字也不明白。

“美亚丽！美亚丽！”

汤姆一回家便跪在小床前向里面看，几乎要流出口水来似地连连叫着女儿的名字。作为父亲竟这般地疼受自己的孩子，使我为之惊讶，他把一切爱称都用上呼叫美亚丽。

“亲爱的美亚丽。”

“可爱的美亚丽。”

“小不点儿，美亚丽。”

“美亚丽，斯匹西曼！”

斯匹西曼从字典上查，解释为标本或雏型，但汤姆却说是沙金的意思。据说这是在三十年前，美国的黄金时代产生的行业专用语。汤姆最欣赏这个爱称，他不断地呼唤。最后干脆就称孩子为“小沙金”了。

他把从美军商店所能买到的幼儿玩具全部买了回来。这些东西在一九四八年时的日本，简直是像一堆宝物似的光彩夺目，加入音盘、布缝的狗熊等等。母亲一来就拿在手里瞪大眼睛惊喜地摆弄着。

汤姆有时还这样呼唤孩子：

“可爱的美亚丽，我的白雪公主。”

“洁白的美亚丽。”

这些听了使我产生一种异样感觉。我是黄种人。汤姆是黑人，无论如何在这二人之间是决生不出白种人来的。美亚丽纵然像我，也不会有白雪公主般的皮肤的。何况，我这个日本人的皮肤是略带浅黑色的。

我一边笑一边打岔道：

“怎么会是白色的呢？日本话的婴儿是指红色的小孩，即使不是这样，可你我之间也不会生出白色的孩子来的。”

令人吃惊的是，我这一句话想不到竟沉重地刺痛了汤姆的心。他含怒地反驳道：

“生不出白孩子来？你说话毫无道理。杰克逊家族是有着黄头发血统的，你只不过不知道就是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吃了一惊，认真地回答道。

“我父亲的祖父是一位名望很高的白人，名叫亨利·杰克逊，是金发碧眼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

“是的，英国的近邻爱尔兰，那便是杰克逊家的祖国。你拿我当作一般黑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面对汤姆这时的气势汹汹劲儿，一时说不出话来。比汤姆皮肤还要黑的黑人，我见过很多。在日本人当中，肤色也有黑白之分。我总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共同性的，但使我惊讶的是，汤姆挺胸昂首大谈其杰克逊家族、爱尔兰祖国时的激昂慷慨。在日本也常提起某某家族，但只限于名门望族的人家。汤姆以自己是杰克逊家族成员为自豪。我只认为汤姆的先祖是美国人，他却说是爱尔兰人。这时我忽然想起，当我说出要和汤姆结婚时，母亲曾激昂地声称自己是休家士族，甚至不惜把先祖也抬了出来。看来，人在盛怒之下，为了维护尊严也许无例外地要摆出自己的先祖血统来压服对方的吧？

尽管如此，但汤姆斯·杰克逊的肤色，也只是比纯黑种人略微浅一些，他的头发既不发黄，眼珠也不发蓝，后来我在纽约才知道，爱尔兰人的特征是，鼻梁又细又头，嘴唇也簿。

而汤姆的鼻子特大且盆踞在脸之正中央，嘴唇格外地厚。从这一点上看。和他的曾祖父毫无共同之处。

不过，汤姆称美亚丽为白雪公主也并非全无道理，而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后来我从遗传学中得知，这一领域中有两大学派，一为李森科学说，一为孟德尔法则，它们在互相排斥、共同存在着。但关于混血儿问题却一致认为绝非一般人想的那么单纯。从那时汤姆认真的眼神上，也使人不得不相信。猫或是狗，如果红色的与白色的交配后，它们的后代身上会出现斑点。而人类不仅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两种不同的血，不见得能完全溶合在一起，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冷静地计算了一下，如果汤姆的曾祖父是爱尔兰人的话，他的祖父

体内流着二分之一的爱尔兰人血。他父亲则是四分之一。那么汤姆体内白人的血应是八分之一。美亚丽体内呢？有十六分之一的白人血和二分之一的日本血在流着，并且还有十六分之七是黑人血。若再进一步仔细计算时，汤姆的祖母身上是否还流入过其他人种的血呢？汤姆母亲的祖父会不会意外地有着西班牙人的血？我越想事情越漫无边际了。

再说，按照孟德尔的法则也好，按照李森科的学说也好，不同种族人的结合，是可能出现某方的单纯种族特征的。汤姆虽没有具备高深的遗传学句识，但他却坚信在美亚丽体中那十六分之一的血缘，将会独立起作用。他和我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他的表姐是金发雪肤、相当漂亮的白女人。他汤姆很以此为自豪呢。

“相信他的话吧！”

我回答了自己。但，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我在想象着：我生下的孩子，如果有着洁白的皮肤，披看满头金发，走在那积木般美丽的高楼大厦的峡谷间时，该是什么情景呢？这使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孩子倒不如像我，尽管丑些，但能见到她在东京黑市争购物资的情景，反而能使我感到心安理得。

尽管是这样，但当我再想到美亚丽如果长成汤姆般的皮肤或更黑些时，简直难受死了。

这样，还不如金发白肤色要好得多。

美亚丽哪里知道父母在谈论自己呢？她在那小床里乖乖地熟睡着。她一哭起来，声音大得可怕，长时间止不住。但她决不是什么也不因为就哭闹不休的孩子。她睁开小眼时，眼珠儿便滴滴滴地转动着惹人喜爱。那眼睛有时看去呈褐色。有一天又会变成蓝色，有时两三天保持蓝色不变。这使汤姆见了欢喜得发狂。

“笑子，快看吧！蓝眼睛，美亚丽会生出金头发的。”

婴儿的头上连产毛还没有长呢。我想起小天鹅的故事来了，那是在小时读童话书时记下的。不知为什么，一只天鹅蛋和鸭蛋混在一起了。当破开壳出生之后，周围的小鸭都在嘲笑这只小天鹅。啄她，叫她丑小鸭。但，有一天她向水池中望去，只见自己身上长出了纯白的羽毛，长得比所有的鸭子都要美丽，是那样光彩夺目。

美亚丽在纯白的小被窝里，不被任何人嘲笑、追逐；露出丑的面容躺在那里。她只过是个肉块儿。与眼睛在不断变色一样，鼻子和嘴唇也还没有定型，像入炉前的粉色面包原料块儿一样，柔软得无法用手拿。孩子的日本外祖母在这未定型之前。设想她会长成和我一样的日本姑娘。而汤姆则希望他曾祖父的血液在孩子的体内起作用，将来会有像天鹅一般的白皮肤和主色头发。而我呢？却陷入了迷惘、困惑之中。想起那天，我突然爆发一种英雄行为，决心要生下这个孩子，并真的生了下来，我相信这就是母爱。所以在孩子未定型前即位不去做任何设想，也并非由于不爱她。美亚丽那抓住乳房的小手，叼着乳头用力吸着的小舌头，这种感触强烈透过了我的脊骨，使我那样地爱她。这种爱无疑是做母亲现实的爱，而决非空洞的想象。所以，当美亚丽生长三个月后，当母亲和汤姆的期望开始落空的时候，只有我出奇地沉着，但坦处之。

美亚丽的圆圆小光头上，开始长出黑黑的细毛。看得出那是没有光泽、又细又硬而又卷曲的黑人头发。汤姆紧闭着嘴，再不像先前那样嘻笑着赞美

女儿了。当注视着孩子的时候，汤姆目光很浊，完全失去了光辉。但，这并不等于失去了对孩子的爱，每当他下班回来后，仍首先走到美亚丽床边久久地呆着，当他发现孩子长得越来越像自己时，他长长地叹着气。

我母亲也不再多言多语了，每次来也不在开门前便愉快地喊“午安，天气总是这么热”了。

听到电铃声我出去拉开门后，母亲首先怯生生地看着我。本来残暑未尽，母亲却似怕冷般地缩着肩走了进来。

“身体好吗？”

这样问话简直像是对待外人一般。

“嗯，挺壮实。眼看着就长大了。”

我大声地回答道。究竟妈妈是在问我呢？还是在问美亚丽呢？还是双方都包括了？只是含混地例行公事似地问了这么一声。我是指孩子情况回答的。至于我本身嘛，近来身体健壮得怕人哩！自从生下孩子后，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精气神儿。生产前我从未胖过，有时骨瘦如柴。产后随着乳房的膨大。臀部也变得圆圆鼓鼓，肩膀上的肌肉也发达起来。

“变得招人喜欢了吧？妈妈！美亚丽已经认得我了。小嘴离开乳头时，抬起头直冲我笑呢。已经变得说不出的可爱，有时候我真想紧紧抱住她死去呢。孩子，想不到竟这样叫人没办法！”

当我抱起孩子给母亲看时，她总困惑不安，尽量不去看她的外孙女，同时也不像先前那样，呆很长时间了。

但，不是我在偏袒，美亚丽确实是可爱。皮肤逐渐带有暗褐色。按照产科医生的嘱咐，母乳及人工喂奶并用，所以营养充足，美亚丽的发育远远超过当时日本标准，小手小腿胖得紧梆梆地。面部的特征更为明显：大眼睛，睫毛卷起，眼珠滴溜溜转动，表情极为丰富。鼻子像我一样小，而嘴唇又像汤姆那样厚，但小嘴很爱张合，眼和嘴同时动时，便笑了出来。

作为健康的证据，美亚丽笑口常开，性格开朗，微笑的小脸像是个天使。可是这样可爱的孩子，汤姆和母亲见了却为什么不高兴呢？真使我莫名其妙。更何况美亚丽穿着当时日本婴儿谁也穿不起的棉斗篷，白色的衣服在产前早已买好，产后又买来了粉色的，如果是男孩本打算买蓝色的呢。但美亚丽那琥珀色皮肤配以粉色的衣服，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

一年来，可以说我从早到晚一直是和美亚丽一起度过的。去美军商店买东西，全是由汤姆负责。母亲来时帮助打扫屋子或熨烫衣服，干完就匆匆回去了。所以只好由我教孩子坐，教孩子比划“再见”，熟悉她的表情变化，及时照顾她的拉尿什么的。不管如何排除母亲对子女的偏爱，我都以为美亚丽比一般孩子聪明得多。我从旧书店买来有关育儿和《母亲必读》类的书来看。并作了比较。美亚丽无论从吃母乳到吃幼儿饭、学坐、学爬、站立、开始学话，都比书上所说的标准平均提前三个月。

我感到非常惬意。汤姆一回家，我就把当天的事作一次综合报告。如美亚丽笑了、美亚丽哭了、美亚丽站起来了，站了几秒钟、移动了几公分，美亚丽吃了、美亚丽做什么了等等。一项都不漏。这时我乐得嘴也抵不上了。汤姆在美亚丽出生前后的狂热，不知几时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而他只是呆呆地望着我。

但，到了孩子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一度淡漠了的汤姆却又恢复得像个爸爸的样子了。

“过来！到这儿来！美亚丽。对了，对了，会走啦！”

休班日整天守着美亚丽，象牵着小狗一样转着圈玩儿。

当我给美亚丽穿上一双小白皮鞋时，多么想走出去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向人们夸耀一番啊！白花边的婴儿帽，粉红衣肥套坎肩，加上白皮鞋。穿扮得这般讲究的孩子，当时在日本是见不到的。日本孩子们，确是象战败国的后代，身上裹着破布在哇哇地哭叫着。当这些孩子的母亲看到营养充足、全身上下穿华丽的舶来品的婴儿时，该如何艳羡地望个不止啊？尤其是美亚丽那百万美元也难买的笑脸，我是多么想向人们夸耀一番呀！

我多次向汤姆恳求。带着美亚丽出去逛逛。但，汤姆总是说，美亚丽还太小，或工作顾不上等等，含糊其词。于是，在美亚丽第一个生日那天，当吹熄了插在蛋糕上那支蜡烛的时候。我明确灿和他约定。在盛巨时我们三人一定去镰仓洗海水澡。

“笑子会游泳吗？”

“嗯，会的。”

汤姆感到很意外。他奇妙地发出了一声长叹。后来就再也没提这件事，他开始去和美亚丽做游戏。

但，我却等不及到约定日期，只要是游人多的地方就行，尽量早一天带着美亚丽出去转转。我给美亚丽打扮得花朵似的：花边小帽、漂亮的镶绿短袖衣服、白短袜、白皮鞋。当我给她紧紧系上高腰鞋的带子时，那种快感不亚于雕塑师在完成最启刻凿时的满足。我如醉如痴地欣赏着美亚丽的全身打扮。

我自己也要打扮得不次于漂亮的女儿才行。我穿上一件带垫肩的时髦女罩衫、新式长裙、栗色高跟鞋，肩上挎着一只黑色发亮的塑料提包。这些东西都是当时日本妇女羡慕的东西，我是从美军商店廉价买来的。

这样我们母女便高兴地出门了。天气已开始炎热，路上遇到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穿着洗旧了的满是皱褶的西服。他们抬起沉着汗污的脸来，停下脚步回送着我们。我这时别提有多得意啦。夏天的太阳，仿佛在无情地晒烤着他们，而对我们母女却轻送着凉风。我微微地抬了一下手，命令停下的出租车开往新宿。载着“女王”和“公主”的出租汽车，向着日本人最先修复的东京街道上驶去。

当时看到的景象，我就不打算写了。只是，把在那里遇到众多人们后所发生的情形记在下面：

行人见到我们从出租汽车上走下来时，都以惊讶的情态看着我们。见我们从头到脚打扮得既时髦又漂亮，无不瞠目咋舌。这些靠联合国救济物资聊以充饥的人们。在穿着上还停留在遮体御寒阶段，根本谈不上品评服饰的好坏。所以即使叫这些人来对我的穿戴作一番评说的话，他们也只是像所谓的井底之蛙一样看不出什么门道来的。但，当他们观赏完我的全身打扮之后，接着又仔细地观察起美亚丽来了。这时，突然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啊唷！原来是个黑孩子！”

“真的。又小又黑啊！”

“多么像个胶皮人儿呀！”

“黑孩子！”

“混血儿！”

“没有一处像日本人啊！”

“肯定像他爸爸，太可怜啦。”

“喂！喂！快看！一看就知道了。”

“黑孩子！黑孩子！”

从四面八方，不！几乎从天上到地下一片啧啧声。我不知该怎样护住孩子才好。刚才感觉下出的炎热，一下子像浸在了污浊的蒸气中了。脑袋像燃起了火，但头部以下的血液却像在吟冻凝固着。可能出于母爱本性吧？即使在这种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仍用两只硬直的手，任凭关节作响，紧紧地抱首美亚丽向前移动。

美亚丽在尘上飞扬的新宿街头，被那无数双好奇的目光和不懂礼貌的人团团围在中央，尽管孩子幼小，但似乎也感觉出了些什么，她小肚儿抽搐，在那仰视着我的一双大眼睛里，含着惊异、怯惧和迟钝的目光。那花朵一样绽开的嘴唇。一刹时变得像要说什么似地颤动着。可爱的脸庞上充满了恐怖。

这时我的心像被射穿了似的恨不得当即死去。当我抱着美亚丽平安回到青山公寓时，我已经不再是我，而活像一具鹰尸了。

回想起来，我这个妈妈是多么疏忽啊？在我怀孕的时候。母亲不就害怕过这件事吗？汤姆在感到美亚丽要变为黑人时，不也完全陷入忧郁之中了吗？他们都在不幸降临之前早有预料，而我却多么迟钝，在没有看到事实之前，自己什么也想不到。

在美亚丽长到一年零八个月时，我再次怀孕了。当发觉身体有了变化时，我马上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没告诉汤姆，因为他会再做一场金发梦来高兴一阵的。我没抱任何幻想，对体内萌芽的小生命，我比怀美亚丽时更早地感到了爱。但也正是这个爱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我准备好睡衣，找到一家日本人的产科医院。医生从我的穿着上似乎认为我是个伴舞女郎。

“已经成长三个月了，马上做手术吗？”

他问道，可能从面部表情看得出，我是不愿意生的吧？

“需要住几天院呢？”

对这一提问，医生似乎不屑一顾地答道：

“哪里？府醉劲儿一过，立刻起来回家就是了。”

我按指定上了手术台，脱去了裤子，两腿支着叉了开来，作为妇人该是最屈辱的姿势了吧？接着，在静脉上注射了全身麻醉药针。

“你数一下数目，一个。”

“我像在反抗医生那平静的声音似地，豁出一切地大声喊着。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二个！”

“四个。”

“四个！”

当我感觉到了什么时，已经全都做完了。我仰卧在冰凉的床上，感到嗓子渴得要命。

许是计算着时间的吧？护士这时走了进来。

“唔，已经清醒过来了。”

“给我喝口水，可以吗？”

“没关系，我就去拿来。”

送来的一玻璃杯水，我半坐起一口气喝了下去。稍微有些头晕，我捂着前额。

“再休息一个小时就好了。”

“是吗？”

“回去以后，还得好好休息才行。”

“明天可以去上班吗？”

“嗯，已经不要紧了，轻易不会出什么的，如果有出血现象，请再来看一下。”

我重新静静地躺在床上，仰望着漏雨湿成的地图一般难看的顶棚，在痴痴地发呆。

今天完成了一项爱——我是这样认为的。从美亚丽受到的那种残酷无情的歧视中挽救了另一条小生命。我对自己这一英雄行为，感到奇妙的满足。但在心的另一个角落里，却不能沉醉于这种满足感。我一面望着污染的顶棚，一面回味着我所完成的受。

和汤姆结婚时，我的爱是英雄式的。生美亚丽时，我的爱也充满着英雄色彩。现在，把一个孩子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的行为，同样是英雄行为。爱，本来是平静的、柔和的，但唯独我的爱，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是那样凶猛呢？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奉起英雄主义来的呢？为什么我不能再冷静些、稳重些去爱、去抚育呢？闭上眼睛后，顶棚上那“地图”怎么也消失不掉，不仅如此，它几乎变成了世界地图的一部分，向我冲击过来。

护士跑进屋，我不由地叫起苦来。

### 第三章 好景不长

汤姆接到回国命令时。美亚丽已经是三岁了。在我们住的青山公寓里，五年来无处不留着我们夫妇生活的印迹。汤姆要回到七年前被征集的纽约去，在那里退出兵役。

“回国之后，我立即准备接家属。一年之内一定叫你去，可以吗？”汤姆抱着我的肩头反复他说道。我神情暧昧地点着头。我将离开生我的日本去到美国，并终生在那里生活——这些事我不敢想象。汤姆的回国。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离婚。我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少举行了结婚仪式、生了孩子并幸福地生活一个阶段后的国际式婚姻，一纸军队的归国命令，实际上已自然而然地解除了婚姻关系。我见到的这种例子实在不少。在战争中，到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去的日本兵，停战后丢下当地的妻子回到日本，又若无其事地和日本女人过着平稳的婚后生活。这些事在我的周围算不得什么稀奇。当地妻子——对美国兵来说。日本女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美国人和美国人结婚是最幸福、最理想的，这是确定不移的。汤姆斯·杰克逊也一样，回到纽约后，应当和同样肤色的女人重新结婚才对。

对这种结局在精神上应当有所准备，人们会把它当作悲剧来对待的。

但，我只能作出这种判断，别无其他选择。

有种说法叫做厌倦期。是结婚后第三年上出现在夫妇间的一种现象。这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在结婚两三年后，我对汤姆斯·杰克逊有了全面了解。当初我认为他性情老实，而实际上却是从怯懦中间产生出来的温顺，他的某些智慧也是从英语词句译成日语时，出于误解被领会了。他仅仅上过小学，而我总算女中毕业的学主。相比之下，他的知识实在大差了。

他所常用的词汇，充其量不过是什么民主、平等、联合国军的使命和国际和平之类而已。这只是在军队中受到的一点点教育。在关键性的英语方面，他的发音中省略处过多。叫他写个东西，乱七八糟不成章句。

“汤姆，你还记得吗？最初是你主动提出要教我英语。来与我亲近的。”

我对他的低能十分惊讶，当我用露骨的侮蔑口吻责备他时，他有些惭愧地歪着头张开双臂。

“那时比起笑子的英语来，我确是高出一筹嘛。可是现在，笑子赶上我去了。笑子的英语相当漂亮，你确是有着特殊才能的人呀。”

所谓特殊，只不过是汤姆的口头禅。我听了倒也并不觉得不舒服。

我喜欢买一些英文语法和高级会话课本，在汤姆不在家的时候便和美亚丽呆在一起学习。从美军商店用一元钱买来一本平装小说，一边查字典一边看。后来逐渐减少了查字典次数。我感到很得意，相信自己确有语言学才能，和汤姆说话也不感到吃力了。有时一些汤姆不懂的难句，我还可以用英语平易地解释给他听呢。

汤姆回国的日期定了下来。他说要接我去美国，我半信半疑，但却处之泰然。至于原因，就是他下在我也可以凭借英语来维持我们母女的生活，自信以我的英语程度完全可以自立谋生的。

战败后的若干年内，会英语的人比起一般人来，可以找到经济上有利得多的工作。这种现象是下会变的。以我的会话程度和阅读能力，我自信是有把握的。在酒吧工作时，我的目标是向木村吉子看齐，如今，我已远远超过了她。所以我认为足以应付一般工作了。

汤姆在横滨港和许多伙伴一起启程回国了。我抱着美亚丽到码头抛着纸带为他送行。我没有哭，汤姆却夸张他说着惜别的话。他抱着美亚丽并热烈地吻我。船离开码头时，他绝望似地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泰然地挥动着手臂。在我的意识中，我不是被抛弃了的人，而是割舍者，我的左手紧紧握住美亚丽的小手。

“妈咪，好疼！”

美亚丽喊疼才使我清醒过来。汤姆斯·杰克逊乘坐的船，逐渐变得像一张明信片大小，他的身影看不见了。我想他也看不见我们了吧？

“回去吧！美亚丽。”

“嗯。回去。”

这一天在我们母女间。有了明显的变异，那就是开始用日语对话了。倒也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而是因为我已从美国黑人妻子的制约下解放出来，讲日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青山公寓里只有我和美亚丽二人住，显得过于大了，房租又很贵。我必须先找个合适的住处才行，找工作也得同时进行。为此，把每个月工资中的多余部分储存了下来，即使半年之内不工作也能维持生活。先把母亲从阿佐谷接来。在我出去时好让她照顾美亚丽。



母亲不喜欢这个黑外孙女，答应我的请求时显得那样勉强。但当她和美亚丽天天在一起时，不免又产生了怜悯之心。除此，她也会受到孩子那纯洁心灵的感动吧？虽然也和我发过牢骚，但对待美亚丽不愧是个好外祖母呢。美亚丽的日语也显著地进步了，一个月之内很少再使用英语。我为孩子的快速适应感到惊异。我也逃不出溺爱孩子的父母之列，总认为美亚丽是不可多得的聪明孩子。

至于我找工作的事，却很不如人意，不像停战时那样，趁着忙乱轻易地找到了酒吧寄存处的工作。那种机会已不可得了。占领军方面倒是招收打字员，可我却却没有这种技术。只有坐失良机了。

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母亲递给我一张明信片，原来是女校同学会来的通知。想来毕业已快七年了，不知同学们的处境怎样？战败从根基上动摇了日本人的生活。同学们聚集一起，一定会看出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好在有的是工夫，不妨前去看看他们。

四十多个同学当中，能利用这个机会做一次久别重逢的却只有十一个人。其中半数已结过婚，剩下的仍是单身一人。年过二十五结不了婚的人会感到屈辱的。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昔日所谓的适龄期这一观念呢。

当独身的同学们谈到来婚原因时，都是由于情人在战争中死去了。从各种意义上讲，令人感到这是不可抗拒的不幸。尽管有人明显地在用谎言掩盖自己未婚的理由，但大家还是耐心认真地边点头边倾听着。我性子比较直。听着听着，很快就不耐烦了。当我表现有些焦躁时，有一个人先我发了言：“战争的悲剧，到了战后就应当宣告结束了吧？死了的人完结了，而活着的人也该重新开始。当然，和我们同龄的对象，可能也死了一半，我们当中的独身者增多也是自然的，只是一味在思念亡故的恋人，痛吉、孤独地生活下去，这怎么能行呢？”

提出这样明确看法并一口气谈完的，是内川阳子。据我所知，她从女中毕业后考入女子大学的英文科，不知后来到哪里去工作了。我这时很快想起了这事。

这天来的人中，穿着美国服装的只有阳子和我两个人。作为知识分子而且独身的阳子的这身打扮、说明她是在占领军的某单位工作着的。

“是的嘛！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即使不因为这个，也由于日本男人缺乏魅力的缘故吧？合乎理想可以结婚的人，轻易找不到这也是事实吧？”

我像反射似地和阳子一唱一和着。由于声音过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笑子，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一位同学向我问道。问题提得出人意料，但这说明大家对我早已发生了兴趣。比起阳子来我的装束惹他们反感了吧？

经大家一问，我顿时答不上后来，陷入了困窘。我怎好公然对同学说，和黑人结了婚生下孩子，又离别了呢？我虽犹豫不决，但今后还会见面的，又怎能瞒得过大家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我是属于国际结婚者范畴的，不过，在五年后离了婚。是最近才分手的。”

没说出和黑人结婚却使用了国际结婚这个漂亮名词，显然自己出于心虚的缘故吧？但，再一想，别说汤姆是美国人，即使是非洲人也算是国际结婚的嘛！

“喇，是吗？”

大家的反应异常冷淡。

“虽然说没有多大魅力，但和日本人结婚还是无可非议的。”

看来我刚才说的话招来了非议。

“那么，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内川阳子问道。

“生活眼看就要发生困难了。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呢？内川君在什么地方服务呢？占领军方面有没有需要英文翻译之类的人员？”

“打字呢？”

“……没接触过，不过，会话方面倒多少有些把握。”

“我想临时雇翻译的地方还会有吧？我和上司说一下试试，大概不会有问题。只要会话流畅自如，很快就会聘为长期的。”

“那就拜托了，千万给帮帮忙吧！”

“好，那么明天午后你给我的办公室挂个电话，在这以前我求上司给想个办法。”

“那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的大忙。”

同学们在静静地听着我俩的对话，似乎对我嫁给外国人和所遭失败的反感消除了。我略微有些得意，到底还是英语万能的时代嘛。同学们在回忆听到空袭警报躲进防空洞，或在工厂边炮弹时的情景，结合我和子于的对话，显然都产生了一种惊异的感觉。

按照约定时间我挂了电话。阳子高兴地回答道：

“看来问题不大，明天上午十点钟请你到办公室来一趟。可能要进行一下简单的会话测试。你的履历表我给打印出来。学历就填女中毕业，奖罚事项一定是空白吧？”

第二天，我穿了一身和阳子昨天开同学会穿的那样的白色短罩衫、贴身裙，外面套着一件对襟毛衣。全都是高质量新式样的，我来到市谷台的联合国军第八军的办公室，立即找到了阳子的工作部门。推开门后她像专等我似的站在打字机桌前。她马上领我来到上司面前。

“这是我的同学笑子小姐，这是迈雅中尉！”

阳子的上司是一位皮肤几乎薄得透明的金发男子。他那蓝眼睛望了我一眼后，连半点笑容也不见地向我开始提问：

“为了测试一下您的会话能力，如果您不在意的话，可以对您的经历进行提问吗？笑子小姐。”

“请吧！我什么都愿意奉告。”

“听阳子小姐说，您是和美国人结的婚，请问那人的姓名。和联合国军的关系是什么？”

“他是汤姆斯·杰克逊下士，一九五一年退役了。我们是在一九四七年结的婚。固为我不愿意离开日本留了下来，于是，我们便分子了。”

因为迈雅中尉事先打过招呼，这是在进行会话测试。所以，我有了这种思想准备，比起会话内容来更注意语言的准确使用。我觉得谈得很流畅。但，不知是怎么回事，对方突然面有难色。不是注视我而是向坐在身旁的阳子凝视不语。我顿时感到不安。难道因为我和美国人轻易地离了婚。招致他的不满了吗？我慌忙地还想说什么解释一下，迈雅中尉举着一只于制止住了我。

“詹姆斯·杰克逊下上属于联合国军的哪一部分？”

他问道。

我回答了汤姆的工作单位，并恭敬地附上他的应征年份。

“我明白了。关于对您的录用与否，等到下星期会通知您的。请把您的住处告诉阳子小姐。”

阳子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外。

“不会有问题吧？”

“不会的，现在人员不足正在发愁呢。你别看这位上司表面上不露声色，说不定明天就会通知录用呢。这很可能。”

“关于我离婚的事，不知要怎样进行调查呢。美国对这些事管得挺宽，直没想到。”

“真是，我也感到挺奇怪。”

“我的英语，你看怎么样。”

“相当流利的呀，我都听呆了。”

我听了她的后，心中才踏实了许多。

“那就拜托了，太谢谢你了。明天挂电话给你，好吗？”

“可以。我给你挂电话也行。”

“明天说不定我会搬家，还是由我挂电话打听吧。”

“那也好，再见！”

“拜拜。”

回家路上我的脚步轻盈，啊！我竟这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满不错的工作！给占领军当翻译，和在酒吧当女侍大不相同，在社会上要体面得多了。是个好工作。阳子不是对我的英语也表示赞赏的吗？我仰望着晚春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希望，不由得打起了口哨。和汤姆结婚多少也起到一定作用。计算起来，这时正是汤姆坐的船经过长途航行到达纽约的时候了。不知为什么汤姆他们坐的船竟在南太平洋所有的港口停泊，绕过南美经东海岸进入纽约。

第二天，阳子使我大失所望。她含糊其辞地对我说：

“似乎还没有定下来，决定之后我来通知你好了。唔，我倒是问过中尉，他没作答复。

我认为他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罢了。”

第三天，阳子的答复更含糊其辞了。

到了下星期，我开始焦急不安起来。眼看着存款越来越少。寻不到我和美亚丽二人住的合适房子。母亲也越来越不高兴，日子过得很不顺心。找工作也不是想象得那么容易，一个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只有指靠内川阳子，用电话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自己直接去见迈雅中尉去了。我打定主意后便迫不及待地再次来到市谷台的办公处。市谷台是昔日陆军士官学校，战争中参谋本部便设在这里。曾在这里审判甲级战犯，东条等人在此被处以极刑。往事记忆犹新。我为了我工作现在正拼命地往这里跑着。在门口处有人拦阻询问，我提了一下内川阳子的名字，阳子已在办公室的门前等候着我。

“来个电话就行了嘛，何必特意跑一趟呢？”

从她的语气可以听出是怪我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曾与自己那般亲近的阳子。怎么突然变成这种态度了呢？这真叫人有些纳闷。

“最后怎么样了呢？”

“不打算录用你，大遗憾了，我可是极力地推荐过你的。”

“为什么不行了呢？”

“那是为了……”

“什么，你说呀！我想知道个究竟的呀！”

“不过……”

她支支吾吾不肯实说，我非要问个明白不可。因为这里如果因某种缘故不能录用，恐怕今后到其他联合国军部门，也下会雇用我当翻译的了。所以，我必须问个水落石出才行。内川阳子究竟是个女人。她绝对不会对我隐瞒事实真相的吧？

“笑子，请你不要难过，我虽然听不出有什么毛病，但据上边说，你的英语带着黑人的口音，真正美国人一听就听得出来。这一点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个数儿。”

这活无异结了我当头一棒。我一下子便僵直在那里了。本来。现在什么也不该说。但在我的嘴里却发出干枯、沙哑的声音，道出连自己耳朵都不敢相信的奇异的自白：

“因为我和黑人结了婚的缘故。”

这时只见阳子紧皱眉头，难过地点着头，她那时说的话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是吗？汤姆斯·杰克逊下士所瞩目的部队里，据说黑人最多，因为是在最前线嘛。主要是我们办公室工作性质微妙，如果英语发音带有黑人口音，工作中会有困难的。笑子，你的英语确是很出色的，不过，我也听出你在语尾上省略的地方很多。”

我既没有哭，也没有叹息。阳子的话像是法官的最后直判。面前摆着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我不知特走向何方？反正在这个门口对我显示出的是一面“禁止通行”的牌子，我得立即回转身来另觅出路了。当时我的痛苦可想而知了，我面临的是生活的逼迫。

后来。很快找到了一个工作，那是在“华盛顿高台”住宅区当女仆。黑人口音的英语也有了用场。要说比一般日本人工资高的地方，也只有这里了。

建立在代代木的“华盛顿高台”住宅区，占用土地六十余万平方米。建有三百多栋木结构的洋房，后面有十几栋钢筋水泥结构的单身宿舍。是占领军和家属的住宅街。我去工作的时候，大约住有八百户人家。四周用铁丝网围着。修筑得很好的公园、教堂、小学校，直到美军商店、剧场、供美军娱乐的文化设施，一应俱全。和当时东京正在进行的局部恢复工程相比，那里已是个文明小城市了。人口处有美军士兵戴着白色钢盔端着枪站岗。但只要迈进铁丝网内一步，这里便是和平街市了。我听说过去中国有所谓租界，这个住宅区正是美国租界哩。不错，这里是日本国的土地，但却只有美国人能在这里幸福地生活着，而偏又都是白人。这一发现使我惊讶不已。这时唤起了我的一个记忆，当初和汤姆结婚的时候，我想肯定会住进美军住宅区的，但他却说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住进了日本人经营的公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住着的除了白种人以外，从种族上看还有日本人，而日本人却只是在下边伺候人的仆佣而已。

我们被称作女佣，工资不是各个家庭支给，而是由日本政府负担，按

日元计算，比一般日本人家匿的女佣人工资高得多。但和办公室相比，就偏低了。工资按天计算。我工作了一个月，领到的工资被扣除了两天的。因为我一进门就歇了两天，去做堕胎手术。

汤姆走后遗留在我体内的小生命在成长着。当时我不分昼夜地忙于寻找工作，当我感觉到时，为时已晚，进入了第四个月。这回就不低频次那样容易做了。不能立即出院，只好在那破小脏乱的医院里。一动不动仰望着顶棚过了两整天。我对遗弃了的孩子，没有产生半点伤感之情。因为这已不是首次，而是第三次了。不知是做过堕胎更容易妊娠呢？还是我父亲属于多产的血缘呢？我在五年内接连怀了四胎。在生美亚丽前后一度肥胖过的我，如今已瘦得皮包骨了。在硬梆梆的床板上伸展着轻浮的身子，我不由得思念起汤姆来了。分别还不到两个月，如果我又在怀恋着他，这说明我下过的决心只不过是一时任性而已吧？但，从他那里却一封信也没来过。

夏天最炎热的日子，我是在“华盛顿高台”住宅区靠西边一个姓查理的家庭做佣人度过的。查理夫人满头红发，比丈夫要高出二英寸，是个身材高大性情凶恶的女人。有两个孩子，娇惯得很厉害。四个人的共同点就是，大声地呼唤我为“笑子”！名为女佣，实际上把近似日本下女的活儿都叫我去做，如清扫、洗衣和饭后清理工作：跪伏在地板上打蜡、磨光；给睡乱了的双人床换洗床单；使用不喊号子就拿不动的沉重熨斗烫压衣服。据说美国人家中都有洗衣机的，但他们却说，有了女佣人何必再去买洗衣机呢？所以在这个住宅区内，买洗衣机的人家并不多。

不过，整天忙个下停，即使不会英语的女佣也足以胜任这里的工作了，根本没有像我这样会英语却又老实地甘心做这种工作的。查理夫人这位红发女人，经常地喋喋不休。我有时和她搭儿句话。

“笑子，你英语说得满好嘛！在哪儿学的？带有令人怀念的南部口音呢。真的。”

她睁着大眼吃惊地望着我，她刨根问底儿地想知道我的经历。

我一面适当地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一面借机劝她做军用商店黑市生意，并详细地介绍给她：十磅白糖卖掉可以获几成利，说这些话时需要观察她的脸色，如果她反感，只须向女佣总管办公室挂个电话，我就会被从“华盛顿高台”住宅区赶出去的。

幸亏这红发女人一听说赚钱就发生了兴趣。以后每星期，查理夫人总带着我去一趟美军商店。买来的东西抱也抱不动，其中大半装在车上和我一起送到我的家里，查理夫人虽贪财但却有她的优点。她和汤姆不同的是，无论怎样也下愿介入我家那平凡的日本生活方式。

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夫人的合作，我家的生活再次有了起色。母亲的脾气也收敛了一些，对照看美亚丽也不那么爱发牢骚了。我们母女迁住进高圆寺公寓，那里离母亲和妹妹住的阿佐谷仅一站地，我早晨出去时，母亲正好来到，每天阳看美亚丽到我晚间下班回来时为止。我们就这样生活着。虽说住的是公寓，只不过是日本人经营供日本人住的宿舍而已。和青山公寓相比，简直不成样子，简陋、寒酸极了，只有四席大的一间房。夜里便只剩下我和美亚丽两个人。

查理家厨房中有大量的果酱、香肠、干酪之类的东西，我回家时各少量地带回一些作为美亚丽的晚饭。美亚丽的身体和一般日本孩子们不同，胖敦敦地，黑色皮肤发出光泽。

因为母亲不愿意，所以美亚丽洗澡得等我回家抱着她到澡堂去洗。我故意拖延一下时间，计算着澡堂快要关门之前进去，那时的顾客已经较少了，孩子们更不多见。这时的小宝贝美亚丽正在睡魔的怀抱中昏昏欲睡。时间正适合。

当孩子半醒半睡时却要带出去，淋上水用肥皂搓洗，这样的母亲可能会被认为是残忍的吧？但为了避开人们残忍的视线倾注在裸露的女儿身上，保护女儿不受凌辱，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这个时间内常来的顾客，逐渐地和我们母女惯熟了。有时偶尔来个陌生人看到美亚丽后，先是吃一惊，接着便缩头而去。见惯了的人们边笑边说着话。

“吓一跳吧？我最初也很惊奇呢。”

“长得太黑了。”

“全身都是黑的，太可怕了。”

“这不是太阳晒黑的。”

“不过手掌和脚心，你看！是白的吧？”

“真的。”

人们的低语声笼罩在蒸气中，我听到的只是朦胧的大意，但听了总是令人不快的。什么也不因为，自己的事却被人家议论纷纷。这无疑是件讨厌的摹。更何况在谈论自己生下的孩子呢？有的日本人用鱼腥味的肥皂，溅发着泡沫和气味，我时常不等洗完就走出浴池。

圣诞节快要到了。有一天终于接到了汤姆的来信。这信早已投递到青山公寓，由于管理人员疏忽，一直到我母亲去问有信没有，他们才想起来，交给了母亲。

三张不一般大小的信纸，用油笔写的字。经汤姆的手掌压湿后字迹模糊，非常难辨认。

即使不这样，汤姆写信在用词上也是杂乱无章的，所以只能猜测大意而已。

“信上写些什么？”

母亲问道。

“等一等！”

我紧皱着眉头说道。

内容倒能看懂。他说回到纽约后立即开始寻找工作。好工作很难找，又没处住。只是在各处朋友家寄居，所以无法写信来。好不容易才在曼哈顿的市立医院找到个护士工作，先干着试试。班制是从夜晚到次日早晨。生活有些不正常，白大睡觉很不习惯，总难以入睡。有时出去想找个较好的公寓住，但纽约住房难，就连哈累姆黑人居住区里都找不到像样点的房子。总算以每月二十美元的低价租到了一个住处，这才给一秒钟也未曾或忘的笑子写了信。

美亚丽好吧？我多么想见到你们？我爱笑子，我知道笑子也仍在爱着我。你们娘儿俩到纽约来吧！明年春天我想法给笑子筹措路费。笑子如果能工作，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纽约现在比日本冷。

大概写的就是这些意思。

我叹息着读完了这封信。母亲急不可待地催我。想知道信的内容。

“纽约的天气很冷。”

“那是因为到了冬天。但不管怎么说在楼房里住。也会像青山公寓那样暖和的吧？再说是美国嘛。”

“汤姆在当护士。”

“怎么？才当了个护士？”

“工作非常不好找。”

“没有说叫笑子你们去吗？”

“明年春天他给筹路费，叫我们娘儿俩去呢！”

“那不是挺好吗？”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说如果我能出去工作，才能生活得好些呢，谁上纽约目的是工作呢？真是说胡话！”

“可是，笑子，汤姆在日本时，你不是还做过黑市生意吗？干那个赚了钱，生活才富裕起来的呀！”

这倒是事实。当然，汤姆从军队挣回的钱，比起日本人收入要多得多，但若不经营美军物资做黑市生意，能过得上那样奢华的生活吗？这倒是个疑问。是的。做黑市生意的有我和母亲。也就是说，我已在做工作了。另外在和汤姆分手后，我今天还在当着女佣。——尽管如此，但如母亲所说，去纽约是为了工作，我却无心这样做，首先，不管汤姆怎样想，我不是早做过离婚的打算吗？

“笑子，既然汤姆来了信，他也打算接你们娘儿俩去，你就不要再吵着闹离婚才是，孩子还是父母双全的好哇。”

“即使没有父亲，只要户口办得妥善，女儿照旧可以抚养成人。我和母亲不是生活得很好吗？”

“不过，笑子，你得为阿美多想想才是。要不然，哪儿也不能带她去。小朋友也找不到。孩子会感到不幸的。”

“只要有我在，她不会感到不幸的。”

“但是，笑子你要出去工作的呀。”

“所以我求您多照看美亚丽，不是吗？”

“不过，孩子性情会逐渐变得孤僻的，叫人看了会伤心的啊。”

“她不是您的外孙女儿吗？您再亲切些照料孩子，不就好了吗？”

“这活可不该这么说的呀。”

“是不是因为美亚丽长得黑？当我看不出来吗？但这孩子也同样是人嘛！”

“可是，我的女儿也不只是你一个，节子的事也不能不去考虑的呀！”

“节子她怎么啦？”

“她也已经到了年龄，想到了一些事情，感到很苦恼，有时在暗自流泪呢。”

“什么事值得她哭呢？这孩子。”

妹妹拿着宽裕的零用钱。快乐地渡过了学生时代，毕业后在一家日本小商行的总务科工作。她从没来过高圆寺公寓。看来这和我的结婚有关系。我和汤姆结婚以来，她一直没来看过我们，几乎没了姐妹的情伤。也正如母亲所说，我简直把妹妹结忘了。

妹妹恨我，她叹息悲伤。当我听到这些时真出乎意外，甚至不敢相信。我长时间地凝视着正在说话的母亲。

“在公司和男人交往当中，每逢对方问到家庭情况，她就难以开口。节

子和你不同，人长得漂亮。放在男人群中，追求的人有的是。可每次节子都害怕得要命，说不定她会和谁接近要好起来的。但一旦被人家知道了底细，岂不一切全完了。”

“底细？什么底细？”

“关于美亚丽的事嘛，虽说是正式结的婚，可如今离了婚。人们会认为你是做过伴舞女郎的。”

“你净说些什么呀？妈妈！”

“笑子，你太任性了。由于你和汤姆结婚，我和节子是怎样感到脸上不光彩的呢？你想过这些没有？你也为美亚丽的前途想一想！与其在日本抚养，到处受排挤，哪如去美国，那里像她这样的孩子多得很，对孩子也许会好些的。”

“……节子说过，她恨我吗？”

“我下反对你和汤姆离婚。如果分手，一是把孩子交给男方，一是有专门抚养黑种孩子的地方，象横滨和品川，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二者任你选择，笑子，这样你才能一身轻呢。

怎么样？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节子也可以安心，你也许还能再和日本人结婚。”

“为了使节子幸福，把美亚丽扔掉！您的意思是这样的？妈妈？”

“这么做，不是大家全部好了吗？”

“美亚丽是我的孩子。请您去和节子说：我们姐妹的关系切断是可以的，不过，还有，像她说的这种对家庭亲属如此苛求无端指责的男人，即使结了婚也下会得到幸福的。”

“说什么断绝关系，只要你在这儿一天，是断不了的。”

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我跳起大声喊叫道：

“妈妈！妈妈的意思是叫我离开日本？是不是？我是日本人，谁也没有权利向我说：从这个国家出去！可是，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母亲也好，妹妹也好，为了自己摆脱麻烦。

就可以说出这样冷酷无情的话？节子她又是靠了谁上的女子中学的呢？靠了谁免于饥饿活下来的呢？”

美亚丽睁开眼，哇地声哭了起来。母亲低下头什么也没说便回家去了，我没去抱美亚丽，也没去哄她。相反，我倒盼哭的声音更大些，谁会哭，谁最幸福。我欲哭无泪，只是全身软得像棉花似的，我感到太疲倦了。

第二天，怎么等也不见母亲来。我没办法只得抱着美亚丽到“华盛顿高台”美军住宅区去上班。查理夫人一见瞪大了眼睛。我连忙解释说因为看孩子的人临时有事。夫人脸色虽现出不悦，但还是答应了，她说了句，注意别磕碰着孩子。看来她像是受到刺激一样。我来这里时，只向她说和美国兵结了婚，但丈夫是黑人又生下孩子，这些话都没有提。

这一天正是给地板打蜡的日子，手脚趴在地上干了一整天。夫人坐在沙发上一边织毛衣上边和我聊天儿。当谈到我的情况时，我就把昨夜母女的争执和今天正发愁的事都说了一遍。还把汤姆来信想叫我和孩子去纽约，但我失去了主张等等情况都说了。我早有离婚的想法，但如今又犹豫不决，进退两难。

“他在做什么呢？”

“在当护士上夜班。在美国，男人也可以当护士吗？”



“不过像打杂工一样的吧？有色人种在那里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的。”

有色这个名词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知道那虽然是指的黑人，但对于黄色人种的我，也是不能忍受的。

“大讲民主主义的美国，怎么会有这般的差异呢？”

“那没办法，有色人种缺乏教养，凶暴，不诚实，不清洁，是不能接近和交往的人。你打算和他离婚，这确实是明智的。我同意这种做法，日本人还是嫁日本人最好。”

跪伏在地板上的我，感到夫人对我的立场和对在本国的黑人看法是相同的，心里有些憋气。但她的本性是善良的，我也就下加以计较。愿意和她谈下去了。

“我虽然是南部人，可近来有色人越来越坏，所以认为纽约也是这样的呢。有色人终究是有色人，纽约大概有上百万人之多呢。不过，我可以断言，他们一个人也下会得到幸福的。你是从日本去的。当然不包括在这些人里面，美国的民主主义，只限于把黑人解放了出来而已。但其结果究属好坏？谁也说不清楚。”

查理夫人对我讲的全是她的心底话。但在我看来，却认为她是竖起红毛在威吓着我呢。

美亚丽在厨房里大声地哭着。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少爷从学校回来看见了美亚丽。

初则做出各种恶作剧。继则抓住她那黑色卷曲的头发，拉着到处走呢。

## 第四章 远渡重洋

有人会认力我是犯了老脾气，故意对抗查理夫人的忠告才突然决定去美国的吧？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对查理夫人所说的话，根本没往心里去，记下的只是关于纽约有上百万黑人的事。

母亲责问我，怪罪我，到青山公寓取回信后反复地怂恿我，我都未曾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妹妹认为我是她的累赘，元端地怨恨我，我都不以为意。自己的亲骨肉居然要把我赶出日本，却更激发了我的斗志。即使我对汤姆仍然保持着恋情，也决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我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白天坐着满员的电车去上班，夜里回来很晚，还得抱着美亚丽去洗澡，这种生活使得我一天下来疲惫不堪。但我也决不想向汤姆求救。我当时决心似铁，谁也甬想说服我去美国。不管什么言语，也不管什么理由，或多少封汤姆的来信，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但，有一天，只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场景，却顿时整个改变了我的态度。

这个场景至今还犹如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一样，似梦境却又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夏末的一天。我在这炎炎夏日的晒下，一直在查理家上着班，无休止的劳动生活使我已经筋疲力尽。公休日照例本该出去四处推销黑中物资的，今天我却想舒服地休息一大。我多么想在一天之内别看到母亲，任我自由自在，这样美亚丽也会高兴的吧？在四席半的狭小屋子里，一任被褥散

乱，好好松弛松弛，也可以和美亚丽在一起，岂不是一举两得？

正如我所想的，当美亚丽早晨不见祖母来，也不见我出去上班时，她高兴极了。就把各种玩具全都搬到我的枕边来。并教给我怎样玩儿。这些洋娃娃、小电话，还有“过家家”的全套玩具，都是我从美军商店买来的塑料制品。

“喂！喂！你是妈妈吗？”

“是的，你是美亚丽吧？”

“是啊！”

电话的游戏方法，孩子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在“过家家”当中，用着各种小刀叉、羹匙之类的东西，做着米饭、酱汁汤。炒牛蒡丝之类的菜肴，正是和外祖母一起生活的照搬。

“妈咪！请喝酱汁汤呀！对身体会有好处的。”

“好！好！”

“妈咪！怎么不见米饭减少呀？饭也要多吃。”

“是！是！”

懒惰的妈咪只穿着衬裙躺在床上，把蛋糕和可口可乐放在手能够到的地方，不问时间早晚，边吃边喝边陪伴着孩子玩。在每天的长时间劳动之余，今天能这样亲散真是快活极了，美亚丽像是懂得我的心境似的，非常听话。有我在她身旁陪伴，她咯咯地笑出声来，显得更加活泼可爱。当我困倦地打起盹来时，她决不打扰，静静地任你睡去。这也许是因为孩子和不喜欢自己的外祖母在一个屋里，自己单独玩惯了的缘故吧？

我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感觉到窗外有人在喊：黑孩子！黑孩子！睁开眼又像是在梦中。

午后不知是谁忘记关闭公用水笼头，外面响着流水声。我呆呆望着露出木纹、布满补痕的顶棚。突然发现美亚丽像出了什么事，我立即坐起身来。

“美亚丽！……”

美亚丽问窗外探出半个身子，仿佛没听到我的呼唤，不知她在做什么。接着，她返回身用右手抓起一个可口可乐的空瓶放在草垫上，又忙着用两手抓起两个拔了塞子的瓶子，再次把身子探出窗外。

“美亚丽你在干什么？”

我站了起来，向外观望着。窗外集聚着几个同一公寓住的孩子，张着嘴站在那里。从美亚丽倒拿着的瓶子里，可口可乐的黑色液体，不留情地喷射在这些孩子的嘴上、鼻子上和眼睛上。

我想立即制止她。但，美亚丽侧着脸，两眼直盯着我。眼睛里五满了愤怒和怨恨，放射出残酷、黯淡的目光。和父亲一样的厚嘴唇，象抽搐似的歪斜着。我对这个场景深深地理解了。窗下的孩子们都是美亚丽的仇敌，我每天早出晚归，虽没有亲眼看到，但听母亲多次唠叨说，公寓里那些爱淘气的孩子经常追着欺负美亚丽，一刻也不能大意。我对这些孩子早有耳闻。低房租的公寓，所谓穷人人院的孩子们。父母很少能给他们买玩具。所以见到美亚丽的黑皮肤和弯曲的头发感到好玩儿，便追逐起哄，今天美亚丽对他们狠狠地进行了报复。

我又把没打开塞子的瓶子替她打开，一声不响地放在她的身旁。我和我的女儿站在一起憎恨这些日本孩子。不知美亚丽到什么时候才能解了气，我愿意支持她发泄到最后。但，她并没有发疯，当她发现我这样做时，

便停住了手呆呆地望着我。她的眼色、面部表情都现出虚脱般的疲惫不堪了。

“关上窗户吧！美亚丽。”

“嗯！”

“你不和妈咪睡午觉吗？”

“不睡。”

“请原谅。妈妈睡着了。叫美亚丽感到寂寞了吧？”

“嗯！”

窗子关上后吹不进风来了，屋里顿时热起来。我不由得紧紧抱住了美亚丽那幼小柔软的身体。从我的身上，从美亚丽的身上都渗出汗水。我俩互相在汗浸中长时间拥抱着。

“美亚丽！”

“嗯！”

“去美国吧！爸爸在那里。”

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些话呢？我自己也惊奇不已。在我面前，美亚丽像春天绽开的花朵，脸上浮出了笑容。

“妈咪……”

美亚丽把脸蛋儿向着我那被汗浸得湿淋淋的胸前贴了过来，我更加用力地搂住她，心中感到茫然。

到美国去！到汤姆的身边去！这个想法就是在这时，突然涌现出未的。突然涌现而山，又被美亚丽的笑容肯定下来。这一点我确认无疑。既然在日本我们母女不去得到幸福，那么我们除了离去是别无选择的了。查理夫人说，纽约有上百万黑人，到了那里美亚丽就会有了自己的朋友。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心中，就决不会有像今天这种突发的复仇意识了吧？对我来说也会有人真心实意地安慰和关怀自己了。像现在这样，即使睡上一天，也解除不了精神上的疲劳啊！尤其是最近，就连最亲近的母亲和妹妹节子，都为了不影响她们的幸福而恨起自己来了，这些将使我无法忍受。去美国吧！到汤姆的身边去！不这样是无法打破现状的。

这天夜晚，在美亚丽睡了之后，我第一次给纽约的汤姆写了信。

亲爱的汤姆：

我因为忙总也没能给作写信。美亚丽很结实，她说想早一天见到你。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去你那里，请来信告知，办理出国手续一定很难吧？去纽约时带些什么好呢？能吃到米饭吗？美亚丽不喜欢吃面包，真叫人为她发愁。在公寓附近能给美亚丽找到小朋友吧？你还在做护士工作吗？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其它工作呢？我和美亚丽几次过渡重洋前去辽阔的美国，只有依靠你一个人了。我诚恳地拜托了。盼你早日寄来回信，我等待着呢。

你的笑子和你的美亚丽

我反复读了两遍，既无风趣又无俗气，好象公文通讯一般。我不由苦笑起来。虽没有分条书写，但也罗列了几项提问。不过，这些都是应该询问的事项。再说最后那句在辽阔的美国只有依靠你一个人、我拜托了之类的话，是我真正的心里话。长久干那类似打杂工的护士工作，确也叫人难以忍受。

封好信，第二天上班时投入了邮箱，当信封叭地一声落到信筒底部时，我猛地怀疑起汤姆让我去美国的动机来了。在纽约既然有上百万的黑人，为什么汤姆不在其中重新选一个配偶呢？留在日本的我和美亚丽对他未说，没有任何责任的逼迫，为什么他不做为露水夫妻简单地一丢了事呢？一个头发

黑直、皮肤黄色的日本女人，汤姆为什么还要当作妻子迎接到纽约去呢？

原因真不容易明白，起码在当时的我，是弄不明白的。也只能认为是汤姆仍在热烈地爱着我。这真是富有戏剧性，不，是富有着浪漫谛克的啊。我不由暗暗地感到满足。但，这对我总有些不协调。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与汤姆的纯洁爱情相比，我去纽约所包含的爱，则多出自实用主义，二者是难以保持平衡的。往最差了说，我之所以想到汤姆那里去，并非出自爱情。不是吗？我只是为了美亚丽，为了美亚丽能得到幸福，才下决心到纽约去的。

这天，在查理家装有冷调的客厅里，聚集了七位夫人的朋友，在办午宴。这些人多半是去箱根避暑的。在开始上班前回到东京，午间来到这里消磨炎热的时光。

为此，我忙碌地穿梭于厨房与餐厅之间。炸马铃薯，端烧鸡肉，撒下汤盆，送上冰糕杯。往返于冷气装置的房间与冒着煤气火焰和烹煮抽烟的厨房之间，使人难以适应。在冷调室里头脑清新浑身凉爽，迈出一步，顿时湿热的空气几乎令人呕吐似地感到不愉快。在厨房面对专人灶，身上出满了汗，到客厅后，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寒冷，又使人经受不住。

美国女人爱说，爱吃，爱笑。在我把肉和菜肴盛上送去。把空的脏盘撤下来回到厨房的当口儿：她们那伟大的胃袋已经装得腻烦了。也许因为吃得过饱才喋喋不休，以此来帮助消化的吧？她们说话的声音本来无需过大的，但高声大气仿佛是她们唯一的目的。话题不一定，我每次送上一些什么，她们的话题都在不断变化，谈的先是什么东西已不时兴了，裙子越来越短之类。你刚听出个头绪，忽而又转到蛋糕该如何做这一话题上。刚谈了一半又畅谈起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一些消息，她们情绪高昂，无所下谈。

吃完饭后开始享用水果和点心。大家离开圆桌，回到了安乐椅子上去坐。这时的话题转到密西西里州发生的黑人暴动。我忙着把饭桌上的餐具送回厨房去，在往来走动当中听到了这一谈话内容的片断。

“是那样的；对有色人的姑息手软是最要不得的。在林肯以前就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黑鬼们被解放出来之后，毫不知道感恩，他们已经忘记自己过去是奴隶了，真可气！”

“是的，黑人能够参加军队，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吧？”

探出身子高谈阔论的是查理夫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新奇的事，于是便分外地注意听。

“有色人被光荣的美利坚合众国陆军召去当兵，他们也许在战争中干得不错。可是，在和平之后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司令部很快地把黑人送回国内，并下令退役，你们知道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吗？”

大家都想听听原因何在。查理夫人洋洋得意地仰起她那长满雀斑的大脸。

“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娶了日本女人。黑人生殖力旺盛，所以都生了孩子。联合国军为什么必须负担这些累赘呢？这就是遣返的理由。”

接着，查理夫人又压低声音说道：

“我家这个女佣就是与黑人结过婚的，她的女儿就是黑孩子！多可怜啊？她被骗结婚还生下了孩子。黑人士兵，简直不像话。真叫人没办法！”

为了避开人们好奇的目光，我得赶快离开才行，当我从凉爽的房间返回热气腾腾的厨房时，一阵头晕眼花，身子打起晃来。

查理夫人的谈话中充满了矛盾。美国兵和日本姑娘结婚的不只是黑人。确实由于这个数字太大。军事当局大吃一惊。做出各种限制，开始阻止现役军人搞国际婚姻。但适用这一禁令的同样有白人士兵和日本女人的“结合”。不少日本姑娘和白人结了婚，并且也生下孩子。可悲的是，那些相信白人丈夫会带自己去美国定居的日本妻子，却连此人回国后的地址也打听不出来！这些例子不在少数。当然我不能把这些全部统计下来，但查理夫人所说的“受骗结婚并生下孩子”被黑人丈夫抛弃了的日本女人，远不如因上白人的当而悲痛欲绝的日本女人多吧？美国占领军在和平之后遣回在日本的黑人，是另有原因的吧？

从厨房通往外面的门，是钉着铁纱的，夫人嘱咐要时常关好，防止飞进苍蝇来。纱窗倒是飞不进虫子来了，但风也吹下进来了。我在这蒸笼般厨房呆的时间长了，会渐渐失去思考能力的。

我真想叫喊着把通向客厅的门踢个粉碎。

你们在胡说！胡说！胡说！

我不是被骗结婚生下孩子的，汤姆和我是正式恋爱结婚的。孩子是我下决心生下来的，汤姆并没有骗我。他在纽约正盼望着我们去呢。同时，我们不久也就要去的！

是你们弄错了。有责任感的，懂爱情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黑人比起你们这些人来，要高尚得多了！

如果我用带有黑人口音的英语高声喊叫出来的话，那红毛、雀斑、褐色眼珠的女士们会吓得浑身发抖，从地面上跳起来的吧？但，全身燃着怒火的，我向反方向的门撞去，我撞开的门不是通向客厅，而是那钉有纱窗通往外面的门。

下午的太阳炽烈地照晒着，我拖着失去平衡的双脚，蹲在青青的草地上。本想对那群美国女人愤怒抗议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这一顾虑退缩使我陷入混乱之中，我因不能制止这些女人的信口开河从内心感到遗憾。她们把世上的人分成使用人和被人使用的人两种，这种也适用于“华盛顿高台”住宅区的美国人与雇佣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上了。汤姆永远是上夜班的杂工，我永远是人家的仆人，难道将来美亚丽长大同学也得做仆人供白人使唤不成吗？

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头顶上的太阳把我烤得有些眩晕。闭上眼睛后仿佛也能看见血一般的红色太阳。我故意睁开眼睛，像要把心中的愤怒和憎恨用来向太阳对抗以求得镇静似的。这时在邻居干活儿的女佣，正好出来晾晒衣服，见我这个样子更跑了过来。

“你怎么了？不要紧吧？”

她可能认为我患的是贫血症的吧？也说不定是在患脑溢血。但我没必要作解答。

“我决定去纽约了。”

所答非所问。对方会不会认为我是神经错乱呢？可能由于太阳光强烈的照时，使我的视为发生了紊乱，对方的表情看上去只像一幅抽象派的画。有红的黑的绿的球形，似火花般交叉地飞来飞去。

查理夫人从厨房探出头来呼唤着。

“你在做什么呢？饮料不够了！快端上可口可乐来！喊了你好几遍，你没听到吗？”

啊！拿可口可乐……我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跑到厨房，眼前仍然感到五彩的火花在飞舞。

我从冰箱取出几个瓶子，一个个拔去塞子；一面拔一面想：如果像美亚丽一样。把这些饮料水统统浇在查理夫人她们身上，该多么解恨呀？但，事情却不能这样做。在这个住宅区内，换个地方干活几倒挺简单，不过，到了新户后重新从美军商店办手续购置黑市物资，就麻烦得多了。以后若被查理夫人揭发，说不定还会坐牢的。我只有忍耐才是。我把泡着冰块盛着柯拉的玻璃杯放进托盘，与进入客厅时，这些女人的话题又转到电影评论方面去了。他们对我连一眼也没瞧。

汤姆接到我的信后写来了回信，那已是一个半月以后的事了。回信那么晚，我几乎担心汤姆是不是会变了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又该怎么办？我也壮起胆子做了最坏的打算。

正在这时，汤姆的信却直接送到我的公寓来了，是船邮。怪不得这样慢呢，原来是以航空信投寄的，因邮费不足，未经退还本人，便以船邮寄出了。美国邮局竟这般蛮横，真令人生

看了汤姆来信的内容，也很令人不愉快。把他接到信后的喜悦心情反复说个没完，但对我母女如何去美国一事却只字未提。叫我给他寄去美亚丽的照片，说他母亲年已六十，身体健壮，从亚拉巴马来了信，上星期几次梦见了笑子等等。写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对我提出的问题却避而不答。

我很失望，当晚便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汤姆：你的信是从海上寄来的，下回希望你用航空信，不要贴错邮票，这封信中没有答复我的问题，下次一定要写得具体些，好吗？一、关于我们去美国的手续应如何办？请详细告知。二、从日本携带什么东西去好些？三、你的公寓附近有无美亚丽的小朋友？四、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五、收入是多少？

以上五个问题，请你一一写清楚。美亚丽和我的照片近日寄去。

笑子

为证明我内心的焦急，我信中接连写了具体、详细、清楚等字样。简直像小孩的语调。

因为汤姆糊涂，所以只好如此。

但，这次汤姆的回信却仍是船邮，和上次贴的邮票相同。邮资贴得较船邮多了些，按空邮又不足。看来，非得在信中写叫他去邮局打听一下邮资才行哩。

汤姆的信总是答非所问，像在做文字游戏。看来年初我不得不亲自到皇宫前的美军司令部去一趟了。自从下决心去纽约以来，这半年时间内我一直焦急地盼着汤姆的信。可是光这样是不行的，我必须得亲自行动起来。在总司令部里有关退役军人的档案一应俱全，我来求得他们的帮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位专任的事务官员笑嘻嘻地接待了我，问了问关于来信的情况，最初到这里来就好了，事情眼看着已有了眉目。事务官员向我问过汤姆的住处，然后时哒哒地用打字机打了出来。他向我说：汤姆应办的手续和签名都由司令部代为办理。把我的住处也打印下来，并和气他说：在一十月之内有关文件便可办妥，你在夏天就可以去我们美国了。我为了谨慎，提出要汤姆结司令部寄信时按航空邮寄。事务官说。联合国军的文书往来不贴邮票。并拿出信封给我看，我这才放了心。

“美亚丽，我们能去纽约啦，用不了一百天就能到了。”

美亚丽听到这一消息后，是那样的高兴。她那表情我至今仍难以忘记。她眼里闪着光亮，小白牙毗出唇外。从这天起，她开始变得开朗欢快了。听到窗外的小孩子们叫喊黑孩子。

她只是望着我一笑了之下加理睬了。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悲伤地沉默不语。

美亚丽的变化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使我更加相信自己这没有做错。我兴冲冲地为“离开日本”做着准备。

关于从日本带什么东西去，汤姆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在编号二的后面写着“HASHY”，使我伤透了脑筋。结果弄清是筷子时，我简直灰心丧气到家了。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再也不向他请示了。

汤姆的意见一点也不切合实际，所以我只有凭自己的想像做长久离开日本的打算，把应带的东西收集在一起。首先是我和美亚丽的衣服和衣带，送给汤姆近亲的日本布偶和扇子，还有梅干、咸海带和木松鱼。汤姆来信说的筷子，我把涂漆的和一次性的都各准备了十份。

但谁知在美国能不能买到大米？

我去向查理夫人。

“南部常吃米，北部常吃马铃薯。”

听了这话我才放了心。想起在战争中进口大米的情景。我于是准备了五升。

每次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一再嘱咐美亚丽说：

“多吃点儿吧！不然，到了美国就吃不上了。”

“美国不吃米饭吗？”

“那里吃不到这么香的米饭。”

“咸菜呢？”

“不知道。”

“酱油也没有吗？”

对了，酱油也得带一些去的。盐和调料能用多少日子，我简直无法估计。

“简直像到深山老林里探险去的一样。”

母亲看到我准备下的东西像座小山，不由惊呆了。

“这些都是不好买的东西嘛。”

“那倒也是，在我们家里，出国还是从笑子开始的呢。”

“连祖先们也会吃惊的吧？”

这话并非在挖苦人，过去自己曾对母亲利妹妹的态度非常气愤，恨不得杀死她们。但是，一旦决定要离开日本时，反倒依恋起她们来了。我生在这个国家，至今已生活了二十八年。当想到离开日本，恐怕今生不再回来的时候，比起怨恨来，那依恋之情更为强烈。

启程定于四月二十六日。我和孩子的衣服装满了三大箱子，这是在一星期前就准备好了的。那时，我一面注视着美亚丽，一面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孩子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五年之久，但用不多长时间，她就会把日语和在日本的生活统统忘记的。说是伤感吧？会被人笑话的。但即使是伤感，也是人之常情啊！当一个人离开祖国时往往沉溺于伤感之中，这谁又能责怪他呢？这时我忽然想起带着美亚丽去出赏花。去处是靖国神社。

带着美亚丽出去玩儿，我这是第一次。由于距离去美国的日子近了，美亚丽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相信她是能够抵制来自那么多人的残忍目光的。我给她戴上小白帽，把为出发那无准备好的全套新衣，都给她穿在身上。

“美亚丽你喜欢去看花吗？”

“看花？”

“是的，现在樱花正在盛开，樱花只有日本才有呢。走！看去吧！”

“日本的花？美国没有吗？”

“没有。”

“美国有什么花呢？”

“妈妈也是第一次去，不知道。”

“是吗？妈咪也是初次？”

美亚丽高兴地大声笑着，她为了能去看花而兴致勃勃。我在提袋中放了些糖果、饼干、三明治、水果等吃的东西。装得满满的，像去野餐一样出发了。

靖国神社的樱花正在盛开。花节阴湿的天气继续了几天后，今天终于放晴了。春天和匠的阳光普照着大地。

“好看吗？美亚丽？”

“嗯！”

“好好地看看吧！这是日本樱花，英语叫切利·布劳莎姆。”

“切利·布劳莎姆。切利·布劳莎姆。切利·布劳莎姆。”

“那边颜色浓重的八重樱，还不到开放的时候呢。”

“嗯！”

“看！这边的全都凋谢了。多么好看啊？人们称做飞雪落花。你说一遍，飞雪落花。”

“飞雪落花。”

年幼的美亚丽看来并不那么感动，但我却完全陶醉在这落英缤纷之中了。

对于赏花这种雅兴，在我家是不曾有过的。从战争当中到战后的今天，从没有考虑这种事情的闲暇。这次是忽然想到的。对我，对美亚丽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花。

樱花从近处看，纤细的花瓣，那香和色有着令人爱怜的微妙感。稍离远些看，又像花云彩霞那样令人惊叹。樱花像梦一般洁白、淡雅，如烟似雾。这种脆弱、易逝、美丽的花，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是很难寻到的吧？我被埋在落花之中，多么想回味一下生长在日本的幸福啊！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日本是个美好的国度，但不幸，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已经再也住不下去了。

坐在长椅上，打开我们带来的食物，拔去可口可乐的瓶塞，用它代替赏花酒来喝吧！吃着三明治，啃着苹果，美亚丽和我相对着下意识地笑了。风和日丽的春大下干，赏花并野游的人不大多。人们看到我们母女时，停下来用奇异的目光看了又看。今天对我们来说就不那么感到难为情了。这时春风拂面，我们感到心情舒畅，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当想到前往丈大等待着的美国时，一定会联想起国际结婚时的豪华景象，也会幻想出在春天的空中乘着银翼旅行的美梦，但，联合国军为我们准备的却是一艘货船。与汤姆回国时乘坐的船一样土里上气，但我已顾不得讲究这些——讲究也是没用的。我们从横滨出发了。



母亲前来送行，妹妹节了没有来，她连饯别都没到场，做得太绝情了。而母亲在一旦要离别之际，却显得那样痛苦。从我开始做准备时起，一直就在我身旁转来转去，总想多相聚一刻才好。在船将要起锚时，她已是泪水滂沱位不成声了。

“笑子，水土变了，你要多保重身体。别忘记写封信来！”

他断断续续他说道。

说来很遗憾，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叹息，母亲的眼泪只能被认为是催我快走，什么水土变了，只不过是老一套寒暄，倒使我感到好笑。这个送别场面只能引起我的反感。到昨天为止的一再依恋之情，现在似乎已经全部被清洗干净了。

“美亚丽，祝你一路平安！”

美亚丽的反应很冷淡。只说了句。

“姥姥。再见！”

船驶离了码头。美亚丽长时间地向外祖母挥着手，我催促她走进了船舱。

船舱——那只是一个窗户很少、黑暗狭窄的房间。摆着连翻身都困难的几张小床，并且是上下层的。

在这个房间里，从今天起就要长时间聚首生活在一起的是七个日本女性，其中三位是留学生。她们很快装出一副和其他四个人种族不同似的面孔，成为特殊的一伙。

另外的四个人当中，除了我，还有两个带着孩子。一个带的是淡茶色头发、蓝眼睛的男孩子。她的提包名牌上写着志满子·弗朗乔里尼。这女人身材高大，圆脸上描着向上吊的眉毛，看来很不协调，但却爱装模作样。当她第一眼看到我，又把目光移到美亚丽身上时，竟像美国人一样发出轻微的惊诧声：“噢！”并耸了耸肩膀轻蔑地撇了撇嘴。

没有带孩子的名叫丽子·麦密。她真像是鸡窝飞出了的凤凰一样，是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子，也就是二十出头吧？皮肤白嫩，头发乌黑，一双大眼睛，穿着也挺讲究。不管从哪儿看，也使人感到是个无可挑剔的姑娘。对人彬彬有礼，不象志满子那样傲慢。在初见面时，她露出洁白的牙齿，客气地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好象贵夫人一样，使我非常感动。她比那几个留学生还显得优雅大方，给人好感。她竟然乘这种简陋船只，真令人为她惋惜。

最后的一位，真够直爽。

“我叫竹子·加里南，你男人杰克逊也是黑人吧？我丈夫也是黑家伙，请多关照。做个朋友吧！”

冷不防被她这么大声一喊，当时使我惊慌得答不上话来。

竹子的孩子比美亚丽大一岁，是个男孩儿。这孩子黑得很，象煤球儿，又象黑铁壶，黑得无法用言语形容，比我的美亚丽可黑得多。像这样黑的人，说真格的，是很少见的，和母亲的直露相比。这孩子有些内向。他看到我都有些羞怯。但当他看到美亚丽后，眼里立即闪耀出兴奋的目光，这决逃不出我的眼睛。

“凯尼，有了女朋友，这太好啦！来！互相握手吧！怎么？不敢伸手吗？这是凯尼。快说请多关照呀！没出息的孩子。亏你还是个男子！”

受母亲的鼓励和嘲笑，凯尼怯懦地伸出手来，美亚丽毫不犹豫地紧握了他的手一下。

“我叫美亚丽，请多关照！”

我同时望着竹子和凯尼的脸，替美亚丽寒暄过了。美亚丽第一次遇到同龄同肤色的小朋友，我替他高兴。美亚丽立即把自己的玩具拿了出来，又开始好奇地摆弄看凯尼的玩具手枪。我见到这个情景，更加感到去美国确实会对孩子有益。这比什么都强。

志满子的孩子嘉米，把空着的一张上层床铺占据了。竹子和我只好各自和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这夜，我对着美亚丽的耳朵轻声说道：

“多好啊，你有了小朋友。”

美亚丽也同样趴在我的耳边说道：

“妈咪，那孩子怎么那样黑呀？”

我听后一惊，幼小的美亚丽是还没有十分注意到自己的容貌呢？还是与凯尼做了肤色比较后说这话的呢？我不大明白。

在船里只是通知按时间吃饭，除此便是身边那一望无际的碧蓝海水，单调的生活使人寂寞、厌倦。多亏有竹子。加里南相伴，我们还不太感到时日难挨。

不久我就发现竹于是个心肠挺不错的人。凡事总爱较真儿，恐怕一辈子也不肯忍辱低头的吧？首先她看不惯留学生们表现出的那种高人一头的优越感，她们越是躲着我们，竹子越是粗暴地找上门去吵架。

“怎么？还摆出一副清高派头儿？留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做学问的人难道就应该不理人？”

留学生们皱着眉头，相互交换着惊诧和无可奈何的表情。起初她们仿佛对竹子不屑一顾似的，后来有些忍耐不住了。

“我认为知识分子还不至于那么不通情达理吧？”

“像你这种人，也配去纽约？真是国耻！”

她们气愤得脱口嘟囔出这几句话。

当然没被竹子听到。他们是不敢把自己所想的事公开讲出的。竹子仍冷静不下来。

“哼！少装洋蒜吧！就这个劲头儿到了美国，说不定马上就会被白人迷住勾引上，到头来还得生个孩子出来。请多注意点才好！”

“你胡说些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原来是志满子。只见她那两道立眉吊得更直了，从床上蹬上裙子跳了下来，叉开双腿站在那里。

竹子一见大吃一惊。

“你这是怎么口事儿？我是冲留学生说的。”

“你说谁我管不着，可是你不应该指桑骂槐！”

“什么叫指桑骂槐？”

“你住口吧！你说和白人结婚是指什么？”

竹子这才听出原因，下由地笑了。

“你生的哪门子气？正式结的婚，又是丈大叫你去的，光明正大，这和勾引是不同的呀！怎么？难道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隐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和白人结婚的日本女人，据说生活是不会大体面的，到了那里，我们可得挺起腰板，才能再堂堂正正当起家来的，是吧。笑子！”

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叫嚷，好不热闹。我不想参加进去。只有美人儿

丽子·麦密静悄悄在一旁待着，一言不发。她从开始便晕船，脸色苍白，吃不吃饭。我对她最为关心。

## 第五章 如牛负重

关于我们乘船航行的路线。在这里有必要写下来。本来美国位于日本的东方，而我们的船只却向相反的西方游了下去。从印度洋入红海，掠过非洲大陆的北端，经大西洋，以美洲大陆东海岸的纽约港为最终目的地，船几乎绕世界一周。难得有机会周游世界。只是在各个港口不准我们上岸。仅在南方海洋让我们走出甲板看了看，热带的太阳火辣辣地的烤皮肤，使人不敢久留，又匆匆逃回船里。

美亚丽眼看着又变黑了不少。在日本时没有机会到阳光照射的户外去，一直被保护着的皮肤，如今一旦裸露在甲板上时，太阳光线都被健康地吸收了。尽管变得更黑起来，在母亲偏爱的眼里，比凯尼还是要白得多。说是黑色不如说是褐色，我这样自慰着。如果变得像凯尼，那就和非洲黑人一样了。

美亚丽和凯厄已变成一刻也离不开的情侣一般了，可以看出这是由于缺少朋友的缘故。

二人从未像一般孩子那样因为一点什么小事争吵起来过。尊重女性的国风已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体现出来。大一岁的凯尼就像侍从一般跟在美亚丽身后，而美亚丽却装作贵妇人似的让凯尼给她拿着玩具。

竹子对孩子们的事并不在意。我见到孩子相处得很好。也就放心了。

“你看！不像和日本孩子在一起时那样，受嘲弄受欺负，真是大好了。”

“美亚丽第一次找到了小朋友，变得活泼多了。真该谢谢你啊！”

“这还用说什么客气话吗？我们都是走到同一条人生道路上的人，只要一看这对黑孩子。难道你不对命运这种东西感到奇怪吗？”

“是呀，如果没有孩子，我怎么也想不起去美国的呀！”

“你也是这样吗？我自然也是，生下这个黑孩子，没办法，明知是山涧也得跳了。不过，美国这么大，说不定遇上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到了纽约可千万别上黑人的当。也许能过上两天好日子。”

竹子的丈夫、儿子都是黑人，但她却张嘴黑，闭嘴黑的，我听了惊奇不已。她抱起孩子时竟满不在乎他说：这孩子真叫黑！但是，从她的口气中感觉不出对黑人有轻蔑的意思。凯尼也惯了，从不见脸上有愁苦的样子。这确也是很难得的。这也许是天生的性格吧？我可模仿不来。

志满子的孩子嘉米，活像根豆芽菜，身体瘦弱细高，可能比凯尼大一两岁吧？同年的孩子没有不喜欢做朋友的，他不时窥伺着母亲的眼色，不久也偷偷参加到甲板上那两个黑孩子中间去了。凯尼和美亚丽都胖敦敦的，其中出现了嘉米这么个瘦高个儿，显着有点儿不协调。三人摆弄着玩具，只有嘉米感到很拘束。我和竹子看到这种奇妙的情景，不由相互交换着复杂的微笑。

志满子见自己的儿子和黑孩子一起玩耍有些不高兴。可能她往常就嘱咐嘉米不许跟黑孩子玩，所以嘉米一见志满子，虽然正玩得起劲，但看得出

他浑身像中了电一般四肢变得僵直。“过来！嘉米！上这几来！听见了没有？”

志满子是用英语呼唤的。嘉米像上了弦的机器人一般跑口去了。我一直在注意，嘉米根本不懂日本话，刚才他和凯尼、美亚丽说话时也是嘤嘤怯怯地，看来他母亲是彻底用英语教育孩子的。

好容易高兴地玩耍在一起的小朋友，被母亲拆散了。多么冷酷的母亲！嘉米又是多么可怜。我为他感到难过。

“活像白人家里豢养的一只狗！那孩子不说英语就成了哑巴。”

竹子嘲笑地目送着嘉米。

我把孩子托付竹子照看，来到甲板上。一来怕嘉米回去挨打，二来对丽子晕船很不放心。

志满子正在大声给嘉米念小人书。象嘉米这样瘦弱的孩子非常需要日光浴和运动，却被关在黑暗的船舱里长得像根嫩苗一般。有心说说又怕碰钉子，只好作罢了。

我走近丽子的床边，丽子见了我连忙往枕头下面藏起什么，脸上有些羞涩。

“怎么样？丽子小姐。今天脸色有些好转，晚饭可以起来吃吗？”

“嗯，习惯一些了。笑子小姐大为我操心了。”

“又何必客气呢？”

我借用了竹子的台词笑着说，接着坐在丽子的床边。

“你在做什么？”

丽子笑着从枕头下面取出藏起的那张照片儿给我看，是包着红皮儿便携式的照片框架。

“这是你的丈夫？”

看得出点头含笑的丽子眼中，充满着幸福和得意。我顿时像被吸引住了似的，凝视着照片。一张上是丽子的丈夫麦密先生身着美国陆军服和丽子并肩站着，另一张是麦密先生一个人的半身照。和丽子合影的那张上，他露出洁白的牙齿在微笑着；而半身像上的他，则严肃地闭着嘴唇向正面凝视着。

“哦！真是位美男子啊！”

我在惊叹之余说出了这句话。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呢。这人生得白净脸庞高鼻梁，热情奔放的眼睛。潇洒英俊。女人在这双眼睛盯视之下。说不定身体都会被溶儿了呢。如果和这样的男子相爱上，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女人也会紧追不放的。

难怪丽子并元孩子，却只身前往美国，其理由也就不问自明了，这位青年和漂亮的丽子结合，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儿。这进而不到迫于命运的国际结婚阴影，只能看到无限的幸福和谐。

我虽也带着汤姆的照片，但并未贴身收藏，也不曾取出偷看过，这种心心相印的甜蜜也从未感觉过，我去美国与其说是思念汤姆，不如说是为了美亚丽。对丈夫我承认是缺少真诚的。丽子是纯真地爱着丈夫，她和晕船作斗争，而她的丈夫是个不逊于妻子的美男子。——我在和这样一位美丽而幸福的人一起旅行，不由得开始对自己进行了剖析。我之达到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还是和汤姆结婚后的第一次。

我寻找机会和丽子谈话。谈话中得知她比我年青得多，刚刚二十岁。她是在十八岁那年秋天结的婚。她把丈夫的信拿给我看，我一点儿也看不懂。

“是西班牙语。”

丽子笑着说。

“你看得懂吗？”

“我学过的，懂得一些。”

我很羡慕她。在美国的上流社会，交际上习惯用法语或西班牙语。这方面的常识我还是有的。她告诉我说，她家在商业街上，开着大糕点铺，是很有名气的老店，如果想招个女婿入赘本来费不了什么事，但却嫁给美国富翁的少爷，看来算得上是有些攀高枝了吧？所以人们对他俩这桩婚事根本没什么议论。

那么，身为富家儿媳的丽子，乘坐飞机本是极平常的事，却为何偏要乘坐这般简陋的货船旅行呢？这就难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了。不过，美国的父子之间在经济上划分得很清楚。

据说富翁的儿子在继承父辈财产之前，都仍过着清贫的生活呢。所以我自己认为麦密先生一定就是这种名门的继承人。于是也就不再多想了。

不透风的黑暗船舱，经过热带时简直像大进了蒸笼一样。竹子和志满子不时地发生争吵，这倒使死一般的旅行寂寞中得到些调剂，但这个不利于健康的环境却总也摆脱不掉。丽子眼看着消瘦下去。志满子表现出焦躁，身体日见憔悴。眼窝子凹陷进去。我也一连几日食欲不振。神情依旧的只有竹

“整天闷在舱里身子骨儿会垮的，不如到甲板上去做深呼吸。光躺在床上哪行呀，走！

到甲板上去！”

竹子在发火似地动员着大家。

小孩子当中，嘉米首先支持不住了，胳膊腿儿变得越来越细长。可能是爱做梦吧？夜里时常哭出声来，惹得留学生们埋怨不已。美亚丽和凯尼一面回头看着大人，一面若无其事地追跑着玩耍。

“到底体内有着非洲人的血液，就是耐暑力强，和那发面饼似的白人体质大不相同哩。”

竹子自豪地大声说道。

在这漫长的航海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三个留学生的神态。这几十高傲的女人，在长达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中，竟没有一次向我们表达过接近。即使生了病也是三人之间互相帮助，从不接受我们的好意。她们时常聚在一起读书或练习英语会话。志满子听到说英语时也想参加到她们当中去，她也用消除H和减弱T音的白人特有的英语习惯，笑嘻嘻地上前搭讪着去说，而对方对她却毫不理睬。至于对带着黑孩子的竹子和我呢，根本好似没看见的一样。这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吧？在船上有很多美国水手，有些男人向她们问这问那，但她们认为这些人讲的英语粗俗，缺乏学识性，便对她们也很轻蔑。她们每人手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来目的是要在上陆前读完的吧？但由于晕船和酷热，似乎没能达到预期的进度。进入大西洋后，她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开夜车，整天手不释卷地读看书。这是女学生在考试前的临阵磨枪，这情景只能引人好笑而已。这些女人正如竹子所说，往往会迷恋风情而最终闹得不可收拾的。

总之，像这样目中无人毫不可爱的女人，居然竟得到美国的学问之神的青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航船终于在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抵达了纽约港。我早在天亮之前就做好了下船准备。匆忙来到甲板上，竟忘记了吃早饭。当远远望见映在朝霞中

那高楼林立的街衢时，我们兴奋极了。心想这回大家该抒发一下内心的激情了吧？但由于过度兴奋，心中想的却一句也说不出。只觉得胸中一阵阵地胀热，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突然，我有一种幻觉，就是汤姆不一定会来接我。因为他是那样呆痴，说不定会把船名、到达日期弄错的。好不容易来到盼望已久的纽约，如果丈夫不来接，我和美亚丽人生地不熟，该怎么办才好呢？我忽然有些踌躇不安，开始抽泣起来。

竹子说是住在布鲁克林，与我的去处方向相反。后又想起丽子说她的住址是八十四段，汤姆住在一二五段，彼此相距四十段。不如求她带领，说不定最后能打听到的。我立即向丽子身旁跑去。

“丽子小姐，能不能把你们那位给我介绍一下呢？两家住得很近，不如我们一起走，好吗？拜托了！”

丽子换上了一件蓝色带花边的连衣裙，这一来显得更加美丽而温雅。可能由于很快和心上人相会的缘故，使得她精神焕发了吧？她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又变得象一汪秋水了。

“好，可以的。”

竹子凑过来说。等我安定下来定去拜访你的。两个月的旅途生活结成了友谊。看来纽约也并非无一相识的了。这也可以说是坐船的一大收获吧？尤其是这位富翁儿媳丽子小姐的住处离我们家近在咫尺，步行不多时就可以走到。这事再好也没有了。我心里踏实下来。说不定我明天就得为了家庭生计出外谋职，而人家丽子肯定会象燕尔新婚一般过一段安适生活吧？同坐一条船，吃住生活在一起：如今回想起来，简直如一场春梦，醒后却奔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去了！

我的忧虑成为多余，汤姆来了。他站在码头，身穿蓝色棉布裤子，黄衬衫，在人群中特别显眼。我挥着手，他很快发现了我。

“笑子！美亚丽！你们来了！”

他露出白牙挥舞看双臂。

“那就是爸爸，美亚丽，那就是你的爸爸！你快向他摆手呀！”

两年前的事，五岁的美亚丽已经忘记了。她按照我的话怯生生地摇晃着小手儿。

尽管极力保持冷静，但久别重逢终究是富有戏剧性的。尤其在经过长时间苦热的旅途之后，更令人难以控制感情。就连我这样的女人，也居然在汤姆的怀中流泪不止，美亚丽望着不停地亲吻着流泪的妈妈，口里重复着“我爱你”的黑人父亲。从内心感到吃惊。她睁大圆圆的眼睛，说不出一句话干。

“终于，终于到来了。”

汤姆一手抱起美亚丽，一只手按在我的胸前，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也许哪儿的人们都是如此的吧？下船之前千叮咛万嘱咐相约互助，但当见到各自的丈夫后，竟无一个将他介绍给旅途中的朋友，各自陶醉在家人相逢的欢乐中了。至于留学生看到我们这些女人和丈夫狂热地拥抱、接吻，不知投以什么样的目光呢？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三个大旅行皮箱，与僧人袋一般的提兜，盛放玩具的网篮，——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财产。这些东西是怎样搬到哈累姆公寓去的呢？在这里有必要写下一笔。旅行皮箱里面放的是大米、调料之类，要是让我拿它就是喊着号子双手使劲，也不过仅仅能提到离地十公分左右。可这般重量的皮箱，汤姆

自己就一次抱起三个来。一只夹在腋下，另外两手各提一只。

他一面回头望我们，一面点头向前走着。走路已是极困难的了，他不再说话，我急忙提起提兜和网篮，用一只手领美亚丽在后面追赶着。

“独立自主地下铁道”——这一名称用英文写得冠冕堂皇，但当我们乘上车后，它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足以使我惊心动魄的了。

难道这就是美国吗？当真……？

我怀疑地外视着发出咣一咣一巨响，颠簸摇摆不定的电车。这样陈旧的车体，恐怕已使用了几十年了吧？有的车门呈半开状一动不动，有的车门关闭着。每每到站停车，旅客从车门内外两侧推拉，结果纹丝不动，人们只好另找出入口去了。煤烟熏黑了的玻璃窗子，粗笨的木椅，比起日本电车来，只是没有那么拥挤罢了。这倒会使人对此产生一种寂寞之感的。

每个车站都呈现一片灰暗色，乘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衣着简朴。美亚丽每见黑人上车，眼里都闪着喜悦的光亮。她一定知道自己已到了美国。

但，我的心中却一直充满着困惑。

纽约的地干铁道很深。象钻出洞穴一般来到地面上时，感到一阵轻松。汤姆还在快步向前走。为了尽快从沉重的行李重压下解脱出来，早些到达公寓，我们领着孩子一路小跑。

被称为哈累姆的区域，是在一百二十段到一百五十五段之间，东西要跨过很长一段路。

而当我跨进这一地段时，顿时被周围的情景惊呆了。唔！原来这里是贫民窟！我不由脱口而出，高耸的灰色楼房有的高达十余层。但从那些窗子中吊出的五颜六色的东西，显得十分的杂乱刺眼，那是洗晒的衣物。破损的阳台上，黑人老婆婆和孩子们呆呆地在晒太阳。街上也到处是黑人在走来走去。人们都用疲倦的目光呆望着我们。

这就是美国吗？当真……？

在明信片上看到的纽约，林立的楼房好象是用糕点堆砌般的美丽，晴朗的蔚蓝色天空下，行人都穿着最时髦的服装，看来整个都市充满了繁荣和豪华景象，但我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天，见到的一切却与想象中的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家——是地下室。

谁能想象在布满几十层高楼大厦的都市内，竟会有人居住在地下室里呢？我心中感到郁闷。在哈累姆一所高楼前站住后，跟着汤姆走下台阶。

说是地下室，其实倒不如说是半地下室。为了维护汤姆那小小的体面，有必要说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住房的下半截是深入在地下的，而那另半截好歹还算在路面之上。因为钉有铁丝网的玻璃窗于是面向街道的，所以室内不开电灯也透着微弱的光亮，除了一间细长的住室外，里面还有狭小的厨房和厕所。——这就是提供我们一家上口生活居住的美国大都市的寓所。

有一只粗笨的床和一个沙发，这就是全部家俱了。连吃饭用的桌椅全都没有。

“妈咪，怎么和船上一样呢？”

这就是美亚丽的感觉。顶棚低沉，光线暗淡，隐约地散发出腐烂气味。真的和船舱里一模一样。想不到孩子竟立即联想到那令人腻烦的漫长的海上旅行。

汤姆问美亚丽在说些什么？我答道，这就是我们的家啊！我是想说明孩子的想法，不料却产生了误会，引起汤姆的一大堆后来。他滔滔不绝地表

白着找到这间房子是如何的不易。

“多亏运气好，全靠了好机会。你记得玛利琳吗？我的表姐，白皮肤金色头发的美人儿。表姐她离婚了。我和她谈起你和孩子要从日本来了，需要找个住处，她马上说我的房子空着，就请住在这里吧，起初她那个男人还不愿离开这里，于是表姐就搬出去了，从此这房屋的占用权就归了我。那家伙一个人再也呆不下去，便不得不勉强离去。结果把这张床也留了下来。”

作为汤姆的自豪和杰克逊家族荣耀的玛利琳，原来却住在这个地方，这使我重新认识到，他们一家没什么了不起。

在阴暗的厨房里，用一个坑坑瘪瘪的煎锅，我做出到美国后的第一顿晚餐。听说我从日本带来了大米，汤姆高兴得直翻筋斗。连说道：酱油也拿来吗？那么我去买鸡蛋来。说着他飞跑了出去。

淘完米，坐上水，点上煤气灶。这时我想起丽子被那位美男子丈夫接走后。一定乘坐凯迪拉克高级敞篷汽车。直接住进漂亮的新居去了。

在船上厌倦了千篇一律伙食的美亚丽，见到做熟了的米饭时，开始露出笑容，高声欢叫起来。摆上筷子，用敞口玻璃罐代替饭碗，盛上白米饭，连汤姆也不禁高兴地喊着：

“米饭！米饭！”

在咖啡杯里打进鸡蛋倒入酱油搅拌后，浇在米饭上开始吃起来。这顿烧紫菜、煮海带的日本菜，想不到竟成了在美国的第一顿佳肴。当我看到汤姆对生鸡蛋浇饭这种纯日本吃法，竟喜欢到了忘我地步时，感到有些无聊。室内通风不良，和船里一样酷热。这时只有我不想吃饭，放下了筷子。

我不愿闷闷不乐地沉默着，便闲扯起来：

“在同船来美国途中，交上了几个女朋友，她们也都是战争新娘。据说离这里不远，在八十四段。汤姆，那里住着富翁人家吗？”

汤姆一边舐着筷子头上的米粒，一边问门牌是多少号？

“我记得是威斯特一百五十号。”

这时只见汤姆的眼里显示出轻蔑的神情，他哼一声吼叫道。

“哼！不是什么好地方。”

说完这话他又接着去吃饭。他像是饿极了，只是低着头狼吞虎咽着。

有关丽子住处的谈话，就这样被汤姆一句话打断了，我感到有些惊异。但再一想，像财主讨厌穷人一样，穷人对财主也是无端憎恶的。当汤姆听我说同船的日本女友嫁给一个富家公子时，作为男子汉他可能感到愤怒的吧？后来一想，自己何必产生误解呢？总之，应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在没有弄清周围环境之前。还是不去看丽子为好。

吃饱之后，汤姆稚气地喊着困了，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噜呼噜地睡去。美亚丽跟在我身后在狭小的厨房里小心翼翼地走动。但当我打开皮箱从里面取出衣物时，忽然发现孩子已静静地躺在长椅上睡着了，我从衣箱中抽出一件皱巴巴的连衣裙，代替毯子盖在美亚丽的身上。

首先取出厨房用的东西，然后把夏天穿的衣服取了出来，其它东西仍原封不动放在皮箱里。想到将来的存放，家中却没有西服衣柜。我把房门打开看了看，结果发现有两个壁橱，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汤姆的裤子和衬衫又脏又皱地挂在橱门里面的钉子上。我打算在柜橱里拉起绳子，买一些衣挂把壁橱改造成西服衣柜。这是我明天的工作计划。但由于长期旅途使劳，即使这么个小计划也不是轻易能实现的。



埋进土中半截的房屋天黑得很早。当我面对这个家正无从下手时，屋子已经黑下来了，我无聊地呆呆望着熟睡的汤姆，并在他的床头处坐了不来。

黑暗中汤姆伸过手来：把我拉倒在床上。我像等待已久似的，也情不自禁地配合着汤姆动作起来，这时意识到屋子里还有美亚丽，这要让孩子看到可不太好，今后夫妻做爱必须避开孩子的耳目才行。可就这么一间小屋，要真正避开也真不容易。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拿得住靠不住，也只有有仰仗汤姆一个人了，这种心情像妊娠反应一样涌向喉头，使我更紧地抱住了汤姆。这可是我唯一的亲人啊。汤姆身上的狐臭气味比在日本时更加强了，虽说如此，我还是感到熟悉而亲切。青山公寓中的豪华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只有随遇而安了。

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汤姆的木床上坑洼不平，硬梆梆的床板硌着脊背使人难以忍受。汤姆气喘如牛。我开始呻吟，但又连忙强制自己不要出声，免得惊醒美亚丽。

当两人的身子分离时，都已大汗淋漓了。口干舌燥，闷热难当。我抬起头，猛觉得汗水又像结了冰一般粘在身体上。我不禁打了个哆嗦：美亚丽醒后坐了起来。她的影子映在长椅上，像只小猫在黑暗中轻微地呼吸着。她一定看见她的爸爸和妈咪在于什么了吧？我从床上爬起向厨房跑去。拧开水笼头，洗了儿把股。摸着手中擦干之后，用双手捧起水来，喝进口中。我立即皱起眉头，啊，这水太难喝了！这时想到在横滨码头上母亲说的话：水土变了，要多加小心啊！确实如此。就是在船中喝的水，也不像这里的难喝。东京早晨的水中尽管有强烈的漂白粉气味。也比这里的水要好喝些。这种水可不能给美亚丽喝的。美国人之所以常饮可口可乐。可能是由于不想喝这种带有恶味的水的缘故吧？水土变了，说明我真的来到了美国。想来，这含有苦味的水，是我来到美国后最先尝到的美国味道。

“汤姆！电灯该怎样打开？”

我故意大声他说道。

“我去开灯，你稍候一下！”

汤姆起身，在黑暗中穿上衣服。他也一定发现美亚丽已醒过来。

电灯亮了。屋子里被染成淡黄色。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顶棚上照射出微弱的光亮。到了夜晚，这屋子愈发狭小和暗淡，给我一个仍旧呆在船舱里的感觉，突然开灯，美亚丽的眼却眨也没眨，只是交替地望着我和汤姆。我故作镇静没去理会她。本来这属于夫妇间的正当行为，又何必在女儿面前畏缩呢？但说到底，还是不让她看见的好，而故意大声说话也正是出于一种掩饰呢。

汤姆在厨房（这十家里没有洗面间。所以洗脸、洗衣服。以至后来的洗澡，无不在这厨房里）洗完脸便刮起胡须来了。

我在这个屋子里大声地嘲笑他，尽量把美亚丽的注意力引向别处去，这很有必要。

“爸爸！你现在怎么还要打扮呢？”美亚丽突然问。

“嗯，不出去不行啊！迟到了可不好。”

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怎么？还要出去？到哪儿去呢？”

“去医院嘛！”

我当然没忘记他是个值夜班的护士。但。为了欢迎妻女的到来，今天

总该休息一天的吧？

“十一点以前必须到班上，明天早上七点钟下班。你安静地睡一夜吧！醒来之后会有好事来临的。”

汤姆呲着白牙笑道。

“今天是领工资的日子！”

我听了高兴地直拍手，接着用手臂攀着他的脖子接连地亲吻他，直到把他送走。在这种场合，妻子只有这样做才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我却在条件反射下，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

“你每月挣多少工资呢？汤姆。”

“每星期三十二美元。”

回答完这句话，汤姆当即走了出去。

三十二美元。一个月算来共有一百三十美元。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月收入折合四万五千日元，这样，一家三口人是可以过着富裕快乐的生活的。在日本每月能挣三万日元以上的人并不大。即使当初和汤姆过着奢华生活时，每月也不超过五万日元左右。”

自己在想些什么呀……我擦擦汗笑了起来。住进这样煞风景的居室，确实使人感到有些泄气。再遇上男人这样漫不经心，真是毫无办法。但有了这四万五千日元，是可以随时买一些新家俱的：即使这房屋简陋，也能过上更好一些的生活的。不知房租需要多少钱？但只要有这四万五千日元，今后还可以另找合适的房子搬家嘛。想到这里，我心里一下子变得轻松得多了。把美亚丽搂在怀里向她说道；

“你不要担心，美亚丽，爸爸说在妈妈来后要买许许多多东西呢，从明天起我们就出去买。凡是美亚丽喜欢的，我都会买给你的。”

我一面和她贴蹭着脸蛋儿一面说道。

美亚丽的小小心中可能知道再也回不了日本了吧？她没有说出缺少什么东西，对我的安慰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高兴。

“妈咪，我再也见不到凯尼了吗？”

她只是在想念着小朋友。

我一直安稳地睡到第二天汤姆回来的时候。在梦中我高兴地看到这间龌龊的房子，在一天之内便焕然一新，摆满漂亮的家俱，我们也打扮得像女王和公主一般美丽。

在没有拿着汤姆挣回的三十二美元。去附近市场买食品之前，我一直疏忽了对物价的考虑。对汤姆的收入够不够维持生活，它的基准不应按照日元换算，应该按我们生活的纽约物价作比较才能决定。我对这个国家真是缺乏了解啊。

当我买了面包、黄油、鸡蛋、牛奶、水果、果汁之后，才想到算帐。结果已用去一美兀七十先令。我有些奇怪，如果一顿早餐就需要这么多钱，中午的肉食，顶少需要三美元，晚饭得二美元五十先令。那么一天的伙食费就得八美元左右了，一个月呢？算下来不是二百四十美元吗？

一百二十美元多一点的收入，减去二十美元的房费，还有十美元的租房权利金，结果只剩下九十美元了。一家三口就只能用它来维持生活。一天三美元！老天！在这高物价的纽约，一天7美元能生活下去吗？

日元和美金的兑换率变化莫测，就更令人气愤了。总而言之，光靠汤姆的收入，我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饿死的。事实说明，我非得马上另找生

路不可了。

“有没有适合我工作的地方呢？”

“在五十六段地有日本饭馆，雇用日本女人。”

“当女招待？”

“嗯。”

“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可干了吗？”

“就业难啊！要是有好地方，我早就换工作了。”

“你不能换个白天工作的地方吗？”

“不行啊，太难啦。”

我听了只有叹息而已。

“五十六段，离这几远吗？”

“很近很近，曼哈顿区是比较狭小的，笑子是会很快熟悉它的。比起东京来要好记得多了。”

纽约市是夹在赫德森河与东河之间的三角洲。布鲁克林和奎恩兹都在河对岸，三角洲的一部分被称为曼哈顿，它像棋盘的格子一样，区域划分得井然有序。从了河万面数，一号街、二号街、三号街、勒克新顿街、巴克街、五号街、六号街……直至十一号街都是纵行街道。把它垂直切断分出若干段，门牌编号是从南面开始，越向北号数越大。我们住的哈累姆还是个较大的住宅区呢，从一百二十五段的哈累姆到那家叫“弥生”的日本饭馆，相距着八十段。步行走到勒克新顿街，从那里乘地铁，汤姆说在很近的车站下车就到了。他曾在那附近的旅馆洗过碟子，对这一带的地理比较熟悉。

“‘弥生’是个什么样的饭馆？”

汤姆张开两臂说，他没有进去过。接着打了个大哈欠便钻进被窝儿睡觉去了。

他的工作是日夜颠倒了的，所以不能去妨碍他的睡眠。

“妈咪，怎么不出去买东西呀？”

美亚丽记住了昨晚说的话，在催问着。没办法，我只好拉着她的手走了出去，总闷在这个家里说不定会得佝偻病的。与其在家中呆坐，哪如到前面街上走走，这对身体是会有好处的。何况自己又是初到此地，也有必要把左邻右舍仔细地看一看。

打清早起，外面便是人山人海的，这真叫我吃了一惊。看来是因为像我们这号住地下室的人家，都为了呼吸新鲜空气爬了出来的吧？左看右看全都是黑人。不用说，肤色长相都与与众不同的我，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了。不过，我带领着美亚丽，倒成了最好的身份证明。人们对我都没有表示出任何敌意，也没有人向我投以恶意的目光。因为我是美亚丽的母亲、看来很快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了。

“您是从日本来的汤姆太太吧？”

邻居的大婶向我问道。她的脸上手上布满了皱纹，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婆婆。我们立即交上了朋友。老人还爽快地答应，当我午后去“弥生”上班时，可以替我照看美亚丽的。我的运气并不太坏，遇上了好人，使我心里踏实多了。

对面地下室住的人家，是个多子女户。和美亚丽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女孩子把美亚丽围了起来。不用说，这些孩子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这一天看来运气不错，当我来到五十六段的“弥生”饭馆时，这里的

三位女招待，恰有两人因打架离开了这里。我介绍过自己，并说明昨天才来到纽约的。女主人看来知道我不会讨价还价，她早已打好了算盘。

“那么请来这儿吧！今天晚上来也可以。”

她答应得很痛快，工资每月给七十美元，并同意把小费归我自己。

“弥生”与其说是饭馆，倒不如说是家常菜馆。生意并不太兴隆，但自己只要能领到工资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这样，一家三口月收入可这一百九十美元。我可以在那里白吃早晚两顿饭，正在成长期的美亚丽在饮食上也完全可以得到满足的了。这使我非常高兴。

“弥生”的顾客大多是日本人。平均每人吃三美元的素烧鸡、油炸鱼虾盖碗面，可以收十至二十五先令小费。我穿着从日本带来的和服接待客人，大受人们的欢迎，有时还发生点误会，有的顾客竟和我订起约会来了。很遗憾，我如果赴约和顾客出游，美亚丽还太小呢。

我每天晚上买些糖果和面包夹热腊肠，便匆匆地踏上归途。

小费挣得最多时，每月可达三十美元。我把这些钱都藏在长椅背的破洞里储存起来。美亚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得考虑为她增添衣服才行啊。为防备万一，我想应该存一笔整钱。

我和汤姆之间形成了两股岔道式的奇妙生活。汤姆和在日时变得判若两人，显得非常迟钝。从医院回到家中他已是筋疲力尽，进门倒头便睡，对我似乎没什么话想说，我们俩交替着使用这张沫，开始过着不相接触的生活。

我的最大发现是在三个月后，我又怀孕了。

不过，怀孕已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怀胎后我才知道，在美国和战前的日本一样，堕胎是属于犯罪行为的。目前一家三口，通过我出去工作才刚刚维持得住。怀孕之后我将不能再出去，不久又将增添一口人。当想到这些时，我陷入了绝望。但在纽约不管怀孕女人有任何理由，也只有把孩子生下来。别无他路可走。

## 第六章 巴尔巴拉

战败后经过八年的日本，得到明显的复兴，人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强。而在战胜国的美国，人们却在过着低劣的生活，这谁又能想象得到呢？哈累姆——纽约的贫民窟正是这种地方。这里挤满了失业者，大人小孩仅仅维持着饿不死的生活水平。但，可能由于身份相等的人集中在一起的缘故吧？在这里却听不到多少不满的声音。大家反而意外地现出一副安逸的神情。

黑色的皮肤，白色的眼睛，黑白分明：隆起的圆形大肉鼻子，又厚又大的嘴唇。黑人的这副长相，在看惯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人们眼中，简直像是看到了动物。但生活在他们中间，却逐渐感到他们的容貌并无异于常人。对他们当然不能比喻为石膏雕塑；倒是说比青铜雕像更恰当些。像有着一种压力似的，黑人的肤色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当你对这些的人们熟悉之后，会感到他们每个人的面孔都表现出非常诚恳、亲切的神态。生活在哈累姆区的黑人，安于现状的理由，一是周围人的生活全都一样贫困；另外，他们对这种

生活早已熬受了几年。

几十年，已习以为常了。对代我说，住地下室会感到窒息，而邻人们对此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呢。

我觉得光靠汤姆的收入是难以维持生活的。更何况再生下孩子处处需要钱，就越发不够了。我首先去找邻居大婶商量，谁知她听了我的诉苦后，反应却是那样令人吃惊。

“恭喜你，笑子！汤姆该多么高兴啊！”“我还没有向汤姆说呢。

“那为什么？你想生下来吓他一跳吗？那可不行。你的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的，谁还看不出来？”

“大婶，我不想生了。”

“年轻人，都是这么说的。”

“在日本我已经动手术堕过胎了。”

身体枯瘦而又长着一双大眼睛的老婆婆脸上，一霎间由十恐怖在不断抽搐。我后悔不该向她讲这些，但已来不及了。只见她急忙用手划着十字，口里念念有词地在祈祷着什么。可能是祈求上帝对恶魔跳梁的野蛮国日本，赐与神恩的吧？

美亚丽这时从对面的地下室走了出来，这孩子已和附近的邻人厮混熟了。她穿着从日本带来的上等衣服，虽已显得稍微脏旧，但在目前还算上是个小公主呢。她的英语很快过了关，小朋友接踵而至，大人们也都非常喜欢她。对孩子来说，哈累姆已是她的天堂。

“美亚丽，过来！”

老婆婆伸出双手，美亚丽向我笑了笑便扑向老人的怀里去了。在日本她一次也没有得到过这般待遇。

“啊！好孩子。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不愿意生出这么好孩子的母亲，是被恶魔俘虏了的。事情就是这样。”

当老人紧紧搂抱着美亚丽时，可能在想她有义务从我这个恶魔手中，夺回和庇护这可怜的吧？接着她领着美亚丽转身走进她住的地下室中去了。我看到枯瘦老人抱着壮实的美亚丽下台阶时的情景，心中有些不安，但我还是苦笑着目送着她们。

从对面地下室走出一个中年妇女，象老鹰抓小鸡一般提溜着一个孩子来到大街上。这女人身躯庞大，拿什么东西都是一把抓。我惊叹地望着她。这女人已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了。那孩子被放到地面上后，立即光着小脚出溜出溜地向前走着。当那位母亲认出我来时，大脸庞上堆满了笑容。我也连忙报以微笑，条件反射似他说道：

“多么可爱的孩子呀！”

“还可爱呢，这已经是第八个了，家里简直成了小狗窝。每想到这些孩子长大会忘了妈妈时，我就气得要死。”

她身躯大，声音也高。眼睛却和喊叫声不同，显得格外仁慈，她满地守护学步的孩子。对这个女人怎说得出口：我不愿意再生孩子了呢？

玛利琳来访也正在这个时候。她是汤姆引以自豪的那位表姐。金发白皮肤的白种黑人。

当我见到本人时，感觉出自己的脸变得煞白。她有一般白人那样的高个子，再加上穿着高跟鞋，下到我们的地下室显得神态是那样洒脱，飘逸。

“你就是笑子吧？我是玛利琳。你好！唔，这是美亚丽吧？和汤姆长得

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未了。”

汤姆说过，他们祖父那爱尔兰人的纯粹血液，只有在玛利琳一个人身上无混杂地流着。

他称赞过表姐那光滑的金发和洁白而美妙的皮肤。实际上的玛利琳——也确实有着闪光的金发。皮肤也是白色的，也确实可以形容成白人，这也和在日本人当中出了我这样发黑色的人一样，她生就一身白皮肤。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人认为她是白人。因为她的眼、鼻、嘴。下额无一不是黑人的特征。大眼睛短睫毛圆鼻子，厚嘴唇和坚实的牙齿，还有大下巴。不妨说，玛利琳的脸，是黑人的脸庞加以漂白再扣一个金色发套儿所形成的。美亚丽所以感到害怕，可能是由于看见了这位奇怪人种的缘故吧？

不过，玛利琳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她把睡在床上的汤姆硬给叫醒。

“我给你们带来了午餐。我请笑子尝一尝美国饭。喂！汤姆，你也来帮把手！一天下睡觉也算不得什么吧？”

她把高跟鞋脱下扔在地上，光着脚走进厨房，她以极熟练的手艺开始做饭，把锅坐在火上后又回到房间坐在床上。

“汤姆是值得骄傲的啊。笑子有多么美呀！这种健康美是当前景流行的，俱乐部的人们看了是会羡慕的。”

她打开了话匣子。

“玛利琳在格林威治街的家夜总会里当明星呢。”

汤姆得意地向我介绍道。从她戴着的大耳环和在脖子上胡乱缠着的项链上看，我相信汤姆的话是真的。

“我是唱歌的。”

“唱爵士歌曲吗？”

“噢，笑子对美国音乐还挺内行呢，是的，是唱爵士歌曲。我是爵士歌手，莎拉·本是我崇拜的偶像。关于，你喜欢莎拉·本吗？”

这时我怎能说不喜欢呢？只好点了点头说声：

“是的。”

“我说笑子，汤姆是我的表弟，那你就是我的妹妹。”

每说一句话，玛利琳都激动得紧抱住我，亲热地吻我。美亚丽在房间的角落里担心地分别望着我和玛利琳。

“玛利琳原来在哈累姆剧场演唱，因为她长得太美了，后来被夜总会拉角拉了去的。”

汤姆又附加说明一番。

“不过，还是在哈累姆演唱时期使人感到快活。到了夜总会不论是唱歌还是舞蹈，全属职业性的。台下观众只是静静地听，像一群傻子似的，没意思。”

“可能由于顾客都是白人绅士和淑女的缘故吧？”

“不！汤姆，净是些旅行者。最近的夜总会成了乡下佬们看热闹的地方了。哈累姆不一样，演唱到高兴时，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在唱在叫。该多么有意思呀！”

“也不见得吧？哈累姆和格林威治的规模不一样。当夜总会的歌星那该多出风头呀！”

汤姆说话总是固执己见。玛利琳向我挤了挤眼，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走进厨房去了。

“真的，笑子！玛利琳真了不起呀，又聪明又漂亮，而且是个好心肠的人。”

“是的，汤姆，我也这样认为。仿佛什么事都应该和她商量才好呢。”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初次见面对她有些不理解，看来人是不可貌相的。

这天的午饭很讲究：烤全鸡、炸上豆片儿、大盘咸煮萝卜、菜豆，吃时全用手抓。鸡和菜肴都买现成的，用瓦斯炉加热。这确如玛利琳说的，美国吃饭方式。不过，按我们家庭的经济力量是很难达到的。美亚丽香甜地吃着。一声也不吭。

“玛利琳，你几点去上班呢？”

“四点到后台就行。”

“我也在那个时候出去，可以谈个尽兴。有些事我想和表姐商量呢。”

“可以，你刚从日本来，很多事情不熟悉，这我也预料到了。因为太忙总没挤出时间来看你，今天就是为帮助笑子来的。想买东西或干些什么，我都可以帮忙。”

“叫汤姆去睡吧！咱们到外面说去。”

“看！笑子的心眼有多好啊？和汤姆说的一样，日本姑娘，真是体贴入微！”

我俩来到外面，在一座楼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玛利琳在与左邻右舍的人们互道问候。

“等一等，这儿晒得慌，我们干脆走远一些吧！”

说完我们另找一个大楼的背荫处坐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她在赤着脚呢。

“你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呢？”

“第一次见面，有些话很不好出口呢。”

“有什么好客气的呢？今天见了面我们就是姐妹了。你就拿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敞开心怀他说吧！是不是汤姆有些刻薄？”

“不是！这些都不存在。只是因为，我怀孕了。”

“哦！”

玛利琳直盯盯地望着我。她没有说什么可喜可贺之类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汤姆每星期只挣三十二美元。那养活不了我和美亚丽。如果再生孩子我就不能出去工作了，何况又增加了一口人。”

我唠叨出这些话后，玛利琳用手制止住了我。

“做堕胎手术需要一千美元呢。另外，在纽约是不允许堕胎的。只能去芝加哥，那也得保密才行。因为堕胎是犯罪行为。”

“一千美元……”

“有困难吧？更重要的是生命怕得不到保障。据我所知，有两个舞女去了芝加哥就再也没回来，多半是死了。”

多么可怕啊！

“看来是做下成了。这在日本本来是个简单问题。”

“听说日本只需三美元就能做一次手术，我们同事之间一直在谈论着这件事。”

比起邻居老婆婆的祈祷来，她的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意识到日本已经失掉了一切，我为之吃惊。为了维护日本的名声，我想说这些都是战败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带来的后果，但对白人当然不能说，就是对白种

黑人，像玛利琳也不好说这样的话的。

“总之，必须生下来的。我可以多想些办法。”

玛利琳把手挤在我的肩上，从上往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脊背。她说道；

“不过，可不能学对面那家人，连生七胎，简直像发了疯的一样。”

“是八个孩子。”

“又添了一个？吓死人了。笑子可得多注意呀！因为怀了胎就得往下生，得想办法不让自己怀孕才行哪。”

“你有孩子吗？”

“没有。”

玛利琳笑着教给我一个秘诀。但她的丈夫不采纳她的意见，所以二人离婚了。我由于不能做人工流产而感到绝望，想到未来我感到前途渺茫。一边沉思，一边欣赏着玛利琳那双纤细好看的脚。

忽然，我恢复了意识，发现玛利琳的白嫩双脚上长着毛，毛色明显地现出棕褐色。

我不由地又注意着她的头发。

“玛利琳，你的头发……”

“噢，是我染过的，你看！”

她低下头去把头发根分开给我看。闪光的金发根处是茶褐色的，而不是黑人特有的黑色卷曲的头发。

上班时间快到了。我和玛利琳坐在公共汽车上后，二人仍在接着谈话。如谈到在曼哈顿决买不到便宜东西，在奎恩兹有一家“阿列克桑达”百货公司，经常卖一些便宜货，冬天的衣服现在就应该开始作准备等等。她一一地向我讲述着。

暑期。餐馆生意不景气，这在日本和美国没有什么两样。“弥生”的生意也不多，偶尔有日本顾客来，用叉子捅着硬梆梆的素烧鸡肉：

“啊！我多么想吃过水面条啊！”

他们抒发着乡愁。

在饭馆里除了我还有一个人。但不知几时。那人辞工不干了，这一个月来只剩下我一个干活儿。客人多的时候女掌柜也走出厨房照顾客桌，一般情况下有我一个人也足以应付了。

女掌柜和厨房掌勺都是日本人，但我有事却不愿和他们商量，担心他们知道我怀了孕，一定会停止我工作的。再说这两人总爱摆出一副和一般日本人不同的架式，所以，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能和他们说心里话。

既然开饭馆，那么对于烹调技术总该有所擅长。但“弥生”不管怎么看，所卖的饭菜装盘总带有外行味道，连日本饭馆的所谓外送饭菜都不如。素烧肉固然属于外行人做的菜肴，就连油炸鱼虾、炸猪肉片及红烧之类的做法，从外观上看也不很考究。本来这个店生意不佳，却总有些客人经常照顾，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不过，对“弥生”的饭肴有如上感觉的人，多半是刚从日本来的客人。有位每周必定来一次的老年顾客——

“油炸鸡！”

只要能吃到这么一味菜就心满意足了。

当他掰开木筷时，总要说一句：

“难得啊、这种筷子才是真正的日本货呢。”



当掀开盖浇饭的大碗盖子时，已笑得抿不上嘴：

“太好吃啦！”

一面咂着舌头一面扒拉着饭。临走时总是留下二十先令小费。

“变了，小田先生全变了。”

向送客的女掌柜一问，原来这位客人是战前来美的第一代日本人，妻了亡故后，他一人过着轻松的生活。问到他靠什么生活时，据说是专为从日本干的人导游，或者往来于居住纽约的日本人之间干些经记人一类的营生。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不管怎么困难，一星期必定要到饭馆来一趟。

这位小田老人每逢我给他端上盖浇饭，他总是问这问那算来已不下十来遍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笑子。”

“怎么写？”

“哭笑的笑，这名字不好听吧？”

“是个好名字。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笑，是不容易的呀。你几时到这里来的？”

“已经快五个月了。”

“已经有孕了？”

我不再作声。老人眨着小眼睛露出残缺不全的门牙。哈哈大笑起来。

“谁的孩子？”

“我丈大的。”

“日本人？”

“不是。”

小田老人摇了摇头说道：

“哎呀，哎呀，你也是个战争新娘呀！”

“是的，不过，我不想有孩子，可们们怀上了。”

“都是这么说，但还是每年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结果弄到想回日本也回不去的境地。”

“你指什么人？”

“战争新娘，在纽约就有五百人呢。”

“日本人？居然有这么多？”

“是的。”

“到什么地方可以见到这些人呢？”

“还没参加日本人协会吧？这些人已不再是日本国籍，加上各自照顾子女，很少有时间出门。像你现在也忙得够呛。”

“真讨厌，我今后也不想再生了，就到此为止巴。”

“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我总认为小田先生是个好人，但他的话却非常逆耳。不过给小费倒很大方，留下了二十五先令。

既然小田老人都能看出我怀孕的身子，女掌柜怎能看不出呢？这个爱饶舌的女人只是斜目膘了我几眼，什么也没说。但过了几天我突然被解雇了，来厂两个新女招待。

“挺着个大肚子去招待客人不大合适。”

“不能叫我在里面干些什么吗？”

“可现在人手不缺呀。…”

“那么，产后还请多加关照。”

“可是，已有了留学生在哪儿帮助劳动，这些人是不会像你那样的，等你过完产期说不定她们还在劳动呢。不过临时发生什么情况也说不定。”

年轻姑娘们听到女掌柜这样半开玩笑半认真他说着，也随着发出天真的笑声。她们又怎能体会到我被解雇后的沉重心情呢？这时我不由想起船中同行的那三个女留学生来了。

一直忙碌，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这天晚上在汤姆走后我提笔给竹子·加里南、丽子·麦密二人写了信。在船上曾多次约定互相通信，到美国后她俩恐怕也和我一样忙碌吧？我把现在的困境和胸中所有的牢骚，都写了进去。两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比起丽子来，给竹子的信中更多地谈到孩子，这也是现实问题吧？一般他说，黑人劳动者比起白人工资要低，所以我推测竹子的经济也不会富裕。对丽子应该客气些。尽量不去打扰她的宁静幸福的生活。只写了我的怀孕。如果可能是否在她的熟人手下干些杂活儿维持到临产，对丽子本不想提这些事，但俗语说溺水者援草求生，我只好有病乱投医

从竹子那里很快寄来回信，是用明信片大字书写的。内容简单明了。

来信收到了，谢谢！读后不由得使我笑了起来，我也和你一样命运。

你比我还好些呢，我大夫从上月被鞋厂开除至今赋闲在家。祸不单行，只有另觅出路了。我预计在十二月临产，凯尼向美亚丽问好！

原来竹子也怀了孕。我吃惊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不由得笑了起来：不由得笑了起来，不由得笑……从这信中充满乐观的语句不难看出竹子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笑……。的确，除了笑又有什么办法呢？生孩子了本来也该高兴而喜笑的嘛。

汤姆挣钱虽少总算有个工作，而竹子的丈夫则失业在家。即使如此身临困境，她还在奋力挣扎想冲出条路来。比起她来我总要好得多，所以我我得加倍努力才是。藏在长椅破洞里的钱已超过了五十美元，取出其中一部分给美亚丽买件外套，剩下的钱除预备生孩子时花用外，日常食用也需要补助一些呢。

丽子处等来等去也不见有回信寄来。

把这事告诉汤姆，是在我被解雇后的第三天头上。我摆脱开他在黑暗中向我伸过来的手，直接了当地提出：

“汤姆！我又有了孩子。”

他一时陷入了沉默。“在你还没发觉的时候，‘弥生’的女掌柜发现我怀了孕，就把我解雇了。”

汤姆坐了起来，换上衣服，打开灯后走进厨房洗脸。他的动作没什么异常。平时也是每到这个时候，便开始慢腾腾地刷牙、刮胡子，他对我说的话没表示出任何反应。

“汤姆，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是说你的孩子又要出生了！”

汤姆这才眼望着我，一言不发地走了过来。身上散发着腥气，无力地吻着我，自言自语他说道：

“多保重！”

他的眼里黯淡无神。从家里走出时他那失魂落魄的背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悲哀。

与怀美亚丽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那时的汤姆充满了喜悦。他欢跳

叫闹几乎令人不理解为什么？他相信我会生下个白皮肤的孩子。在我还没穿用妊娠紧身胸衣之前，他已买回儿童玩具，在临产前三个月，婴儿服早已一应俱全了。出生前的三个月和出生后的三个月内，汤姆一直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嘴边儿上无时不在谈论着孩子的事。他无时不在描绘着孩子似彩虹般美好的未来，他有些得意忘形了。……那时和现在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第二个孩子是在相隔五年后生下的，在这一事实面前汤姆从未露出过笑容，毫无感觉，总是带着疲劳的神情在望着我。最多不过用绝望的声调向我说一句保重而已。

回顾在东京时代的汤姆，那将是他一生中的荣华顶峰了吧？汤姆当时是那么地富有，又是那么地自由，综观全部生活史是不曾有过的。青山公寓那明亮宽敞的洋人住宅，与哈累姆的地下室相比，简直是在拿天堂与地狱做比较。把烧得焦头烂额的日本称作了不起的国家，愿意永远住在那里，并说不愿离开日本。我想起了那时汤姆说的一切。联合国军带来了自由平等、大家一律平等、这里有平等……平等一词是当时汤姆的口头禅。他之所以口口声声喊平等，可见他到日本之前是不曾享受过平等的吧？

汤姆不在纽约这个百万人中重新挑选自己的配偶，而把我和美亚丽叫到身边来，是不是想重温东京时代的荣华梦？使妻女伴随着自己呢？生美亚丽时的狂欢，难道不正是把那短促的荣华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了吗？关于混血儿的奇妙论点（其实并无错误）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在这第二个孩子身上。说不定会有几十分之一的可能性，会生出象玛利琳那样的孩子来呢。但汤姆在目前已不再有描绘彩虹般希望的兴趣了。孩子将是父母经历的象征吧？美亚丽象征着荣华时代，而这次出生的孩子，将为这个家庭投下生活的阴影。他是在这样思考着的吧？

不论对什么事都具有反抗心理，过去和现在我都是如此。尤其在这时，汤姆的冷漠态度，更激起我母爱的萌发。在胎动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在我腹中蠕动着的生命，无可争辩地是我的孩子。

一九五五年三月，巴尔巴拉出生了。给孩子命名的是玛利琳。这个乐观的女人自己决心不生孩子了，但却非常喜欢孩子。在我临产前她最先来看望我，并且在哈累姆区的一所医院办好免费医疗手续。生产时她第一个跑了出来。

“恭喜你，是个女孩子，叫巴尔巴拉吧！是个好名字。”

不管三七二十一，她首先给孩子起下了名字。

“和笑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呢，是白皮肤！”

尽管她这么说，但我丝毫不为所动。美亚丽生下来的时候，汤姆还曾狂喊过白雪公主呢。巴尔巴拉和美亚丽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头发。美亚丽出生时像小鸟雏一般的头颅光秃秃的，巴尔巴拉一生不来头发就是浓浓的。她睡在婴儿小床上，那张小床是玛利琳送给孩子的。婴儿衣裳是对面地下室婶婶自己的孩子穿过的小衣小裤。孩子还没出生时，那热心极了的婶婶便早早将衣裳送了过来。

出院后由左邻右舍的人们互相轮流着来照料我的饮食，并替婴儿取牛奶。同一穷困命运的人们互相关心、帮助，这种美好的生活却出现在这个肮脏的哈累姆区。对过儿的婶婶。隔壁的老婆婆们看到小床上的婴儿时，对巴尔巴拉的头发都不约而同地惊异起来。

“这孩子的头发怎么没有弯曲呀？”

“像笑子，那太好了。”

“用不着上头油，长大也保准不需花钱。”

“象中国孩子。”

“你也这么想吗？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据说中国人用烫发器使头发弯曲呢。”

“那倒用不着吧？”

“是的，告诉笑子不要把头发弄弯曲才好。...

大家为什么对头发这般感兴趣呢？我弄不清楚。不过，每天早上给美亚丽梳头却是要费不少工夫。巴尔巴拉在这一点上，倒是省事多了。

多亏了左邻右舍的人们好心相助，生产前后没像想象中花用那么多钱。但不能总依靠人家，我从这个月底便出去找工作了。据邻居说，当女仆是个好营生。但我忘不掉过去在日本“华盛顿高台”住宅区的工作经验，觉得与其当女仆不如在“弥生”工作更好些。所以，我就又到“弥生”去碰运气。

我的运气不坏，见到女掌柜时，她正穿着一身从未看她穿过的和服。我求她收下我继续工作。

“你如果只想在这儿暂时栖身可不行啊！”

她说道。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岂能愿意打短工？只要掌柜同意，我巴不得长期干下去呢。我回答了她。她的话虽有些刺耳，但目下处境又有什么办法？再说能白吃饭，并且收入比汤姆还要高，像这个茬儿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

两个留学生已经辞工不做了，取代她们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

马上就要到四月了，但仍下着大雪，外面刺骨般地寒冷。室内和日本不同，家家装着暖气，虽说如此，顾客仍很多。大多要的是素烧。偶尔有美国客人来，看到我穿着单和服接待客人，便用简单日语和我谈话。如问是从日本来的吗？什么时候来的？认识不认识东京的幸子？那是个好姑娘，是我的朋友你认识吗？等等。问得天真可笑，我没有工夫搭理他们。日本客人不断呼喊，要我们给端鸡蛋、盛饭。

“喂！二号服务员请端鸡蛋来！三号小姐，请再给盛两碗饭！”

我精神抖擞地从厨房出出进进。另一个女侍蔫乎乎地无论是订饭、端菜都拖泥带水。我的动作很引人注目，也讨到老板娘的好感。

“有了你，气氛活跃得多了。”

她的高兴又引起男主人的注意，他笑着从厨房走了出来。

“倒像是日本的荞面馆了。”

他笑着说道。

从我这方面说，这样卖力气自然有我的理由，那就屋招徕的顾客越多，我收入的小费也越多。从这天起，我每天回家就可以给美亚丽和巴尔巴拉买一些东西了。

“小姐，请来一个红烧鱼！”

“我要一个炸虾。”

“喂！三号服务员，我要红烧鱼、炸虾各一盘！”

不论是订饭、端菜，我都是兴致勃勃，满面春风。二十五先令的小费，从两张客桌上不断装入衣袋，我恨不得向客人行最高礼呢。因为，明天可以给美亚丽吃上一顿烤肉了。孩子已很久没吃到这些东西。

我不在家的時候，剛出生的嬰兒全靠不滿六歲的孩子來照管了。按時

喂牛奶，啼哭时去哄，这些都是美亚丽的事。看来未免太大了，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把这些事交给美亚丽，甚至比交给汤姆都放心。可能由于理解大人的劳苦，我的女儿自觉地过早担负起长女的义务，她一切都按照我的吩咐。做得很好。

美亚丽今年九月该上学了。据说哈累姆区的小学校不收学费，但，作为母亲，我想尽量为孩子准备得好一些。相信我的女儿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无论如何也得供她念完小学。

为了这个，我必须努力工作。尽管当前家中该添置的东西很多，但我首先得拼命攒钱。

为了多赚小费，我需要多结识一些熟客。另外还伺机揩那个动作迟缓的女侍的油，抢着为她的客桌顾客订饭。只要顾客一进门，我眼尖腿快马上招待到我的客位上。这一切都是为了钱。

“您来了。”

当见到小田老人时，我立即跑到门口。

“生下的是男是女、

“是个女孩子。”

“那么应该向你祝贺喽。不过，紧跟着还会再生养的。”

“请您不要说这些烦人的话好不好？”

老人露出残缺不全的牙，哈哈地大笑起来。

“还要大碗盖浇饭吗？”

“唔，没错儿就是它。”

给他斟上一杯热茶后，老人眯缝着眼，吧咂着嘴饮了几口。

“笑子你会做俳句吗？”

“俳句？”

“象古池之类的诗句。”

“噢，芭蕉的诗作，我在女中时学过。”

“唔，你还是中学毕业的呢？”

这时的顾客不多。端来盒饭后，我就陪伴在他的身旁。小田老人按照惯例，掰开筷子先尝一口饭后——

“好吃！”

低声赞叹一声后便打开了话匣子。

“春寒料峭……这第一句的意思总不大理想，不过，后面的句子也许会好些的。”

“后面是什么呢？”

“春日多寒风，明治护照生蛀虫。怎么样？这是昨晚得的句子。”

“小田先生、您经历过明治时代？”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日本也在变化啊。”

“请您把这诗句给写下来，好吗？”

“好吧！”

老人吃罢饭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记事本，从上面撕下一张白纸，写完后交给了我。

“你有几个孩子了？”

“两个。”

“还会不断地出生的。”

“这令人扫兴的话您已经说过了！”

小田老人又呲着牙哈哈大笑走了出去。可能因为钱不多了，他没给二十五先令，而留下了两个十先令的硬币。

我刚把纸片塞进腰带，早已被那个眼尖的女掌柜看见，原来她一直在盯视着这里。她走了过来。

“刚才你们在说些什么？”

她脸上带着诧异的神情望着我。

“在谈俳句。”

“是的，小田先生是在很久以前离开的日本。”

我考虑到不能给日后留下麻烦，便取出纸片给她看。

“春日多寒风，明治护照生蛀虫。蛀虫是指什么？”

“说明到美国已年代很久了。”

“果真就谈了这些吗？”

女掌柜不屑地一笑，把纸片还给了我。

她仍有些不大相信。

“是的，就这些。怎么？不可以吗？”

“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也弄不太清。有人说他是个拐骗女人的人呢。所以我很不放心。”

“拐骗妇女？”

“说简单些，就是拉皮条的。据说最近有一家日本饭店要开张，所以不能大意。”

“日本饭店？”

“是的。在五十五段。”

“那不是邻近的那条街吗、

“是呀。日本顾客本来为数不多，那里却一盘菜作价十美元，不知是什么原因？”

女掌柜含着敌意说道。结果这句话成了她的不打自招。我来时她曾说过，想在这里打短工可不行，原来是为了这个。五十六段有“弥生”，近邻的五十五段如果再开设个十美元一盘菜的高级饭店，一定会影响到“弥生”的生意。所以女掌柜神经过敏也不是没理由的。

但，她的话却深深打动了我的好奇心。

这天晚上回家时，我绕路到五十五段看了看。六号街附近的布尔本旅馆的一楼全部改装给这家饭店。旅馆是旧式七层的楼房。楼下的饭店从外表上看去规模很大，“弥生”是难以相比的。

不过，一个菜竟高达十美元，这样要价未免太狠了些，三美元一碗盖浇饭。小田老人若每天吃还吃不起呢。给我们全家人一天三美金伙食，也算得上奢侈了。这里居然一菜十美元？受外币限制的日本人，果然会有人前来就餐吗？

我怀着这种疑虑，从这天起在去“弥生”上班的前后，经常绕道五十五段注意观察饭店的改装进度。在向着大街的窗子全部镶嵌着巨大玻璃，右边像是酒亭，左边像是小卖部。饭桌摆在最里边的屋子里。有的酒亭还设有拉扇门和草垫的雅座。我看了大吃一惊，这比想象得规模要大得多。当我看出端倪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饭店的办公室，想打听一下几时开业。招收女招待有什么手续？我知道“弥生”的女掌柜会对我生气的。但。对我来说，

没理由考虑这么多礼义情面了。

## 第七章 内藤饭店

内藤饭店在开业那天，热闹空前。这是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见到的豪华盛况。这一天，日本大使和总领事都携带着他们的眷属前来捧场。除此之外，在“弥生”从见不到的白人富豪也都身穿华丽西服陪着打扮时髦的夫人，纷纷拥进餐厅。人虽众多，但他们文质彬彬，井然有序。和“弥生”不同，这里有系着黑领带的经理，也有侍者领班。七个侍者一律身穿白制服，分担着门口处的酒吧和大厅内若干客桌的工作。在他们的指挥下，我们这些女侍身穿作为工作服的美丽服装，各自守候在饭桌旁招待顾客。客人很多，并且都是提前预约，所以不会发生席位冲突或争抢空位之类的事情。

餐厅周围有几处日本式房间，那里的设备可供顾客脱掉鞋子在草垫上来用餐，从播音器中传出轻快的三弦曲调，四面八方可以听到白人操着流利的日语在讲话。只是，这里见不到一个黑人。

日美亲善之夜。各桌上除约定的酒外，还另备日本酒，装入纯粹日本制的酒壶，分放在那里。美国人也不再要求使用刀叉，他们都能灵巧地使用筷子吃饭。有人夸这里素烧用的肉和在日本吃的一样，用的是上等肥牛肉。并用手抓食薄肉片，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这里的餐具无论是盘碟、小盆、汤碗、筷子，一律精心挑选上等名瓷。也博得了顾客的好评。如果说“弥生”是个大众化的食堂，而这里则是很讲究的豪华饭庄。这里经营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地道日本式饭菜。

在日本客间开怀畅饮的日本人，忽然产生一种身在日本的错觉。有的脱去上衣解下领带，这也是很平常的事，但女主人看到后却不客气地走了进去。

“大家这样做未免有失体统吧。这里是纽约。如果被人家说咱们日本人有欠高雅，可就大难堪了。”

她直率地加以制止，为的是端正风纪。

从年龄上看，她虽已徐娘半老，但她那娇小身躯比所有的姑娘都显得充满朝气。据说她在日本也是个著名人物呢。一句英语不会讲，却敢在纽约的中心地带经营这所规模宏大的饭店，看来此人是大有心胸的。我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心已经麻木。当见到这里居然还会有这样的日本女性，不禁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她身材虽不高，但却体态丰盈，在事业上斗志昂扬，恼怒时刻薄的挖苦讽刺像机关枪一样连珠发射。一些女侍自不待言，就连第一代日本经理、第二代侍者都被她的气势所压倒。当她和这些一直受美国文化熏陶、一切按照美国习惯生活的人们，在工作上发生意见分歧时，她总是拍案而起暴跳如雷。

“美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在纽约。我的店内就是日本国！多会儿也不容易以战败者的神情出现。讨厌日本方式的人，就没资格在日本饭店工作，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她那气势威严的斥责，使我听了精神振奋。如同自己在受申斥一样。

我的心境受到洗礼，当初在日本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时间去熟悉日本的礼节习俗。每当我被矫正着对顾客的交谈用语，应对进退时，仿佛那久远的日本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中。自从我来到这个饭店后，开始感到做为日本人的喜悦。而做为黑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我深深陷入哈累姆区的空气重压下，只有在饭店我才有唯一真正的生活。

别人却不见得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女侍中的不少人折服于她的斥责，也有些人不喜欢她，害怕她指手划脚；也有的我行我素，对她的指点无动于衷。前者中有志满子，后者中有竹子。

内藤饭店在开业前几天，对使用人进行了训练。在十二个女侍当中，我发现内中有三人是与我同船来美国的。

志满子和竹子像是船上的一犬一猴。当她们发现我后，立即从两面跑了过来。

“哎呀，我早有预感，说不定哪天我们会相见的。”

竹子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拉住了我的千。和志满子们见更属意外了。

“你怎么也来这儿呢？嗯？”

我是一本正经地向她提问的，志满子神态当即有些不大自然。

“我是他们请来的，说他们人手不够。”

“哼！报名的都挤破了门，哪能……”

志满子满面不悦地走开了。

“就给这点儿钱，那位太太还到处招人？”

竹子望着女主人的背影恶言恶语他说道。

“竹子小姐，你又有孩子了吗？”

“哼，这回生了个女孩。凯尼给看孩子，还挺不错呢。我丈夫什么事也靠不上。”

“他还找到工作吗？”

“找上工作也呆不上几天，就又被开除了。自打我来了。他变得越来越懒。黑人终究是黑人，嫁给黑人就得倒一辈子霉。每当我想到这里就厌倦，就后悔不已。”

竹子无论在船上还是在女侍当中，总是高喉咙大嗓门儿，远近的人全都听得到。我真为她担心，我不像她那样胆大，对黑人丈夫的事除亲人以外从不向外乱说乱讲。

“用不着隐瞒。来这儿的都是不干活儿就没饭吃的人，女人全都是战争新娘。就是学生也不是专为到饭馆来留学的吧？”

她说这话是有目的的。那边有一个与我们同船来的留学生，神气十足地站着，可能是来做课余劳动的。我担心竹子的活会惹麻烦。我佩服竹子的那股冲劲儿，但她如此任性地在人员众多的工作场所乱讲，会下会惹起纠纷呢？

但，事情并没我想象得那么严重。志满子和留学生们都没理睬竹子的恶言恶语。因为工作是那样忙碌，从十二时至午后六时的营业时间内，用不了三十分座位便宣告满员。这里的客人从不像“弥生”那样，要个大碗盖浇饭便满足了，菜谱中根本就没有大碗饭。高级饭菜连装盘都非常讲究，所以在端送上也得特别注意才行。餐具质料精细容易破碎，撤席时也不能草率大意。另外，还有送茶送手巾把儿的服务项目。招待一位顾客，顶少得在客桌与厨房窗口之间往返五次才行。



这里和“弥生”不同，客人的半数以上是美国人。这当中也夹杂着不熟悉日本菜肴的，对这些客人从解释菜谱到教给吃用方法都是我们的活儿。这些话的英文翻译是由女主人的秘书、一位第二代的日本姑娘教给我们的，有时突然遇到没学过的一些问题，那只有随机应变各自杜撰去回答了，关于我那带有黑人口音的英语，也被提了出来。因为不能忘记这里是代表日本的一流饭店，在内藤工作的人是日本人的典型。另外，黑人口音的英语也决不是一流的英语。

这是直接关系到生活出路的问题，所以，我在拼命地纠正黑人口音。女主人不懂英语，指导这方面工作的，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女秘书担任。她的日语很差，而英语却是极为出色的。叫她说，即使是日本式的发音或低劣的英语，听起来也要比黑人口音强得多，不致使客人厌烦。外国人说日语也一样，即使舌头不灵活，语法错误，但也有他的有趣之处，并不算太坏。而如果一个美国人使用下流日语，破碎不堪的日语，胡编乱造的日语，就确如女秘书所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了。而自己却正如她所说，在使用着粗野的黑人语言而不自觉。想来确是无知，我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

像我这样下决心改，并且逐渐在改正着，那还算是好的。而竹子呢？每当她的语音被纠正她总是说：

“噢，是这样的？”

她简单地接受了意见，但随后又轻易地忘记了。她的英语竟是这等水平。

“生鱼片还没做好，不过还在研究，请等一等。哈，改成素烧肉吧！两份吗？剩下的要炸鱼好吗？”

怪不得女秘书听了尖叫起来呢。这不只限于竹子，连侍者领班，不！连经理本人，也未曾使用出一流英语。客人走进时，经理用这种语调问：

“啊，你来了，几个人呢？”

这时，那唯一的知识分子、第二代日本姑娘听了只是摇头。

“想一下子纠正过语音来，也不那么简单，使用语言反映着本人的生活程度，首先在语言中加上敬语就行了。”

女主人看问题倒还切合实际。

使用语言反映着生活，女主人这个意见使我受到极大的拘束。我先前认为黑人口音只不过像大贩、九州乡土音一般。是黑人特有的声调而已。但果真用它来反映黑人无礼仪的低级生活的话——联想起我们一家人的穴居生活，不由我大吃一惊。

在日本语方面，也通过女主人的指导，在顾客面前严加注意。不仅是我，凡在昭和初期出生的女子，无论在家庭、在学校都没有时间接受礼仪方面的教育。战后对待敬语，几乎认为早已过时。但来到纽约后，却被指定使用起一系列敬语，因而感到困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其中有三个人得意洋洋自诩能操“上等日语”，结果过于恭敬反而令人感到俗不可耐。

“这样成了皇城的宫女一般。”

女主人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这方面竹子也是个性很强，总改不过来。只要她压低声音，不叫女主人听见，是会蒙混过去的。但她的大嗓门儿却响遍整个大厅。

“多看看菜单吧！上面没写的就没有。烤肉两盘吗？是！马上端来。”

她的口音使女主人听了皱着眉头。“竹子小姐，你那大贩口音能不能想办法收敛收敛？”

“啊？大贩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到了你这里硬叫我变成江户人，这根本行不通！太大！”

“我倒不是说大贩乡音不好，大阪语言也有更好的用法，你说的大阪话好像们僻村庄的小酒馆女人说的话一样。尽管端送上多么可口的佳肴美味，可你的日本话也会给生意减成色的。”

竹子在厨房窗口见到我，便走到我身边发起牢骚来。

“使用了三十年的语言，怎么也改不过来了。我也不是生长在码头和草屋里的，说话怎会听不懂呢？他们是成心和黑人的妻子作对嘛。”

竹子一向在到处散布自己嫁给了黑人。我近来发现她实际上内心是充满着自卑感的。竹子一再声称，在日本没有很好地生活过。但一遇女主人指教她时，她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无精打采。又下会操其它语言，所以只好沉默不语。一个爱说爱笑的人被封住了嘴，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而使她恢复元气的却是在志满子挨骂的那天。

“哎：再会装腔作势，假面具迟早会被剥下的。居然还说什么出身好呢！真正白人是不会和这种女人到一块儿的，自己还以为比嫁黑人强呢。虽说肤色是白人，可是得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血统才算哪。”

被竹子看作眼中钉的志满子，在休息日和一位男子手拉手地出进在十四段的廉价商店时，被竹子碰上了。竹子像立下大功一般跑来向我报告。事情便发生在那一个月之后。

“你看，到底还是这么回事。”

竹子眼睛里闪着光亮继续说道：

“志满子的男人是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我认为，弗兰丘里尼，这名字很有文章，结果还是被我猜到了。那男人怎么看也像意大利人。小个子，鼻子形状和爱尔兰人绝对不一样，比志满子低十公分，软弱无力，生得一副穷相。不知看上他的哪一点，两人到一起了。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脊背，使她吃了一大惊。连丈夫都不敢介绍便匆匆溜走了，怕我认出她丈夫是意大利人感到羞耻。她再也不会装腔作势了吧！”

从日本来时，在船上一直被志满子鄙视，这回竹子可发泄了积愤。她脸上浮出得意的笑容。

我也逐步看清了纽约的真面目，发现在白人社会中也存在着种族差别。这里居住着众多被称作高利贷之王的犹太人，但他们在背地里却受到歧视和指责。爱尔兰人在白人当中多数属于下等人。意大利血统的白人，不知为什么也在受歧视，驾驶垃圾处理车的多半是意大利人。意大利饭馆除有两三家例外，其他都是卖便宜饭食的。他们的职业代表是鱼店、理发店、洗衣房。这些店房比起白人经营的同行业，收费要低一些。

有一次志满子的额上长出一个肿瘤。上班来时肿得脸色很不好看，肿瘤尖部充有脓水，我甚至担心她会起面疔。在开始工作前，她的肿瘤便成了人家的中心话题。侍者领班告诉她在拉古斯特亚卖有一种药膏能治这种肿瘤。有人说不如下狠心把脓挤了出来，有人说这样会使伤口发炎的。还是不要去理它，任其成熟会自然痊愈的。我想起有一种饮用药可治这种病，但

记不得药名了。我在使劲地想着。

“对了，对了，叫代亚金！不过，代亚金是日本药，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卖的？”

我说完后，竹子接着大声调侃他说道：

“用不着大惊小怪吧，我看准是吃意大利面条太多了。”

她的话音未落，只见志满子两眼冒人暴跳三尺，我当时判断不出是什么突然惹她生这么大的气，志满子的喉咙里像撕裂布匹一般发出嘶鸣，她发了疯似地向竹子猛扑过去，抓住了她的手臂。

竹子也出乎意外，她被惊呆了。但她是勇敢的，她没有躲闪，只见她抡起双臂一面招架，一面喊道：

“你发什么疯？我说了句意大利面条，怎么会惹着你了？你这个女人真可笑！”

竹子的话更是火上浇油，志满子气喘吁吁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是个什么东西？嫁了个黑人丈夫！”

“不错，我男人是黑人，又怎么样？”

“生下个黑孩子，你还有脸说大话？”

“怎么？于你什么事？”

大人吵架居然牵扯到凯尼身上，竹子的气色眼看着变了。

“给意大利人做伴舞女郎，你有什么好说的？”

“凭什么管我叫伴舞女郎？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和白人正式结婚的！”

“你说些什么？意大利伴舞女郎！”

“我从来还没受过黑人老婆的气呢！”

二人扭在一起，摔倒在地板上，喊叫，翻滚，不绝口地相骂。正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正好老板娘走了进来。侍者们也都因为事出突然，各自存忙于工作，无暇过来劝解。

“住手！太不像话了。”

女主人一声令下，侍者领班分开众人，这二人各被两个男人架开。竹子的脸气得通红，志满子额头上的疤被碰破，脓水流淌满面，形状狼狈不堪。我认为她俩的争吵决不是由于刚才这点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的。刚才一人充其量也不过说了句黑孩子和意大利面条，便引起一场撕打。虽被劝解开了。但二人的愤怒仍在沸腾不已，看来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了。这种阴郁景象对于在场的我来说，也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如果当时的我一旦被触发，也一定会参加到他们其中一方的。我想起在日本的时候，和母亲生气、咒骂妹妹。所以对竹子的愤怒原由，我是最为理解的了。同时对志满子通过这件事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为了一句有代表性的意大利面条，便失去了理智的志满子，恼火原因可能是正赶上肿瘤发烧精神不快的缘故吧？竹子的言语间也许有我意识不到的不良含义，但志满子的激动也决不会由于这单纯的理由。意大利人，不！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这在日本是很难区别出来的。那时就连黑人也被称作美国人的嘛，何况白皮肤的意大利血统男子，谁能想到他在美国会是遭歧视的种族呢？一向好胜并羡慕虚荣的志满子，这次到日本饭店来工作，就已经感到无比屈辱：偏又当着满屋子人，被竹子嘲笑他那意大利血统的丈夫。所以她已忍无可忍了。

意大利血统白人的妻子和黑人妻子，展开了命运的角逐。女主人对这一点并未深究。

“不管是什么人的妻子，在我店中就是日本同事。如果不能友灯相处，那就请你辞去工作。到这里来的多半是美国人。如果这个场面被他们看见，岂不成为日本的国耻？”

虎视眈眈的二位，被吓得浑身发抖。她们害怕的倒不是国耻这个字眼儿，而是怕女主人因这事开除了自己。她俩立刻软了下来，缩双肩流着眼泪一劲儿地向女主人赔不是，请求千成别开除她们。经理和我们大家也在一旁央求。这时客人在陆续上座，女主人的注意力被顾客吸引过去了。

“那么，竹子暂时去厨房洗盘子。志满子的脸弄成这个样，什么也干不成了。今天先回去，从明天起给我打扫房间。”

女主人三言五语处理完毕。

反正没被辞退，所以竹子也用不着向大家道谢，就进了厨房。虽然被降低工作去洗盘子，总比失去这里的工作要强得多了。

确实如此，比起别处来，再没有较这里条件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固定工资相当“弥生”三倍以上，何况这里的顾客每人结账都在十美元至二十美元左右，小费相当总数的一成至一成半，从每张饭桌上收取五美元小费并不足为奇。更为突出的是，这个店在经营方面，照例不采用美国方法。小费收入全部投入账房台旁的木箱内。每周开封一次，钱数按人数均分。

这样做可以杜绝争夺肯多给小费的顾客、嫌弃给小费少的顾客这样的现象发生，免得为了争客而丑态百出。另外，不由个人收受，分配时包括账房、经理、厨师人人有份，因此大家齐心协力对工作也有益。即使按人均分，每月最多可得二百美元小费。我的收入增加几乎令人不敢相信呢，工资加上小费合起来竟这四百来美元，我能挣到汤姆工资的三倍以上！我买了新布袜、鞋子，衣服也换上花纹漂亮的化纤料子，每天高高兴兴地工作着。能挣大钱人的心中就会充满幸福感吧？我有时感觉自己也在向上等人发展着。

美亚丽从九月开始上学了。我去了一趟“阿列克桑达”，给孩子买来几件衣服，我也添了一套上班穿的衣服。刚刚入秋，就给美亚丽准备好了冬装和我的外套。我还想为孩子尽量多买些什么，年仅仁岁的美亚丽从学校回家后，对待妹妹巴尔巴拉就像自己女儿一样地疼爱照料。不知几时，她已把仅记住的几句日本话全部忘光，在哄妹妹时，全部用的是英语。无论在喂牛奶或是给巴尔巴拉换小衣裳时，美亚丽总是在唱着在学校学到的歌曲，模仿着老师的口吻向巴尔巴拉讲这讲那。

“巴尔巴拉，快快长大吧！长大和我一块儿上学校。上学可快乐呢，大家学的都一样。

A、B、C、D、E……你说说看，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用的话。A、B、C、D、E……不管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还有日本都在用。到明年我全教给巴尔巴拉。好妹妹快点儿长大吧！”

美亚丽正如我所想象的，是个好学习的孩子，成绩不坏。每当她在街道旁拾到漫画报时，就从上面寻找自己认识的单词，并用铅笔划上记号。她高兴地把这些字念给巴尔巴拉听。

“这是狗，这念男孩儿，这念女孩儿，你会念吗？”

美亚丽可能是体谅父母的劳累吧？她很少来打扰我们。只有把巴尔巴拉当作唯一绝对的亲人，一刻不停地向她讲说着什么。

巴尔巴拉是个安静的孩子。美亚丽刚生下时，哭起来旁若无人。而这个孩子则从不火烧火燎地哭闹，多会儿也是安安静静的，但不是睡觉而是睁

着黑头发下面的一双黑眼睛望着美亚丽的讲述。这孩子的皮肤一直没变成姐姐那样黑，脸型变得越来越像日本婴儿了。说这孩子是纯粹的日本人也能说得通。

我夜里回来得很晚，汤姆已经上班走了。每当我看到床上静静地睡着的两个孩子时，不由得用她俩作比较。突然想到，如果巴尔巴拉生在前面，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如果带着这个孩子去澡堂，日本人也不会直盯盯地看个没完吧？母亲也不必牢骚满腹的吧？妹妹也不会提出叫我和汤姆离异的吧？自从美亚丽出生后，妹妹节子一趟也不来看我，至今想起来我也是百思不得一解的呀。

汤姆、玛利琳和邻居们都说巴尔巴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但我却觉得这孩子越长越像姨姨节子了。节子皮肤比我白。容貌也比我漂亮。我一面这样想，一面为自己产生这种想法感到惊奇。节子，我的妹妹，不正是她把我和美亚丽从日本驱赶出来的吗？

美亚丽蜷缩着身子睡在长椅子上，她那寂寞的睡姿，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我悄悄地蹲在她的身旁，用于摆弄着她身子下面我那存钱的地方，从里面取出一些钱。这是从今天领的工资和小费中抽出的一百美元，放进椅子下面的破洞中去的。钱存到一定数量后我打算要买两件东西，一是买一套吃饭用的桌椅，一是给美亚丽买一张床。巴尔巴拉不久也不能再睡婴儿床了。

但这和买一般东西不同，我的目标是要存到一千美元，所以选中美亚丽睡觉的长椅下面那个深深的洞穴。把手伸进去摸到弹簧间隙处的那个大纸包。我取出纸包打开，在原有的几张十元纸币上又添上了七张，然后包好又放了进去。一共存了多少，不用算心中也有数。

我一天说不定会盘算它几次呢。钱数是清清楚楚的，上了千元——那足够回日本的单程旅费呢。

尽管生活困苦凄凉，但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回日本的念头。因为只要住在哈累姆区一天，在生活中就不会有人对我蔑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美亚丽有她的朋友，不受任何人欺辱。

当我看到她自由自在地出进上邻右舍时，感到只有这里才是我们安居的土地。

自从到内藤饭店工作之后，过去那种做为黑人妻子的复杂心理，经过竹子和志满子的一场大辩论，因竹子占上风而明了得多了。在这里我下会再受什么中伤了。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高收入，养活美亚丽和巴尔巴拉也就不成问题了。不过，当人们富裕了时，总要想到日后的退路吧？现在尽管我一点儿也不再想回日本了，但这笔储金却成为每天鼓舞我劳动的巨大动力。再过一年便可储上一千美元——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对目前的生活加以大幅度的改善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但实现我的计划。也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年临近圣诞节时，我感觉到自己在生理上又出现了异常。一向正常到来的月经，却怎么等也等不来了。这时乳房像受到压迫一样变得僵硬。当我开始怀疑自己时，感到全身的血气在凝聚。巴尔巴拉不是刚刚生下不久吗？两个孩子将成为三个！我想呕吐，眼前发暗。“还会接二连三生孩子的！”小田老人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我切实采纳了玛利琳的忠告。也充分加以注意了。但事情还是弄到这种地步！

我恨不得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身体撕成两半，但已追悔莫及。这两天，

我常把客人订的饭菜弄错，把盛菜肴的托盘倾斜，打碎许多碗碟。屡次遭到领班的斥责。

“笑子，你怎么不好好干呢？人家背地里可在议论。说黑人的老婆在夜间与丈夫房事过多，到了白天胜任不了上作。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你堵不住人家的嘴呀！”

竹子干了一个月刷碗活儿后被赦免，又做招待工作了。她听了男人们的议论，气白了脸跑来告诉我。黑人的性欲比白人和黄种人要强烈得多，这是一般说法。嫁给黑人的女人，由于体力损耗过大。久而久之便变得呆痴了。但对我来说。汤姆每早回家已经筋疲力尽倒头便睡，看来对性欲强烈的奇谈也只能付之一笑了。只不过他那黝黑的皮肤倒使人联想到健壮刚毅的吧？也许由于黑人过去是奴隶，从过去到如今一直从事体力劳动，黑人人口有所增加而引出这种看法的吧？据说南部时常发生强奸事件，犯人多半是黑人。但这一说法对我却没有过任何真实感。

不管怎么说，在我是不会有竹子那样愤慨的气力了。如果我再次怀孕的事被他们知道，那就更证实他们说的不错了。

当我向竹子说了实话后，她那张大了的嘴，久久合拢不上。她呆呆地望着我的脸，半晌后才说道：

“你真傻！”

看来这话是发自她的内心。说完后她仍久久地呆望着我不肯离去。

“我也是这样认为。”

“已经有几个月了？”

“大概快满三个月了吧。”

“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呀！傻瓜！你真急死人了。你也太心软了，为什么不拒绝你男人呢？怎么就不注意呢。”

“我当然是注意的，但还是又有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傻瓜，你这个女人真没办法。这全怪你。你太心软。我就经常系着兜裆布呢，我的丈夫干急没办法。怎么？你呕吐吗？”

“有一点儿，不太厉害。”

“那就算幸运了。我怀上孕后连续十个月吃不下喝不下。受罪死了。”

“原来是这样。”

“越是这种情况，孩子就越容易降生，生命这种东西顽强得很哩。”

“的确是这样。”

我想起生巴尔巴拉时，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难道向己还想重蹈上次的覆辙吗？我仿佛看见椅子下面的存储迅速地消失着。我想保存住它们，我舍不得花掉它们。我于是说道：

“竹子小姐，不能想个办法吗？”

“如果在日本那当然是小事一段喽。不过……”

“这也许是对我在日本轻易堕胎的报应吧？”

“如果是报应的话，那我也该受惩罚了。求老天保佑吧！”

这时的竹子已变得严肃起来。

我得利用能干活的所有时间干下去，想法多存一些钱才行。另外还要给人们一种好印象，争取在产后还能再回来上班。我于是加倍小心，决不再打碎一个盘子。然而，身体却由不得我，它越来越不经劳累，脸色发暗已是无法掩饰的了。

过了年，我下了决心。这天我比往常提前来到内藤饭店。布尔本旅馆的七楼上住着我们的女主人。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志满子。自打那以后她一直伺候在女主人身旁，倒是规规矩矩的了。

“你怎么了？”

“我想见见夫人。”

“有什么事吗？”

“嗯。我想直接和夫人谈。”

志满子脸上显得有些迟疑。但在她回禀之后，夫人却立即叫我进去。幸好屋中没有从日本来的客人。穿着豪华的室内便服，夫人正在给热带鱼喂食。

“你早？有什么事吗？”

夫人突然严肃地询问道，我当即有些发怵了。

“我……我有事想求您……”

“我一直担心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出毛病。是这么回事吧？”

“是！不！我是想去厨房洗盘子，不知您能不能同意？”

夫人这才从水槽那边抬起头来，一言不发地向接待间走来。她从小桌上取过香烟，点上火缓慢地喷着烟圈儿坐在了沙发上。

“为什么要去洗碗？那可是重活儿呀。”

“我知道。不过……”

“你的肚子又大了。”

“第几个直子了？”

“第三个。”

“厨房的洗碗池是在地下室，你是知道的。下面阴湿对身体没好处，”

“不要紧。”

“不要紧了……一旦流产，可不得了。”

“流产了倒好。”

“说这种话会遭报应的。”

夫人断然拒绝了我，她用一双大眼在瞪着我。很儿没说一句话，连续地吸着香烟。

“在存衣处和出纳处也会让人看得出是孕妇的。”她在自言自语着。

给客人存大衣、帽子的工作，我过去倒是干过。不过，让客人看到自己大腹便便，确也有煞风景。

“在我这儿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夫人问道。

“可以。”

“如果你替志满子在这儿干活儿的话，大肚子会把客人吓一跳的，这倒挺有意思。志满子也该回到客座上去了，这儿也只有打扫屋子和洗衣服、不过全用的是机器。你白天来就行了，这比洗盘子要轻松得多。怎么样？”

夫人居然为我想得这么周到，我很受感动，眼里充满了热泪。一时又说不出感激的话，心里十分着急。

夫人唤过志满子，说明要我接替她的工作，并要她教给我怎样做。

我们走出夫人房间，走进旁边那清洁的厨房，志满子说明夫人每天要在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又把早饭的准备方法，清扫的要领等等，大致交代了一下。她说得很快。

“看样子，你的肚子是不是又大了？”

“嗯。”

“这样身体怎能受得了呢？这位夫人使唤人狠极了。这里使作的电扫帚也是特制的，又大又重。沙发得一一搬开打扫，地毯每三天卷起来打扫一次尘土。得有些力气才行呢。你怀了孕做这些吃力的活儿哪能行？我看你还是不要勉强的为好，笑子！”

她说得好似无限关怀人，但语气中却含有嫌厌之意。夫人好意为我安置的工作。志满子却存心不善，惜我身体条件大说泄气话，这简直是给我泼冷水。我不由得有些焦躁。

“打扫床铺也麻烦得很呢，不信，我做一次给你看。你跟我来！”

窗户上挂着金黄色的厚窗帘，上面罩着细线编织的网等。墙上贴着像桃山时代的隔扇彩画一样的华丽壁纸，床上铺着长毛栽绒毯。家具有梳妆台、西服衣柜。床也是雕花的维多利亚式的。睡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寝室里，不知该做出多么豪华美妙的梦呢！直看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来，帮把手！”

志满子猛地从床上扯下两张床单，又把两张新床单叠在一起，把另一端扔给了我。特制的床垫足有十五公分厚，掀起厚垫铺上的床单确也需要些力气。

“这可不行。稍微有些皱折，就会挨骂的。得重新铺才行。”

志满子双手叉腰，简直像个婆婆对待儿媳一般指手划脚。我压住心头怒火又重铺了一遍。

“再来一遍！你看，右边和左边不一般齐。”

我的头有些发晕，但还是又铺了一遍。这回使尽全身力气，一下子把床垫抬了起来。在这当口儿，志满子突然从那一端用力推了过来，冷不防把我撞倒在地上了。幸好是上等地毯，我的身体像托在软绵的云朵中一般，哪儿也没伤着。这时的志满子居高临下冷笑着说道：

“不行吧？你当真认为自己能胜任吗？没摔着吧？我真替你担心呢。”

这我也忍让过去了。我默默地站起来，模仿着志满子的手法继续做了下去。

在豪华的三面镜台前，香水瓶散乱地放着，不同类型的香粉、面膏、梳子、小刷应有尽有。志满子说这些东西必须一一加以擦拭，整齐地放进抽屉，这也是每天工作的内容之一。

她仿佛在讲述着自己的梳妆台，得意而忘形。她又取过一件装饰得华丽的盒子。

“这种面膏。你知道叫什么吗？价值五十美金呢。”

她说着放在鼻子上闻闻，她突然看到镜中映出的我时，说：

“你已是第三胎了吧？”

“嗯！”

“直没办法。你们可得好好注意才行哩。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繁殖力可高呢，简直像老鼠一样。”

只听一声，志满子惊叫起来，是我把手中拿着的香水瓶向她掷了过去。瓶子没击中志满子，却打在她身后小桌上的布偶罩子上了。打碎了玻璃，击中了布偶的头部。

我再次要抓起什么向她掷过去，她慌忙呼救。

“夫人！夫人！”



边喊边飞似地逃出了房间。

还是按照我最初的请求，把我分配到地下室去洗盘子。

继竹子之后，我也终于闹出了乱子，如果当真给夫人留下坏印象，说明黑人老婆就是凶暴，那可未免太遗憾了。

当时自己太冲动了。不过，现在想起来却也感到理所当然。一方面由于妊娠期间女人容易动怒，二来志满子那种语气确也激起了我的怒火。这不仅限于我，任何人当受到歧视，被骂成老鼠一样的能下仔，并且与波多黎各人列在一起时，只要是黑人妻子，谁也会控制不住自己，向志满子发起进攻的。波多黎各人在纽约是一种居于黑人之下的最下层民族。

但无论如何，生孩子这一关我是躲不过去的。

## 第八章 三女贝娣

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玛利琳给起了个名字叫贝娣。她的出生和美亚丽当时的情况相同，所以我不敢再盼望她长得象巴尔巴拉。果然下出所料，还没超过两个月就完全变成一个黑孩子了。这回也得到玛利琳和邻人的不少帮助，加上事先有了一些储蓄，生产中没发生什么困难。尽管玛利琳曾多方提起注意要我避孕，但一旦生了下来，她又高兴得不得了。邻居老婆婆也来祝福。对过儿那位八个孩子的母亲也来了。

“生下来一看，就会打心眼儿里爱的。”

她一面说一面向我挤眉弄眼。

汤姆仍然是无动于衷。在我告诉他又怀了孕时。他一度表现惊讶愁苦之外，再也没什么反应了。不仅在这方面，他在东京和在纽约完全变成了两个人。对他来说，东京的荣华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近来。贝娣睡进了巴尔巴拉的小床。而巴尔巴拉呢？夜间和我，白天和汤姆在一起睡。

穷人昼夜交替使用的床，人称热床。巴尔巴拉就成了热床上的住客。

我照例得立即出去工作才行。得早一天买个床，把美亚丽从长椅子上解放出来。她因最心爱的巴尔巴拉被我们夺了去心里很难过。

内藤饭店对我是很信任的，所以产后我没有费劲儿便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位子上。但仅隔三个月，这里人事的变动便使我吃了一惊，女主人最讨厌懒人和狡猾的人，对这些人毫不留情地辞掉了。这里是不愁没有候补者的。

但，最使我吃惊的是，在新来的人里居然发现了丽子。

“哎呀！是丽子！”

我瞪大了眼，丽子却只是含羞地轻轻点了点头。可能由于不好意思吧？她什么也没说便从这里走开了。宽大似蝴蝶般的单和服。穿在她身上是那样合体，丽子仍然是美丽无比。只不过比下船时显得稍胖了些。她虽施以浓艳的化妆，但白粉没擦及的脖颈和喉咙部，却露出贫乏的血色。使我最为担心的是丽子为什么要出来工作？

那位美男子麦密先生处境如何？是不是和丽子离婚了呢？即使是这

样，她也人可不必到饭店来混日子，早些回日本也就是了。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丈夫同意，出于对日本的思念，而来到日本人集聚的内藤饭店的吧？这种想象也未免有些可笑，如果不缺少钱，以顾客身份来内藤岂不更好吗？我这种设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对丽子的结婚，我早就有疑点和忧虑处，只不过我希望不要如我所想的才好。

竹于又因和志满子发生争执被下放到洗碗间服役，中午的客人走后。我偷着走下厨房，一直等到竹子干完活儿。

“生下了吗？”

竹子看出是我。边把脏碗放进洗碗机，一边急切地问。

“生了。”

“生了个什么？”

“女孩儿。”

“又是女的。已经三十了吧？”

“嗯。”

洗碗机发出隆隆响声，我望着竹子的脸。

“丽子小姐来了，你没见吗？”

我想竹子是会知道丽子的情形的。

“你，知道吗？那人……”

竹于放低声音接着说：

“她的丈夫是波多黎各人。”

锅炉和洗碗机的声音在厨房的角落里轰响着，几乎听不到的低微语声，却刺耳地冲进我的耳鼓。这些话正如我过去曾疑虑和恐惧的那样。

丽子的丈夫麦密先生原来是波多黎各人……仅根据这一句话丽子在纽约的地位就不问自明了。我想起他们居住的威斯特区八十四段，正是在被称为西班牙式哈累姆——波多黎各人行当中。在船上丽子说的和我想象中的梦一般的生活，如今对丽子说来，确实也只是一场梦。从那位美男子的容貌来看，黑黑的头发、嘴唇都酷似日本人。只是那深凹的眼窝，通直的鼻梁，无疑是西班牙人和波多黎各岛土人或者和黑人结合的混血儿的特征……

不过，在日本是下会有人识出他是波多黎各人的吧？身穿美国联合国军服，操着一口英语，对日本人说来，只能认为是一般美国人，白皮肤是那么明显地区别于黑人嘛。日本人谁又能知道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是怎样处境呢？甚至连波多黎各人的存在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对此就更一无所知了，丽子和她的父母又怎能想象出美男了的麦密，竟会在纽约是被视为最底层的人种呢？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当丽于知道麦密先生是波多黎各人的时候，她……恐怕和我迈进哈累姆区发现我家住在地下室时所受到的打击，相比之下会更加沉重更加绝望的吧？最低限度我是早有思想准备，要和丈夫共同劳动担负家庭生计的，而丽子却一心指望过那安乐甜美的生活，抱着极大幻想走进这个世界大都市的。并且；恐怕丽子在过着不如我的生活——我想不到居然有人生活比我还低下呢，波多黎各人在黑人以下的困苦中过日子，这已是一般常识。——面对着这一严峻现实，丽子显得比我更加苍白无力。这是容易想见得到的。自幼娇生惯养、小姐出身的丽子，突然陷入波多黎各人贫寒的生活中……

至今将近三年的漫长岁月，丽子又是如何熬受过来的呢？

在晚间开业之前，我们总是在一起吃饭的。其实，到外面吃也未尝不可，不过，在这里吃饭不花钱，首先是味道好。我们各自捧着大碗盛满米饭和炖鱼、炖肉之类的家常菜，挤在厨房角落里吃着。因为在工作时间内绝不容许谈论私事，所以只有在这个时间内可以一任妇女们东拉西扯地饶舌。不过，这时的精神是专注于解决食欲的，人们都心平气和，很少有打架的事发生。

“丽子小姐！对常向你献殷勤的 K 商会那家伙，你可要多加小心啊！你只要稍微给他个好脸色看，他马上会到十字路口开着车子等你。你必须装出非常讨厌他的样子，才能防止他这样纠缠。”

“丽子小姐，对顾客得多加注意。如果有人和你定约会，你就告诉我们，先弄清此人在哪工作，是干什么的，然后才能交往呢。”

“日本男人简直象饥渴得发了疯，对我们动手动脚的人，都是那些连和白人订个约会都不敢的窝囊废。简直是卑鄙下流。”

“真是这样的，一提起战争新娘，人们总认为是从伴舞女郎爬上来的。我对这种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是哪个人？”

“照像机厂那个叫名仓的人。”

“这家伙真讨厌，他也常来约我出去呢。”

“这个混蛋！不妨约定后涮他一家伙。”

“爽约不去。哪如赴约以后狠狠花他一大把钱，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再狠狠揍他一顿了事。”

“不行，不行，这小子是个吝啬鬼，说不定他会直接拉你去他的宿舍呢，对这种人还是用涮的方法为妙。他要是责问你，你就说是我叫你这样做的。”

“丽子！这种情形多得很呢，你稍一松懈就会被人钻空子的。你记住了吗？”

丽子一言下发地吃着饭，她仔细倾听着年长伙伴的谆谆嘱咐。我注意到由于丽子在这个饭店里是个唯一出色的漂亮女人，凡是前来的年轻男子无不想方设法与她搭讪献殷勤。临走时还要紧握丽子的手，把小费塞给她。作为女侍如果对客人过分殷勤，会随时招致误身之祸，所以大家都现身说法地提醒她注意。这也许看到她出身很好而不愿看其堕落的缘故吧？

这时的丽子和在船上时大不相同，她变得很能吃了。有句俗话叫瘦人大肚儿汉。真好象饥汉突然有人给了一大碗盖浇饭似的，她把脸埋进饭碗狼吞虎咽地吃着。

我悄悄地问竹子道：

“她几时来的？”

“嗯，我想想看，她来这儿也就是五六天光景。”

竹子望着我的眼睛，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般说道：

“准是经常吃不饱饭吧？刚上班就这般模样，看到这种情况恐怕男人们也不好再劝说什么。因为实在是饿极了。”

十点过后饭店关门。女侍们来到更衣空换上通勤衣服，学生打扮成学生模样，看上去像当过舞女的战争新娘所穿的服装。总之谁对西服也不感兴趣，只有丽子，她那身从日本带来的衣服还没穿旧，她换上的是上等衣料的粉色连衣裙。柔长的秀发披在肩头，简直像一位女大学生。

我多么想恢复在船中的友谊，总想和丽子谈心交往。但当听到她嫁的

是波多黎各人时，我不由地泄了气。同时也总遇不到机会。这天在临回家之前，好不容易遇在了一起，我主动提出：

“丽子小姐，一起走好吗？”

我正想和她一起向外走时，她却站住了。

“可是……”丽子显出为难的神情。

是怕人知道她住在西班牙·哈累姆区呢？还是改换了住址呢？为什么她认为和我一起走是累赘呢？这使我不得要领，又无法下台。于是我只好自己先走了。当我走到马路上时，只见一个身穿横纹圆领衬衫、身材矮小的男子，在离饭店不远的地方仁立着。当我与他擦肩而过时，忽然想起来了。我走到街角再回头看时，只见丽子和那人正在说话。我确信那一定是麦密先生。刚才迎面走过的一瞬间，他那黑头发和深深的大眼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来，这人是我在照片上曾见到过的。

她丈夫来接她……？

每晚都如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究竟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爱情？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再回头顾盼，迈开大步走去，尽量和他们拉开距离。这时我又想起刚才看到麦密身上的穿着，他和汤姆一样，衣服破旧不堪。他和汤姆所不同的，是那矮小身躯更显出一副贫苦寒酸相罢了。这人的端正相貌、匀称身躯，倒是个典型的波多黎各人。

关于波多黎各人的情况，就我所知道的写一写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波多黎各本是海地和多米尼加附近的一个邻岛的名字，是大西洋的西印度群岛之一。据说最先发现这个岛的是哥伦布，十六世纪初为西班牙所属。波多黎各的意思是众多的岛屿的意思。小岛上约有二百万居民挤在一起，它的人口密度要在日本以上。常年受台风袭击，是个难以居住的岛。这里人民的生活有的比日本还要苦呢。十九世纪末叶归属美国以来，至今仍是美国领属，确定为准州，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所以波多黎各人保有美国国籍。他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向往着会遇到什么好处而涌进纽约来了，从首都圣尤安到纽约港的货轮一到，数以百计的穷苦波多黎各人便上了岸。每年到纽约落户的不下四万余人。现在共有四十余万波多黎各人钻进曼哈顿，在那里以惊人的速度繁衍子孙。他们的旺盛繁殖力，确如老鼠一般使贫民窟里的人数不停地增加着……

当想象到丽子被卷入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中时，不能不令人痛心。关于波多黎各人的生活，有着各种神秘的的传说。有孩子替母亲寻找情人的故事；有为女儿猎取玩客并带回家中的故事；有巡回在公寓劝说住客买妻子，类似日本推销员的那号男人。狭小的屋子里三代人挤在一起，嫖客来了，他们只剩下一个女人，其他人分散到街头，一直坐到嫖客离去。在这种悲惨生活的图景里，美丽的丽子竟置身其中。实在令人不忍去想象啊。

但，丽子不知何故一直在躲避着我。以致使我既不能接近，又不能和她交谈。我终于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竹子。竹子尽管在船上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她的态度却极冷淡。

“她确是值得同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说她的命运比我们更坏些罢了。”

“怎么也不能袖手旁观吧？”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一起工作怎么好劝人家离婚呢？不过，她没生过孩子，也许能想个办法。”

“能怎样呢，不妨说说看！”

“不好说。她面对着的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对手，不可稍微疏忽大意。不然她的性命就难保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喽，我那口子黑人也这样说呢，黑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学波多黎各人的。你要知道，黑人总还是有一点文明和教养的，在限制生孩子方面也是有头脑的。不像波多黎各人老鼠一样接二连三地生下来，叫人毫无办法。”

竹子在言语间充满了对波多黎各人的轻蔑，使人听了有些害怕。前面写的有关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大半是竹子告给我的。竹子对此感到挺有兴趣。不过在谈到丽子时，她多少有些动感情，只是表示出讨厌这一人种，在一般议论波多黎各人时，竹子总是兴致勃勃、津津乐道。像男人给自己妻子拉嫖客之类的事，她不厌其烦地笑着重复了好几遍。

“不过。我想丽子小姐的情况决不会是那样的，她丈夫每晚都来接她回家，看来待她一定是很好的。”

我把话引到本题上来了。

“太天真了，笑子……”

竹子呆呆地望着我大声笑了起来。

“怕她跑掉才来接的吧？”

“是吗？”

“要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上哪有每天来接妻子的男人？何况那个波多黎各人连个工作也没有。说穿了那只不过一根绳索，丽子的。”

我不知怎的忽然有些生气，想大骂竹子一顿。

“那么也和竹子家的情况一样吧？”

竹子的丈夫也是把妻子赶出去工作后，自己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不论到哪儿也干不了几天便被辞掉。把他和波多黎各人相提并论，我想一定会燃起竹子的怒火的。谁知她听了句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他和我家不同，我工作要多少有多少，只是不合我家黑人的胃口，他才辞掉工作的，他是不会长时间呆在家里的。可那波多黎各人就不同了，他是没人雇用。两者大不相同呢，笑子。”

竹子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是过了不久便被证实了的。这一天是我再次工作的第一个工资日，当然，也是丽子来到饭店后的第一个领工资和分小费的日子。

在做回家前准备的时候，丽子主动向我身边走来，这使我感到很新鲜。

“笑子小姐，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她向我说道。

“好吧！回去的路上说吧？”

丽子不同意去那儿。她拉我到屋角说，就在这里谈吧！她问我攒私房钱是用的什么方法。

“我是把钱塞进长椅子的破洞里藏着的，家里人谁也不注意，夹在弹簧中间也不会掉出来的。”

丽子沉思了片刻，忽然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她的钱和我的放在一起？我吃了一惊。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为什么……”

“什么也不因为，就是想存在你那儿。”

“那好。”

丽子从手提皮包中取出十几张十元钞票数了数，想了一下又添上两张交给了我。

“这么多？存到几时呢？”

“永远存下去……”

“那怎么不存银行呢？六号街转角处是国家金融银行。用你的签字存入，即使存折交我保管，我也不能动用。就这样办吧！”

我给丽子出完主意后，想到自己的钱也应该这样办才好。丽子点了点头说就那么办吧！

她又添了三十美元要我代存。不等我的回话她便匆匆走了出去。

我随后出来时，想象中的麦密先生不顾街上行人来往，正在拥抱着丽子，也不知说些什么，丽子的爽朗笑声在夜空回响着。

我对着手中的一百五十美元，开始了思考。目前饭店刚刚在迎接旺季的秋天，分到手的小费还不太多。丽子手中充其量也不过有三百美元的收入。今晚她把一百二十美元交给丈夫，肯定会说这便是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吧？没有工作的丈夫，还有麦密先生的全家也一定住在一起，那么多人的生活是不是想以这些钱来维持呢？从全部收入中取出的一百五十美元私房钱，未免为数过多了吧？即使是我，每月小费收入最多也不超过五十美元，存私房钱也只限于这个数目。而丽子存这么多钱，究竟打算做什么用呢？她是以什么目的开始存钱的呢？是不是要离开麦密先生，为返回日本准备路费呢？

从那时起，丽子在每月领工资时，储存从未低于一百美元。随着我产后体力的恢复，丽子的存款帐户上金额不断增加。她本人也日见发胖，气色也好起来，越来越变得丰腴秀丽了。可见在西班牙·哈累姆区生活期间，她几乎早已是营养失调了的。在麦密家中，一定长时间在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吧？是内藤饭店的两顿店员伙食，使她恢复了健康。

漂亮的女人总爱精心地打扮自己。丽子每当照着镜子时，一定会不断增强自信心的吧？她越发地标致了。入秋以后，内藤发的工作服质料不佳，她不愿意穿。自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身华丽的印花绸和服，上班时使穿上。衣带、鞋子也都是新做的，情趣很高雅。这种淑女式的服饰，对丽子太合适不过了。即使不加修饰，在饭店里也是最美的丽子，这样一来更赢得了顾客的青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连美国客人也都以丽子为目标在不断增加着，从日本来的客人更是对丽子的漂亮赞不绝口，有的竟看得瞠目结舌。

“是半工半读的吧？”

客人都这样认为。

在临走时，有的日本客人把钞票揉成团儿塞进丽子的怀中，丽子毫不在意地把钱取出扔进帐台旁的木箱内。工友们见了无不称赞她的大方。丽子对任何客人都能控制感情，不苟言笑，从不主动取媚于人。

即使这样，一些女侍们对丽子受到顾客欢迎，仍感到心里不大舒服。

“前两天有美国客人问我，那漂亮女人是哪儿的学生？我告诉是波多黎各人的妻子，美国客人发了半天呆，后来连看也没再看她一眼。”

志满子说道。

“知道她的底细后，谁也不会感兴趣的，可是她本人还认为自己很受欢迎呢。”

竹子也这样说道。

在说波多黎各人的坏话这一点上，二人口径一致。过去曾水火不相容的一对儿，竟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了。

前些天像前辈那样对丽子多方关照的女人们，也逐渐变得和她疏远起来。近来无论在吃饭时间或休息时间，丽子总是靠近在我身边。我对她产生了怜悯，又像在船上时一样爱护着她。

“笑子小姐，今晚咱俩一起走好吧？”

“当然可以，不过，你丈夫不是来接你的吗？”

“正因为他来。所以……”

“好不容易才敢向我介绍了。”

丽子噗哧地笑了。她接着说道：

“我想向你道谢呢。”

“向我道谢？为什么？”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东西，如鞋子、衣服，我向丈夫说，这都是笑子送我的礼物。”

“我送你的？……哦！原来是这样……好吧，可以。”

目下已是深秋。在更衣室更衣时，果然丽子身上的毛衣、鞋子、手提皮包全是崭新的。

她每月要储蓄一百美元，另外把五十美元存在我这里，她用这些钱买东西。她不像我，只要不冷好歹穿上几件便宜衣服就凑乎了。而她穿的是瓦灰色连衣裙，戴着项链。黑色高跟鞋，大型摩登皮包。丽子的全套装束，简直像是从曼哈顿的官府街走出的女职员。不！比她们还要华丽得多。没有孩子手头竟会这般充裕，可以随心所欲。我不由羡慕起丽子来了。

但，丽子丈夫的身上却一如既往，寒酸之极。上身是夏天穿过的杂色横条纹布的无领衬衫，下身穿一条帆布鸡腿裤，外面拉了一件破夹克。这恐怕就是他的全部服装了，即使寒冬数九天他也只能穿这身衣服来接丽子吧！

提起皮夹克来，在日本还算得上值钱的东西，有些官家儿子或中年男子当作游玩服装，但在纽约只是歹徒或最低生活音的通用服装。虽然我有孩子，但还是按季节为汤姆买几件应多的衣服。而丽子则彻头彻尾只顾力自己打扮着想了。

“笑子小姐，这是我的何塞。”

“何塞？……”

丽子介绍麦密先生时，我对何塞这个名字吃惊得瞪大了眼睛。丽子和何塞一齐爽朗地笑了起来。从他那深邃的眼中看到的是阴郁消沉，而在笑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了。波多黎各人的本性，实际上是开朗愉快的。

“笑子，你想起卡尔门的精人。顿·何塞来了吗？”

“噢，是这样的。”

“何塞这个名字在西班牙和墨西哥到处都是，就和日本的太郎、次郎之类的一样。”

“是吗？”

丽子和我谈话时用的是英语。和何塞说话时在英语中央杂着西班牙语。

“何塞，这些都是笑子夫人送给我的：衣服、鞋子、手提皮包。”

“多谢夫人！”

何塞用特别恭敬的姿式向我行了一礼。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简直像斗牛士向贵夫人问好似的。

“不必客气，丽子小姐是和我一起从日本出来的呢。”

我是按照和丽子的约定说这番话的，自己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

和丽子相比，我的装束显然寒碜得多了。从我的浑身上下看，怎么也不像有能力送给朋友这么贵重的东西的人。如果何塞对此竟半点漏洞也说不出的话，那么此人也未免过于呆痴了。

不过，比起这事来，我最关心的是何塞这个名字。我联想到了顿·何塞在极度愤怒下杀淫妇卡尔门的故事，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也许因为丽子生得太美了缘故吧？

有一天，饭店休息。我好久没能悠闲地洗洗衣服了，便彻底地洗了一遍。洗完后，时间已是下午。与刚起床的汤姆一起吃过晚饭，我重新感觉到自己家中无论是美亚丽还是巴尔巴拉，都能过上有吃有穿的生活，和波多黎各人相比确实应该知足了。我一边用勺子搅着炖羊肉，一边和汤姆商量。

“汤姆，我想在家里请我的同事一起吃顿饭，你看怎么样？”

“在内藤一起工作的伙伴儿？”

“是的，只有竹子和丽子两人，从日本来时坐在一条船上的。实际也应该请上志满子，只是她和竹子合不来，再说我也不大喜欢这个人。”

“这里面哪一位的丈夫是波多黎各人呢？”

汤姆的提问使我吃了一惊。记得三年前我刚到纽约时，曾向他问过丽子的住址。后未知道那里被称为西班牙式的哈累姆，是波多黎各人的居住区。仅问过一句，汤姆至今还记着。

我回答说：“那就是丽子。那可是个大美人儿啊，汤姆见了也会大吃一惊的。还只有二十二三岁，年轻得很，白嫩的皮肤，大眼睛，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哩。”

“为什么这般漂亮的女人竟上了波多黎各人的当呢？”

“谁说不是呢。日本人对波多黎各人根本缺乏认识，只是单纯地认为他们也是美国人，于是就和他结婚了。”

“那为什么发现上当后不回日本呢？”

“怎么？”

“回日本不就完了嘛。丽子爱那个人吗？”

“这就不好说了，反正丽子的男人每晚总到内藤来接她。那人名叫何塞。”

“何塞？这可不得了。”

汤姆当时一怔，接着又大笑起来。我自从来纽约后，还没看见过他这般欢快呢。

“一弄不好，丽子会被杀害的！”

汤姆可能也联想到卡尔门的故事了吧？

美亚丽也在一旁插了言：

“波多黎各的孩子也到我们学校来上学，穿的衣服可破呢，有个波多黎各女孩子挺像巴尔巴拉。”

“你胡说些什么呀！”

汤姆瞪着白眼珠子在斥责美亚丽。

“美亚丽，记住！巴尔巴拉是你爸爸和妈妈的孩子。你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纯粹的日本人。巴尔巴拉怎么会像波多黎各人呢？”



“可是，她的头发、眼睛全是黑的……”

“记住，巴尔巴拉是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不一样。你再这么说，我可不答应了！”

美亚丽有些害怕，她又问道：

“爸爸！波多黎各人不是美国人吗？”

“不一样。波多黎各人就是波多黎各人。这些家伙都是最低贱的人，不是美国人。”

他像在斥责美亚丽，但自己却很兴奋。吃完饭后他又向着巴尔巴拉说道：

“如果有人叫你波多黎各人。你就告诉爸爸，我给你去揍他一顿。记住了吧？巴尔巴拉。你明白吗？我们和那种人是不一样的，决不能叫他们这样胡说。”

巴尔巴拉在父亲的黑胳膊中激烈地摇动着身子，脸上现出不解的样子。我看不出巴尔巴拉长得像波多黎各人，但她长得却越来越像我的妹妹节子，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简单地说，性格是文雅温顺的。

贝娣在小床里突然哭了起来。这孩子比美亚丽脾气大。哭起来就没个完，是个很累人的孩子。

“好啦好啦！贝娣多么可爱呀！你从哪儿看也不像波多黎各人。好孩子！好孩子！”

汤姆放下巴尔巴拉，连忙抱起了贝娣。把她举到头顶说个不停，平日总是睡眼惺忪，听到孩子哭便讨厌的父亲。突然变得如此亲热，贝娣也一定会感到奇怪的吧？孩子立即止住了哭声。我担心婴儿的脖颈会挺不住劲儿的。

时间到了，汤姆连蹦带跳地换衣服去准备上班了。

“笑子！快把那位丽子小姐请到家里来，咱俩一块儿劝她早日回日本去吧！这是最好的办法，走在被何塞杀害之前。明天就去请她吧！”

临走前，汤姆辽回头望着我，表示出很支持我的样子。

我一时呆住了，痴痴地望着他用力关上的门。看到汤姆这般生气勃勃已是几年前的事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样了？在这里我似乎又看到了东京时代的汤姆。

尽管汤姆赞成请客，但丽子却未能前来。有一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当着何塞的面提出想请丽子到我家玩儿。丽子有些犹豫，何塞用西班牙语和丽子说了几句什么，接着丽子转向我说：

“对不起。他说不行。”

“为什么？只是和竹子一起到我家吃顿饭嘛。”

“我倒是想去，可是何塞说他不能到哈累姆区来接我。”

“那就一个人回去嘛。要不然，我们送你回去。”

我向何塞说明不需要操什么心，一定按时间回去。我是直接用英语和他讲的，他却用西班牙语向丽子说，然后叫丽子再转告给我。

“对不起，笑子小姐，我怎么和他说，他也不同意。”

“他信不过你吗？”

“不是这么回事。”

“那你简直像失去了自由一样。是你养活着这个人的吧？那你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我不由得生起气来，但也没有效果。不知何塞担心着什么？如果丽子能来，汤姆和我将会劝她逃回日本，这事又不能叫何塞有所发觉。他之所以不答应，在某种意义上说，确有着先见之明呢。

丽子说服不了丈夫，对我们也没有再说什么知心话儿。

竹子听说我请她非常高兴，领着凯尼和女儿一起来了。白天汤姆需要休息，我们来到缀满了金黄色枫叶的中央公园。美亚丽和凯尼起初还不好意思，过不多久二人便像在船上一样手拉手在广阔的公园里四处奔跑了。

这一天的后题一直围绕着丽子。对她不能来感到遗憾。丽子背着何塞存钱的事，我也说走了嘴，告诉了竹子。气氛就更加沸腾了。

“看来还是打算回国的。”

竹子说道。

“何塞这小子想夺去她的自由，把她捆绑起来，那算打错了主意。他万万没想到卡尔门会乘船逃走的吧？”

汤姆听了拍手称快。

当丽子的存款已达到五百美元时，她悄悄地取出买了一件豪华的白狐狸皮大衣。对她这一举动我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丽子究竟存的什么心？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女式皮大衣哪里是穷人所需要的呢？何况以五百美元的巨大金额，竟毫不吝惜地买了一件衣服，仅这胆量也够令人吃惊的了，在内藤饭店工作的女人，也有不少爱花费的，但还没有一个人买过狐狸皮大衣呢。就连一条惹人瞩目的白狐狸皮围脖儿也没见有人买过。不过，我惊奇的还不在这个事上，而主要在于我竟丝毫不理解丽子的真意。难道她没有回日本的想法？……过去我一直认为她存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她却买了狐狸皮大衣，这究竟又有什么必要？……

内藤的工作人员更衣室里，每人都有带锁的柜橱，丽子买的皮大衣便收藏在里面，不往家里穿。连她好的衣服、鞋子都向丈夫拉谎说是我送给她的，何况高昂的皮大衣，更会引起何塞的怀疑。这一来就更增加了我对丽子的不解。

有一天，丽子忙完中午工作，正聚精会神地整理和化妆。她换上了一身露肩的晚会女便服。

“今天我要回去。”

说完她走了出去。白色皮大衣蓬松地在她背上摇摆着。丽子的身姿是那样迷人，脚步又是那样轻盈。她使大家都惊呆了，我们在目送着她的背影。

“不知和什么人订了约会？”

“她是个神秘人物，这孩子早晚会碰上恶运的。”

“哎，哎！你们猜，约她的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

“不可能是日本人，就凭这件狐狸皮大衣，见了会使日本人惊慌失措的。”

“不过，那件皮大衣并不是什么一等货，水貂和黑貂皮才是最高级的呢。”

“对，对，在百老汇大街，常见这种打扮。对了，再说她不是嫁给了波多黎各人的伴舞女郎吗？”

一边吃大碗饭，女人们一边闲扯，说到得意处便哈哈大笑起来。

“咱们说话也别大嘴损了！”

我愤怒地喊了起来。丽子买皮大衣是她自己劳动挣来的，不是吗？人们利用这一点恶语中伤，我怎能容忍呢？看到别人比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就总想说三道四，自己买不起的皮大衣，丽子却穿上了，就叫人家伴舞女郎。

这种恶劣卑鄙行为，我决不能听之任之。波多黎各的女人由于吃不上饭而去卖淫当娼妇者有之，这我不否认。但，即使想借故嘲骂。也决不容许把丽子和这些人混为一谈。我实在忍受不住了。

我的严厉态度使大家吃了一惊，她们都草草吃过午饭从厨房散去了。竹子嘻笑着走到我的身边。

“你认为她是那么好的人吗？她的的确确有着相当严重的坏毛病呢。”

“怎么回事？”

“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庇护波多黎各人呢？如果只因为他丈夫地位低下不如黑人，我们就无情嘲笑她，那就是我们的不对。实际上不单单因为这个。我希望你再进一步了解了解，你也会和我们一样看不起她的。真的！”

我顿时无言答对了，只觉得自己血气在下降。竹子的话完全出于我的意外，我呆住了。

这天晚上，饭店关了门。我们正在更衣室换衣服时，丽子回来了。她满脸通红，麻利地脱下皮大衣收进柜橱。取出另一件大衣披在肩上，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不用问，何塞会在外面等候着她的。

